



窗内窗外

CHUANG NEI CHUANG WAI

泰國留學中國大學校友總會 編輯
Edited by Thai Alumni Association of China's Universities

目 录

窗内窗外皆有路

刘锦庭

——序《窗内窗外》

40年代

迟到的友谊	丁蔡悦诗	(厦门大学)	1
窗内窗外	伍启芳	(南方商专)	5
由校友到校友	金沙	(东方语专)	10
海棠花	吴 佟	(复旦大学)	14
我的“窗内”与“窗外”	苏林华	(厦门大学)	18

50年代

汉语与我	廖锡麟	(清华大学)	22
五十个春华秋实	许家训	(天津大学)	26
北上列车	符绩忠	(山西大学)	31
情系岭南	高绍良	(中山大学)	36
鸡鸣早上路	梦 祖	(北京大学)	43

无愧的途程	邓玉清	(北京医学院)	48
旧友新朋	黄维旭	(北京大学)	53
情结兰州	方天伦	(兰州大学)	56
教中文的苦与乐	于世鳧	(清华大学)	59
我学习方言之路	肖可夫	(北京师范大学)	63

60年代

我的足迹	陈汉涛	(厦门大学)	66
工业废料的再生	陈金芭	(武汉大学)	70
窗外的故事	张永青	(厦门大学)	74
似水年华	赖锦廷	(安徽大学)	79
路 灯	刘助桥	(暨南大学)	83
留中合唱团走过的路	陈 勤	(福州大学)	87
紧张而愉快的大学生活	范基山	(北京大学)	92
放水灯三境	曾 心	(厦门大学)	97
侨史笔耕苦与乐	徐仲熙	(中山大学)	100
在银色的世界里	余秀兰	(华侨大学)	103
欣 慰	蔡宽贤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112
在曼谷纸厂的十年	郭亨邦	(南京动力专科学校)	116
怀念同窗郑明庭	方锡鹏	(厦门大学)	122
临 池	黄相基	(香港珠海文学院)	127
怀念魏登老师	吴 川	(镇江师专)	131
田园乐	刘丹睿	(西安交大)	134
湄南河畔遐思	蔡加茂	(汕头医学院)	137
窗 谊	卢永光	(中山大学)	140
我的第二故乡——新港	张德泉	(上海财经学院)	144

玉清姐素描	钟爱祥	(江西农业大学)	148
难忘的老家	张素秋	(上海化工学院)	150

70年代

难忘的一件事	谢福	(福建林学院)	154
把余热献给华文教育事业	张纬城	(清华大学)	156
永远怀念——恩师	洪玲	(云南六十七医院)	158

80年代

漫游湄江十八年	廖志营	(中山大学)	162
陀螺飞旋	张驰	(北京大学)	166
故乡情	康健龙	(广州中医学院)	170
不负寒窗总怀国	今石	(山东师范大学夜大)	174

90年代

难忘的小事	何福祥	(北京师范大学)	178
-------	-----	----------	-----

新世纪

天下父母心	魏飞飞	(北京大学)	181
武汉留学岁月	李俊	(武汉大学)	184
我的小花园	李金娥	(厦门大学函授)	186
我爱上了这枝毛笔	吴静敏	(厦门大学函授)	188
我与钢琴	于翔	(厦门大学)	191
在中国留学时光	洪雅惠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195
家书	刘飞雁	(暨南大学)	197
读函授的往事	许玮琪	(厦门大学函授)	199

迟到的友谊

丁蔡悦诗

我认为人与人得以相逢、相识、相知全靠缘份。

该是1991年暮春四月吧，外子丁政曾和我相偕返回厦门大学参加母校建校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一天中午时分我带同班学长薛谋洪参观校园，将近图书馆时见到一位瘦削的男士迎面而来，薛谋洪停步和他交谈，事后告诉我这位男士就是长汀时期鼎鼎大名的“美男子”47级的毛效文学长。他曾与癌症搏斗多年，终于克服病魔得庆新生。那时太阳当头我们快步而行，听了之后并未在意。

1997年十月，我到母校参与嘉庚楼群开工仪式，恰巧1947级正在召开毕业五十周年联欢大会，我有幸认识他们班上好些学友，顺理成章地我也就全程参与他们的活动。那天好像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全体级友搭乘小轮沿着厦门海岸并环绕鼓浪屿观赏两岸风光，回到鹭江路渡口经过吊板上岸时，刚好潮水低落，吊板斜度颇陡，我看见毛效文学长步履艰辛，同情他有病在身，因此默默地伸手扶他一把但未交谈。晚上的惜别晚会由艺术学院多位音乐系教授表演独唱、合唱，还有演奏扬琴、古筝、古坝和钢琴等精彩节目，会间效文学长过来和我谈话并介绍他的太太叶静芬女士，就这样

我认识了这对恩爱夫妻，在往后的日子里更蒙他们不弃把我当妹妹看待，真是福从天降。

话说回头 1998 年五月忽然接到毛学长来信，提及那次音乐会后未曾让我留下地址，以致辗转打听了半年之久才能和我通信。静芬女士为了让我了解她的丈夫，更特地写了一封长信，把效文学长在长汀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时一段轰轰烈烈的事迹相告，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我这段迟来的友谊之执着和期待。本来政曾卧病多年，我既不暇也无心情，“逢信不复”早已众所周知也得到朋友们的谅解，可是经不起静芬姊爱夫心切的热情所感动，破例写了回信。他们二位主动提出要在四年之内给我写一百封信，对我这样高龄的人来说，写信，尤其是给一个陌生的新朋友写信，实在不是一件随心所欲轻而易举的事，更何况效文学长字字苍劲，笔笔精雕细琢。静芬姐亲自执笔，情深意挚，所费精力可想而知。我劝他们不必勉强，顺其自然更好。可是他们信守诺言。自 1998 年五月十日至 2001 年十一月十五日三年半里，给我寄来一百一十二封信共一百八十页。我呢说来惭愧全部只给他们写过五封信，他们也不见怪，只要求我每个月给他们一个电话，如此优惠条件我当然也就欣然同意了。

他们来信谈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儿孙。可以说是无所不谈，所以虽然和他们只见过一面，也能体会他们真诚善良勤奋敬业的高尚品格。用静芬姐的话来说：“效文为人正直善良，生活俭朴，他知识丰富极为健谈，擅于交际，集智能勉力于一身，虽历经坎坷但自强不息。”1948 年效文兄曾有机会出国进修，可是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放弃，当然静芬姊是重要决定因素之一。1962 年效文兄联

合四个养蜂户创设“福赐德”(First)蜂业公司。它是我国第一家蜂业公司，也是第一家私营公司，效文兄在 20 年养蜂事业上的努力与成就获得中外人士的赞赏。他培养出来的数十位大小蜂业经理也分布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养蜂事业之得以发扬光大，效文兄之功实不可没。

由于效文兄是养蜂专家，1998 年十月他特地为我送来六公斤上好的蜂皇浆。2001 年四月，他又赠我十二瓶空气动力破壁特种蜂花粉。除此之外静芬姊还送我许多珍贵的食用礼品，无论在感情上或物质上，我都是这段夕阳友谊的受益者——收获多而付出少。

就在 2001 年四月，当我正在参加母校厦门大学建校八十周年庆祝会，同时也是嘉庚楼群落成典礼的时候，效文兄、静芬姊算准时间特地请他们的外甥媳把蜂花粉送到建文楼。当时我正在忙乱，礼物收下就搁在一边，未曾注意到还有一封信，会后我和弟妹儿女一行十余众旅游华东几个城市。在上海时特地到青松城厦大 1946 / 1947 级举行毕业五十五周年联欢会场去拜候二百余位学长，将近离场时静芬姊走过来和我招呼才知道效文兄也来了。由于我的家人都在楼下等待，我只能和他们二位简短说了几句，随即匆匆道别。心里还在嘀咕何以他们二位曾说因感体力不支决定不到上海赴会，并邀我 2001 年 10~11 月之间到江山作客，怎会在会场出现？直至回到曼谷拆阅那封被我疏忽的信，才知道他们二位忽然心血来潮，想到上海和我会面，并希望能有半日相叙。读了信我为自己所铸成的大错懊恼万分，若不是我的粗心大意，何致令到他们费心劳力愿望成空，那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心情是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即使如此，这对仁慈

的兄姊仍然和颜悦色毫无谴责之意。他们的宽容更使我倍感歉疚，追悔莫及。

效文兄静芬姊会后顺便在上海杭州等地探亲访友借机稍息，五月初回到江山时已是十分疲惫，效文兄患上肺部感染，静芬姊也咳得厉害。八月中效文兄感到思想不能集中，左手举不起也使不出劲，立刻送到衢州诊治，从此身体时好时弱。我把效文兄的体力衰退，归咎于上海之行，因此心中常感不安。为了补偿心愿，我决定十一月初到他们府上拜候，他们刚知道时很是高兴。可是到了十月初，静芬姊来信说效文兄因担心我到之时，他尚在病中说话有气无力未能善为招待，而且体谅我刚从美加长途旅行归来，不宜再度劳累，所以建议延至2002年四、五月才去探访他们，预计到那时候他必已恢复健康。十月过后效文兄病情反复，静芬姊认为情况不佳。我每周给他们打电话予以鼓励，效文兄病中来信，依然对明春康复信心十足。万想不到今年元旦我到香港去了几天，回来时电话里得知，效文兄已于一月十五日悄然而去，静芬姊哀恸逾恒，一时难以平静，我也无能安慰，唯望时间能抚平她的伤痛。效文兄走后静芬姊继续给我写信，我也照样给她电话。虽然如此我却一直感到内疚，总觉得我对他们有所亏欠，正如静芬姊所说的：“效文付出很多，但似乎感到他得到的很少”。午夜梦回扪心自问，我确实欠他们一份情，一份永远还不清的友情！然而他们温馨真挚的情谊将永远珍藏在我心头，伴随我行走人生的道路。

窗内窗外

伍启芳

先父伍佐南是第二代华裔，在泰国出生，幼受森源公庭训，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喜爱，且深有研究，故送我与弟弟二人，到香港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岂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因为不愿做日军统治下的顺民，先母携同我姐弟及奶妈之女，从香港随人偷渡回家乡——梅县松口村，先母虽识字不多却思想开明，排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之议，坚持送我进入松江中学读高中，我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全班二十多位同学中，只有六位女同学。当年日寇野心勃勃，肆意侵华，企图打通湘、桂线，粤北形势战云密布，陷入紧张。幸好梅县从未沦陷，当年广东省府，为培养人材，决定在梅县创办南方商业专科学校，使高中毕业后的学生，有地方和机会继续深造。我高中毕业后，由温饶校长介绍入该学院，回忆在香港安乐的求学环境中，到后来，侨汇断绝；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艰苦的日子里，我在求学的同时，艰苦的环境也使我学习到客家妇女刻苦耐劳，克勤克俭的美德。当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虽然辛劳，却饶有乐趣。

松口村距离梅县城市，船程约大半天，陆路也有一百公

里，“南专”学院设在梅县曾龙岌一间华侨所建的大厦内。离学校不远处，有一座茶亭，是流亡学生们课余聚会闲谈之地，当年从各省辗转流亡到云南西南联大求学的学生很多，或慕梅县文化之名，多绕道来此停留片刻，都喜欢在茶亭聚会。因此我们也认识了不少该大学的流亡大学生及教授们。茶亭可以说是人文荟萃之地，场面热闹，虽然只是简单的一碟花生，一碟咸蛋，一杯清茶，大家也天南地北，评论时事人物，均在闲谈中。我们在商专学院求学，人人刻苦节俭，因为当时金融动荡不稳，学院收学费，不以币值计，而是以米粮代替。开学日，至少交一担米，我是由松口雇人挑米到学院。我们多寄宿在学院里，伙食自理。学院有大锅供蒸饭用。我们每天早上课前，各自把碗盛米后，放入锅上去蒸，中午餐饭前各自取回，菜肴自理。多是一些咸菜、咸鱼。每两、三个星期，知己的数位同学，常集资聚餐，以补充平日营养的不足。当时男同学多大显身手，下厨做菜，女同学反而闲谈、歌唱。

客家男性多会做菜，如炆鱼头、鱼丸、酿豆腐、红烧肉等，令大家大快朵颐，也算是抗战流亡学生苦中作乐。晚上温习功课，各据一方；考试近了，则埋头苦读。我与同房一位女同学，喜欢在更深入静时，才一起温习功课，记得当年寒风冽凛，我们一起煨蕃薯充饥，一面看书，另有风味。礼拜天我们多在河溪边洗衣物，在流水声中，思绪也飞向松口、飞到香港。想到日军在香港种种强霸与暴行。人人经过日军岗站要行礼，唱日本国歌时要肃立，还要受粮食短缺饥饿的痛苦，甚至传闻有人把死人做肉包卖。日军对触犯偷窃罪者，常当街灌水，踏肚子，晚上午夜时分，日军啸声一起，居民

在寒风中也要全体起床，当街排队，任由日军入室肆意翻箱倒柜，任意取物，材弟当时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也忍无可忍，每日吵着要回家乡。当时侨汇已断，逼着我们只有回乡。潜逃回梅县后，我们亲眼看到举国上下抗日的勇气，而在战争中生灵涂炭，血腥处处。当年心中闷气无处发泄，只好靠唱抗日歌发泄一番。

抗战后期，当年的宣传部长官郑彦芬委员会长，口才很好，在梅县东教场，召集大中各校学生，他讲了四个小时，让年轻学生们热血沸腾，同仇敌忾，纷纷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材弟也因此投笔从戎，虽然，慈母、叔婆、伯母等都劝阻，但是他说，“没有国，哪有家”？所以有白发老母亲流泪送独子从军的一幕。

材弟归队那天，因为事关军事秘密，我与母亲也不知道他们的部队要往何处？几时回来，只有泪眼汪汪，挥手祝福。幸好不久，抗战胜利，材弟平安回来继续学业。

在南专商业学院求学的日子，虽然男女同校，但大家都深知抗日的艰苦，国难当前，生活紧张，大家只有兄弟姊妹之情谊，很少想到别的。我因为从香港安乐环境中转到松口连衣、食、住、行样样要自理，又忙于学习，实无暇他顾。当时我家尚有余粮，放假时，许多“松中”和南方商专的同学，都聚集我家，一起做米饺粿，吃吃喝喝，也算是抗战时期艰辛日子中奢侈的享受和苦中作乐。记得当时有一位女老师，很会演话剧，她教了我们三个抗日爱国剧本。《结婚进行曲》、《人约黄昏后》（间谍戏）、《放下你的鞭子》等，同学们兴致都很高。

我在南方商专毕业后，再投考广东省高级人材训练班，

该训练班设在广州市观音山上，学生须接受军训一个月，起居生活严格，有规有矩。星期天休息一天，学员可进城购买日用品。有一次，我从城回营，因为已接近规定时间，只得跑步回山，大汗淋漓，山上教官看见了也大声打气，给予我很大信心，最后准时归队，但已是心惊肉跳，至今印象犹深。

在广东时，因战火方停，一切在复原中，社会公共建设和生活问题丛生，如电灯不明，自来水水不流，关金币值日跌，货物时价早晚不同，尤其是政治黑暗，左右两派，大打出手。左倾文宝书籍日多，训练班也常以“国事应和平解决？还是要战争？”等话题来讨论。使我们受训人员头昏脑胀。毕业后我在广州工务局工作十多天，伍竹林兄即遣人来到广州接我回泰。

来泰后，我的生活、学习一切又从新开始，饮食起居习惯、人际关系，真是万事起头难，幸得先兄介绍到百康咄叻建华学校教书，认识了一群友善的同事，与一群活泼可爱的学生生活在一起，获得了心灵上的温暖，先兄更是大力培植我的社会关系，安排进入华侨日报担任儿童版编辑，进入“客总”担任秘书，天华医院做义务司理，去泰南销售“卫生手册”，使我认识很多侨领。星暹日报创刊时，又派我进入报社当第一届督印人，和任介寿堂名誉秘书，还代表先兄竹林随团回台向蒋公呈献介寿堂模型致敬，因而使我广泛地接触到泰华侨社，最后才进入伍氏家族主持之泰华农民银行工作，并且一做就二十五年，直至退休。

我的一生虽然遭逢战乱和挫折，但有父、兄的遗荫，仍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父兄恩德，铭感心中。

先严伍佐南公，持家甚严，秉承曾文正公治家遗训，讲

求正心、修身，力戒骄奢，更不可忘客家妇女勤劳耐苦之美德。先母也谆谆叮嘱我们姐弟不要贪心，非己所得不取，不义之财不要，做人“宁人负我，我不负人”。自然心安理得；还要体恤贫苦的人，对担瓜卖菜的小贩不要斤斤计较。

我回顾自己的社会工作历程，虽无大贡献，但对自己负责的工作，必定竭力以赴，力求完成。对财物更是数目分明，涓滴归公。

在任职银行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担任黄桥分行经理时，某日原已约好竹林大嫂在海天楼午餐，她要介绍我与泰国妇女协会理事认识，好引导我进入该会任理事，上午十时余，突然接到黄桥警署来电，通知有情报，今天可能会有人抢劫银行，令我听了大惊失色，立即通知同事，一切慎定处理，钱财尽量收入保险柜，不久又接到侦剿部同样的通知。虽然分行中只有我一个女经理，其他都是男同事，可是我因职责所在，决不敢因为与董事太太有约作为借口而擅离职守。我认为自己必须身先士卒，坐镇大本营，并四处巡视，却忘打了电告诉嫂嫂。她最后来电催问为何失约？让许多前辈在等？我在说抱歉后，并告知她情势逼人，只好失约。她闻讯也甚感震惊，嘱我一切小心处理，最后，也许歹徒知道讯息已败露，而不敢行动，终于平安无事。我想也因为我的负责精神，银行当局在决定开办耀华力分行后，决定握升我出任该分行首任经理，是有原因的。没有给女识员掉脸，也算是足以自豪之事。

由校友到校友

——从同窗而《窗内窗外》

金沙

一九八六年四月初，我和吴乾煌学长接到在北大任职的校友陈炎教授的信，告以季羨林教授嘱他邀前东方语专专科学校海外校友，参加是年五月四日北大校庆，住宿“勺园”。一九八六为北大东方学系建系四十周年。

到北京大学走一趟且小住勺园，自是心向往之的快事。但我心里顿生一个“认娘”的有趣感觉。按东方语专于1949年夏并入北大东方学系后，凡语专的教授与毕业学子都成了北大校友。合并之后，不少语专校友留东方学系任教，陈炎教授便是其中之一。

二战风云中诞生的“东方语专”，从1942到1949短短八年中，三迁校址；由昆明而重庆，由重庆而南京，最后并入北大。语专学子散布海外者不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地悠悠，苍然泪下。”成了毕业校友们既潇洒又悲凉的情怀。而笔者从1948告别南京到1986到北京一见同窗，相隔已是三十二年，其间，变化之大自不在话下。所

有东方语专的来龙去脉及毕业校友们歌哭与共的过程，在以张敏为主编，约二十余万字的《传奇与人生》一书中有清楚和极为感人的记述。

以“认娘”心情，参加1986年北大校庆的我，不知什么原因，总是两眼饱含泪水，随时想起未进语专前的彷徨情景与时光，也想到梁漱溟年轻时因考不上北大而痛下决心读万卷书的故事。咬嚼着我的心使难以忘怀的是，我并非北大学生，“校友”这个称呼在我来说很不踏实，虽当时已有很多同学在北大任教。

住入勺园北大招待宿舍当天夜里，脑里想的是“燕园”的沧海桑田，数度易主，由明末的米万种而清朝的郑亲王，乾隆时一度入和坤之手，后又归睿亲王所有，民初又成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财产。之后司徒雷登筹建燕京大学，想方设法得到这片命该属于北京大学的宝地。一片土地的数度易主，沧海桑田之变化，使我恍然领悟到语专并入北大乃是顺理成章的好事，从而“校友”与非校友也就没有什么重要。反之则是认娘也好，不认娘也好，偌大的北京大学，将近百年(1998百年校庆)进进出出的人何止千万，当然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于似乎，我便心平气和以游戏人生的心态，跟着别人走动，参观或拍掌，领校徽和进入大餐厅吃饭。所认识的终就那些曾经认识的，所有不认识的擦肩而过，“鱼相忘于江湖”，这也就是人生；当然也就是校友，与认娘或不认娘一点关系都没有，并没有娘要你认，你何必小心眼儿？

偌大的北大校园，东方学系举行东方学系的会议，庆祝建系四十周年；西南联大的另在一个大厅进行活动。据

说还有原在昆明的“中法大学”校友也各自聚会。综观这样各自进行活动的局面，有点想不通，例如西南联大原就是清华、南开和北大的联合，而北大校庆之际，西南联大校友另有集会；东方语专和中法大学自更不用说了。于是，在我怀着认娘心情走进北大校园不几小时，就感觉到北大之所以是北大的胸怀与气度；校友只不过是那么个称呼，你怎么想和怎么认为，是你自己的事。

就在五四那天聚餐之前，留校的以及海外的语专校友与季羨林教授合影留念，算是校友合影。这张相很有意思，也有“在大海中少数的数尾鱼”终于聚在一起好一阵的纪念意义。



语专海外校友1986年参加北大校庆，与留校校友和季羨林教授合影。

大约下午五点开始的聚餐，尤其使人“大开眼界”，先先后后，有的人吃好走了，有的方才进来，有点像流水席，而一直好像有人满之患。认真的凭票入场；入场后你就进入海洋，和你已经认识的一起吃饭，碗很大，饮料就在瓶中，不必再多用个杯子，好像很豪放，举起桔子水瓶往嘴

里灌。当时的整个餐厅中，坐满的校友仍大半穿的是深色衣服，没有计数机记下有多少校友先先后后的曾经在那餐厅中联欢。

偌大的北京大学，千千万万的校友，大而化之，汪洋大度，这么一个不在乎谁是谁的风范，使我想到“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的存在与活动来；年长的和年轻的校友这么多，所属的院校也够你想东南西北。名之曰“同窗”其实极大多数未曾同窗，然而它提醒你，曾经过一段努力，名之曰校友，从史地观点则无限广大综深。自然而然，“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乃是一个具有汪洋大度，非常有意义的团体组织，继往开来，能做或推动很多有益于泰中文化事业的工作；包括有形的与无形的，立竿见影的或潜移默化的，大张旗鼓的或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种种的努力，有的是做不完的事，真的是任重而道远！由出版《湄南情怀》而《留中岁月》；由《留中岁月》而《窗内·窗外》，这一条同窗的河流将永远流下去，而预见的未来，她必将展现新猷，绽放奇葩！



1986年北大校庆聚餐联欢一瞥

海棠花

吴佟

这天，泓儿下班回来，带来一盆海棠花。绛红的花儿正盛开，碧绿的叶子边缘略泛点红色，显得十分端庄美丽。突然，我对它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尽管初来这异乡异地，遥远的地方，但是过去我们家，几乎年年都栽培几盆开出不同花色的海棠花；而它看起来仿佛我们家养的其中一盆。

孩子笑盈盈地走过去，双手捧着用粉红色纸裹着的花盆，交给了我。

“爸爸，祝你生日快乐。”小女儿的话像把我从五里雾中拉出来；不然，我真懵着不知所以然，为什么她要送我一盆海棠花？我一点也没有想起生日这件事。这是，不觉心底阵阵欣喜，阵阵激动，对女儿说了声：“谢谢！”——真心地谢谢。

“今晚咱们家吃好的，晚饭后还吃蛋糕和许多点心，为你祝贺生日。”女儿天真地高兴地接着说。那口气、神采多像她在少年时过生日的样子。与女儿们分别，算起来她到这彼岸来进修，特别自己长期生活在东方，没想到会赶到这彼岸来过生日。

我不禁想起，在中国时家人第一次为我祝贺生日的情景。那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那次格外“隆重”，用孩子们的话说：“特别有意义。因为每年我们和妈妈都过生日，从来也不见爸爸过生日，好像从现在才开个头。”

那是开个头，因为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生日时辰。说起这事，我又想起自己的许多旧事来了。

我小时候在泰国，父母亲日夜都忙着往山巴做生意，做家务，无暇为我们兄弟姐妹张罗过生日的事，多少年来像是没有这习惯；而且还听老人们说过：“年纪轻轻的做什么生日，会折寿的。印象中，父亲要在为自己的孩子们看相卜挂时，才谈到我们的生辰“八字，所以我们从小就没有“生日”这印象。

到了回祖国升学，父亲是把我托给要回故乡省亲的一位老师，顺便带我回去留在家乡读中学的。从上初中、高中，到上大学，每次都要填写出生年月日和籍贯。籍贯按照填父亲的就是；可是出生年月日却难倒我了。年份还好算，月日可算不出来。没有办法，我只好临时编出一个月日，像“九月十八日”、“七月七日”等。我总是想用国耻纪念日和全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子，来鞭策和激励自己。几十年奔波流浪的学习和工作的生活就是这样对付过去的。

直到七十年代末，正当中泰正式建交五周年时，在我离别泰国家人四十多年以后，父亲和大哥已经不在人世，母亲带着弟妹到中国找到了我。弟弟才将父亲当年记录我们兄弟姐妹生辰的遗笔给我看，我也才第一次找到了我真正的出生年月日时辰。想起来不禁辛酸，但也兴奋。告诉了自己的家人孩子，这一年他们就十分高兴，为我举办了“隆重的”庆

生日家宴，在全家兴奋中，一种幸福感涌上心头。至今想起来，眼睛也不觉润湿起来。

然而，这天，泓儿为何要买来一盆海棠花呢？她倒是解释的：这是她独立生活后，第一次自己给爸爸安排庆祝生日。“原来想买一盆清新挺拔的常青草，后来看见一盆盛开的红海棠花，觉得也很有意义，晚年也应该是鲜花盛开的时候，应该给人一种幸福美好感，我觉得应该让爸爸高兴高兴。”这确也是她的别开生面的理由。

这时，看着这满盆红红绿绿生气盎然的海棠花，也许因为身在海外，又在女儿所住的旧金山。面对滔滔起伏的无边无际的大海，那千层万层的浪花，自然地引起我的思绪翻滚——也因为老来庆初生，更容易兜起童心的种种遐思。

记得小时候，我还在泰国P埠上小学。有一课正好讲中国的版图形象，老师说它很像秋风萧瑟时茁壮成长的海棠叶，十分朴实、庄重、美丽，说得我们小同学们心里美滋滋的，十分高兴，唧唧喳喳，你一言我一语，都在说：“真像！”“真美！”

“但是，”老师说：“美丽的海棠叶现在被一只大恶虫蚕食，失去了祖国的东三省，现在正在咬着我们的华北，海棠叶疮痍满目，已经不那么完美了。”他讲解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侵略中国的阴谋。他的话，说得我们几个同学都哭起来了，一个个热泪满面，伤心极了。记得，我回家以后，还哭着对爸爸和大哥讲了这故事，说得他们也很气氛。那时正是三十年代中期，祖国正灾难深重，处于危急存亡关头。

后来，我回到祖国——想不到一去五十多年。中国开始了全民抗日战争，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争，中国人民终于

胜利了，东北、华北失地收复了，台湾也回归祖国的版图。

后来，中国又发生了三年内战，台湾海峡两岸发生了自己同胞互相对立的局面，至今也四十多年过去了。

而我，从第一次听老师讲海棠叶的故事，至今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如今，看着由孩子手中接过的那盆海棠，不禁思绪万千，这里西半球的海棠，也跟东方中国的海棠一样吗？

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不久前又回到我最初获得中国海棠叶知识的我的出生地，随着来到这两个世纪前曾以“金山”著名的地方。想起这些年，我曾因工作关系访问过欧洲、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几乎到处都能见到和接触到许多华侨、华人，深感中国同胞和中华文化在那里繁衍发展。他们不管生活和工作状况怎样，总是共同期望着祖宗的国家富强康乐。

我把这盆美丽的海棠花，安放在孩子的住宅客厅的一张接桌上。孩子刻苦负笈海外，我怀抱着对她十分恩爱和感激的心情。

我的“窗内”与“窗外”

苏林华

约近十七年前，即 1991 年 1 月中旬，我自美应聘来泰，为实业家廖氏家族筹建世界级大水泥厂。最初住在曼谷市素里翁路“泰石油化学工业公司”(TPI CO.)旁边一家旅馆里，和办公大楼仅一分钟行距，主要任务是和德国机器制造厂家洽谈购机事宜。

十个月后，我搬到北标府景溪镇达观村之水泥厂区，于是在建厂工地，所以我的“厂长办公室”便暂设在陋屋之内，“窗外”则是施工中的诸多土木工程。至于住所则在近处一个类似于海滩休憩式“斑格楼”(Bungalow)之小屋内。

过了一年，厂内公寓式宿舍建成，在老板明示暗示下，我搬进那两房一厅(兼厨房)及附近有浴厕之套房内；屋子后廊原是开敞的，但因曾有“竹叶青”蛇入侵，故加装大玻璃窗而成为全密闭者；通过此“后窗”，可以看到一口 30 万公吨的大蓄水池。虽然“窗内”有电视、电话及冷气机等现代化设备，但从整个格局来看，毕竟仍是个“陋室”。好在来往无白丁，除舍侄中强曾自福建旅游“新马泰”时，到此参观及住宿一夜外，也颇有我之厦门大学级友们不远千里而

来，在我陋室之“窗内”住宿一两夜。

第一位访客是来自台北的，我的厦大同班同系(1948 年机电系毕业)之同窗周詠棠兄，他在 1991 年圣诞节前三天来泰，由定居曼谷已 30 年之“侨领”级友丁政曾兄亲自驾驶其高档轿车到我厂参观，且在百余公尺高之预热机塔前合影；内人则在陋室之“窗内”设宴款待之，而我们三位同窗则共话 43 年前之校园往事。

七年之后，即 1998 年 5 月间，周兄再度来泰。其时内人陈金珠已因胃癌过世三年，政曾则卧病已四年多了，但我接机之后，先迎周兄到我陋室之“窗内”住上两夜。这时丁大嫂蔡悦诗学长为了替夫君政曾兄代为接待，特地带了女秘书到我之近处“森林山旅社”内住上两夜。日间我们四人会面后，即在北标府内之名胜区旅游及参观我厂，且顺便讨论十月份要举行之“厦大 1948 级级友毕业 50 周年”庆典之事，然后同往曼谷探视政曾兄。

到了 2001 年 3 月间，居留奥地利、我高中及大学时代之双重级友严家骥兄与大嫂先飞台北，然后他只身来泰，我也是先接机至我“窗内”住宿一夜；这时距离我俩英华高中毕业时间已是 57 年，即使是厦大，也离校 53 年了。次晨我带他到近处“心岗”凭吊与我俩同是双重级友的丁政曾兄之墓，然后偕往曼谷探视丁大嫂。

内人和政曾兄相继逝世后，同窗级友也因年岁已大，不堪远行至我山区之厂，甚至有些级友已驾鹤西去，故我每透过玻璃窗，视线跨过大水池而看到远处之青山时，不禁念及：**“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而在夜阑更静或雨打芭蕉时分，也忆及此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可是我的窗友都逐渐远了，思之惘然！

之后我在后窗处之“窗内”种植可开红花之盆栽、观叶植物和绿色吊藤，得以孤芳自赏！但这时也看到在此大水池上有四小座浮台出现，每台上各有一具马达带动着其两侧之叶轮不断转动，成为“水车”，将池内之水掀至上空，也把外界空气压送入池，如此“新陈代谢”，使得池水较为新鲜活泼。我看着看着，常联想起战时在福建乡间所看到的脚踏式水车，将沟渠内之水送到田畦；或是高耸之大转轮式水车，其叶轮受到流水的冲击而旋转、产生动力。

到泰第三年，即1982年间，我搬到厂区居住，办公室则在新建之大楼上，自是开始了我其后十五年如一日的“晨钟暮鼓”的日子。外加我每夜及假日自动监督生产之时间，可说是全责的工作。办公室之“窗内”堆满了工程图样和技术资料与公文，但只要座椅旋动180度，便可看到“窗外”我厂三座预热机高塔，其前方的旋窑，更是生产线上之主机。如果烟囱冒出浓白烟，甚至黄烟、黑烟，便是生产失序，有待追踪原因及抢修，否则停窑，每天每窑便是三百万泰铢的损失，令人丧气，故我常以紧张的心情，回头看我的“窗外”！

但近年来，居然在我后窗之右上方向有燕子筑巢栖息，不但是**“暮春三月，群燕(莺)乱飞”**时节，甚至在八九月里，依然有群燕飞翔于我的窗前，蔚为奇观。而从我之三楼窗户下瞰，可见及一口喷水池，四周绿树成荫，树枝摇曳，且锦草铺地，正是**“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之情景，也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时候，之后便**“落花都上燕巢泥”**了！因而忆及唐刘禹锡《乌衣巷》一诗：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真的，燕子们都飞到我这寻常的“乌衣巷”内，我为**“去年燕子天涯，今日燕子‘我’家”**而感欣慰。有时也想到古人之“乌衣国”的故事，幻想有日也可漂流到燕子之岛邦，而乌衣国王居然是我梁上之燕子！——故当我从后窗看到烟囱冒出浓烟，或工作有压力时，只要抬头看望我梁上芳邻，便可得到安慰。

去年底，圣诞节间，长女中慧、婿张国兴与外孙女张洛萱自美国到清迈及帕提亚一带旅游度假，至今年元旦之翌日特来我厂探视我，除参观我厂外，也进入我之居所的“窗内”，看到设备太过简陋，而且知道我之高中及大学同窗们全都已退休，只我一人以望八之年，仍然在海外孤军奋斗，心有不忍，故力邀我返美住其大湖畔之别墅，可日夕漫步其间，写下我的《湖滨散记》来。对于他后面这句颇有吸引力的话，我为之心动，只是转念后：既然我来泰近17年，建厂有成，只是仍功亏一篑，因四号旋窑生产系统仍未完工，如果可以早日投产，我们便是在同一厂区之全球最大水泥厂了——但究应何去何从？当视时势发展而定吧！

总之，在目前，我仍可从陋室之“窗内”看到“窗外”之水车依然不停地转动，燕子芳邻依然翩翩起舞，因此我心依然奔腾，毕竟生命仍在前进着！谨此奉告诸窗友们！

汉语与我

廖锡麟

大学生校友总会为编印《窗内窗外》文集征稿，我决定选写“窗外”。将自己多年前，作为一个读中文出身的学子的辛酸经历和感受写下来，希望予与我有过相似人生历程的校友们引起共鸣，也希望对新一辈读了或正在学习中文的年轻人有所鼓舞。

今年6月2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向前走，学汉语”的报道。文中很中肯地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许多亚洲国家，在欧洲和美国，汉语已经成为一种必须掌握的新语言。尤其是对那些想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人来说，汉语更加不可缺少。目前在韩国，学中文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共有16万人，比5年前上升了66个百分点。在日本，汉语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最受欢迎的外语。12年来，日本提供汉语课程的中小学增加了3倍。在英国，参加中文高级水平考试的学生人数在4年间上升了57个百分点。作为世界超强大国的美国也不甘落后，据美国“大学委员会”2004年一项调查显示，全美有2,400所高级中学要求政府增加中文课程，远远高于所预期的几百所”。

读了上述的报道，我不禁感慨万分。想起我在四十多年前从北京的清华大学毕业归来，自以为清华是一所人人皆知，大师荟萃和英杰辈出的著名学府，况且自己也踏踏实实地研读了五年的专业知识，回到泰国一定能够有所作为。结果是大失所望，因为当时的泰国政府非常排华，一般人崇拜美国，看不起中国，要是谈起某人是美国留学归来的，大家都肃然起敬，可是从中国读书回来的，却是抬不起头来。很少有人知道“清华”、“北大”是什么学校。不但如此，好多华人华裔都不敢在众人面前讲中国话，好像怕给别人轻视似的。我当时的心里很不服气和愤怒。回想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星期天或假日和三两个同学一起到北京城里逛街，经常在公共车上或者人行道上碰到老百姓以钦佩和赞赏的眼光瞪着我们胸前那枚白底红字的清华大学校徽，有的还禁不住开口赞叹：“你们是清华的学生啊！”回国前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和感受，使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父亲很了解我的苦闷心情，他经常要我给他讲解有关电学、火箭、人造卫星和原子能等方面的现代科学知识。我知道这一方面是给我解闷，另一方面是想让我树起自尊。虽然如此，我还是无法在心理上战胜那个大环境给我的压力。终于有一天他严肃地对我说“你的两个哥哥都是从美国工程大学毕业回来的，他们可以帮助你到美国读书。我知道你的工程知识也不错，但是去美国跑跑，开开眼界，学好英语，对你日后做生意很有帮助”我心里很感激，老人家正在指一条路给我走，又不伤我的自尊心。我终于征得了妻子的同意，只身到美国读书。凭着从清华学到的厚实基础，二年后我终于带着张美国大学文凭回到泰国。摇身一变，看去像个十足

的美国留学生。用流利的英语，我很顺利地开始和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的商人做起生意来。尽管如此，对中文那种由来已久的眷恋情结以及自尊心受到伤害的酸楚却始终埋藏在我的内心深处，盼望着有一天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讲中文。

转眼间我在泰国搞工厂，做生意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在这个颇长的时间里，我只顾工作，几乎忘记了自幼以来多年所学的中文。因为，在本地用的是泰文，在国外用的则是英文。我甚至忽略了让自己的儿女们学习中文。今日，他们都已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但是个个都是中文盲，使我感到非常遗憾。1985年，在离开中国二十五年后，我应邀回国参观考察。虽然那时各种设施还非常落后，但冥冥中却能预感到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将会把中国带上繁荣大道。1993年决定到中国投资，以便在中国庞大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时机已经成熟，我们选择上海作为第一个投资的地方。十多年来，我们集团里的公司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商机越来越多。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工厂，有能力供应大量的优质产品。中国本身也是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对进口货物有很大的需求。中国同时也是个投资沃土，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让你去开发。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要抓住以上所述的种种机会，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精通汉语，能够和中国商人沟通，达成共识，形成双赢。

近年来我经常带着公司的经理、技术人员和国外客户到中国各地访问、做生意或讨论合作等事。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最快乐和自豪的不是做成了生意，而是我能够给他们当个翻译。把那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汉语痛痛快快地倾吐出来，虽

他们大多数都比我年轻很多，而且还是我的部下或儿女。

今日的中国已经是那么强大，它的力量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因而世界各国人民都想学汉语，以懂得操汉语为荣。这对我们这批早年从中国留学回泰的人来说真是个极大的精神鼓舞。忆往昔汉语冷落无人问，看今朝“汉语热”吸引多国人。我感慨之余多么希望泰国的年青人多多学习汉语，多多了解中国。上面说过，我甚感遗憾儿女们没有学汉语，亡羊补牢不为晚，现在我的孙儿孙女们都在学了，当我第一次听到五岁的孙子流利的背出：“排排座，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时，我是多么的心旷神怡，几乎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存在。

五十个春华秋实

——记五八届水工班聚会

许家训

今年是母校一百一十周年校庆纪念，大学原班的同学，想借此机会欢聚一堂。当年风华正茂，能在一起同窗共读，四年共聚，是缘份。从进校门相识算起，已有五十一个年头，由毕业别离也有四七年，人生过了一大半，有的同学在校庆一百周年时见过面，有的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两位老班长，佟耀与根贵仍是我们的带头人，从去年开始忙着打电话，进行筹划与联系，终于决定在十月二日校庆的前五天，即九月二十八日为聚会的时间。佟耀是蒙古族，来自彩云之乡云南，在校学习时间，没有人知道，到了百年校庆才告知大家。

我们夫妇俩在二十七日乘坐泰航，由曼谷飞往北京，甫一下机，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派一辆红旗牌汽车，接我们到天津市，进住时代宾馆，和老班长刚一见面，他问：“你不是说晚上九时到吗？怎么七时就到。”我说：“今天坐上舒适的国产名牌车，加上路上车不堵，所以提前到。”我们是最后一批到达的。大家都来齐了。难得的欢聚，有说不出的高兴。晚饭后到同学的房间串门聊天，一直聊到半夜三更，

忘却了路途的疲劳。我们班上有两位越南留学生，今天来了一位，由河内坐飞机到广州，再由广州飞天津。刘公桃是一位聪明的留学生，从天津大学毕业后，又到莫斯科大学进修博士。再到北非洲阿尔及利亚，用法文教了七年书，归国后，在河内百科大学建筑学院任教，也在高教部，电力部科研单位工作过，现已退休。这次专程来参加聚会，能和大家见面，真是喜出望外。

我们这一班，共有同学三十人，四年中包括有的中途休学，有的复学，前后共有三十六人，到现在为止已经逝世的有六位。噩耗传到无不感到伤心。这次参加聚会，除了有病，有事外，共来了二十位，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从四方八面走到一起来，真不容易。

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臭老九，利用改造的环境下，政治运动不断，其间大多数走过一段漫长的坎坷道路，二十多年的时间，工资原地不动，也荒废了精力最旺盛的人生。在农村插队落户。由城市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到农村，借住农民的家，挑井水，上山砍柴，自己烧饭，天黑点油灯，过着老祖宗的原始生活。“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所有的知识分子，倒不是瞧不起农民，而是国家用了那么多的金钱，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白白荒废在农村。同时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非常渺茫。孩子读书没有着落，等等一些苦恼的事接踵而来。

一九七九年一声春雷响，改革开放，惠及全民，同学告诉我，真正惠及到底层的我们，要到一九八四年。大家在那个年代，人们戏称我们是三五干部，即五十年代毕业的，五十多岁的年纪，五十多元的工资。还好，大家还有十多年的

时间，效劳祖国。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总之，在科教兴国的鼓舞下，大家蓄势待发，有如火箭冲上天，从十三级技术员，短短时间，一下子升到高级工程师，工资从五十多元升到两千多元。大家奋发图强。充分发挥自己的干劲和才能，单位也给予肯定和重用。到了九十年代，办理退休时，都能交上一份好的成绩单，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班的同学，都具备着正直、勤劳，敬业、奉献的精神，隋铁龄在研究冻土上建筑工程的理论做出成绩，有两位同学能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说明他们的成绩得到肯定。全班同学不是高级工程师，就是教授，副教授。有的还当上副厅长，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这个头衔，是每个同学在校梦寐以求的最高职责。

九月二十八日晨，用完早餐，大家慢步当车，边走边谈天，从西门进入大学，不一会就到了水利馆，大家进去参观，回忆学生时代，老师手把着手，教我们做水利学试验，做水工试验，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还能依稀记得。天津大学的水利馆全国有名，全国多项水利工程的水力消能，坝身振动等试验，都是从这里试验，得出来的数据，供给工程应用。走过四十二斋招待所，通过专家楼，几位拿拐杖的，已走不动，到专家楼休息，摆龙门阵。大帅说：“老许看你背影，已是老态龙钟。”的确如此，人的运动状态，总是要表现符合年龄的，走得动的同学去观看多年不见的校园。有北洋广场，从前称为无名湖，现在都有它的名：爱晚湖象征着追忆，九楼行政楼前的敬业湖象征着求索，阶级教学楼旁的青年湖象征蓬勃，留学生楼前的友谊湖象征着腾飞。

午餐是在四十二斋招待所吃，席开两桌，汝蕙从曼谷带来中秋月饼，象征月圆人也圆，团团圆圆。还有泰国名产林宜香肉脯，大家从来没有吃过的。饭后稍为休息，大家到九楼行政楼前和几位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合影，这种合影具有特殊意义。一九五八年有一张，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五年各一张，今年是第四张，难得有机会照集体相。接着有人提议，在天津市考入天大的一起照，随着又有人说，从北京考入天大一块儿照，此起彼落，真有意思。

照相过后，大家到四十二斋会议室和各位老师谈心，这次来的老师有教水工课的祁庆和，崔广涛老师，有教水力学杨奕翰老师，有教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车宏亚、李维溥老师，教结构力学的张振衡老师，水力机械的张振西老师。年纪大的老师多已逝世，这些老师当时多为助教，他们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但他们的知识却比我们知道得多。我们还有一位教理论力学的周恒老师，他是北洋大学的高材生，十六岁入大学，二十岁毕业留校，是流体力学专家钱学森的门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比我大四岁他大学毕业，我还没有读初中，我们一起照相，旁人说他比我还年青。大家都感激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为后期在社会工作，有着坚实的基础。同学们侃侃而谈，汝蕙说：“景光你大学四年都没有今天讲的多。”大家嘎然而笑。有人从学校买来了专为校庆出版的纪念邮票和首日封，请各位同学在首日封上签名留念，也是别出心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寻找了多年的朝鲜族同学李英道，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真是惊喜，他是从报纸得知学校举行校庆，从东北牡丹江市坐了两天火车赶来参加校庆的。这就是母校像磁石般，

紧紧的吸引我们，然我们能有机会欢聚在一起。

晚宴是聚会的高潮，宴开三席，地点仍在四十二斋招待所。同学酒后吐真言坦承在校时某某追求过某人，这些罗曼蒂克史，在四十多年后才曝光。此情此景又可追忆，大家深感我们的友谊有如陈年老酒，越陈越醇，随着年代越久越温馨。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散时大家依依不舍，盼望晚年身体健康，再有机会欢聚，我们班的矮子，体操健将，投影几何教授，全国投影几何协会秘书，激情奔放，突然老泪纵横，说：“这聚会很珍贵，不要等到十年后再团聚，建议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再次团聚。”

年纪耄耋，时不与我。

北上列车

符绩忠

四月八日，清明刚刚过去，我们一家三代，与黄君夫妇，北京回来探亲的亲戚，一行九人，乘曼谷——清迈列车，到清迈探亲、旅游。小孙子策龙，坐过飞机、坐过船、骑过象，却没坐过火车，说想坐坐。我们就陪他走一趟。乘火车有乘火车的好处。晚上开车，第二天早上到达。可在车上夜谈，谈古说今；可在车上看夜间灯火，看日出，另有一番景象与风味。

五时二十分，拉着行李，匆匆赶到华南蓬火车站。进入月台，走上车厢。车厢里，有空调，有沙发可坐。安放好行李，先坐下休息。

六时正，准备开车，列车徐徐出站，渐行渐快。窗外，暮色里，路灯、楼房、汽车，匆匆的行人，纷纷一掠而过，隐入苍茫……

近八时，车到大城。窗外，灯光闪烁，一片灯海灯山，古城，灯开不夜。

列车停了一会，再从大城缓缓开行。车开动后，内子叫

车务员拉出可收可放的桌子，摆好，端上带来的饮料：冰茶、啤酒、可乐，与菜肴：烤肉、沙爹、烧鸡、木瓜沙拉、糯米饭、扬州炒饭，外加叫来的海鲜酸辣汤。一家人围桌而坐，开始享用晚餐。

一家人难得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托黄君之福，才有机会举家出游。我举起酒杯，与他碰杯：

“请！谢谢你们。”我说的是心里话。不是他们回来探亲，今晚，我们就不会坐在一起。人生的离聚，讲一个“缘”字，缘生缘灭，冥冥中似有前定，似有安排。

谈起缘，谈起必然中的偶然，黄君说了一段尘封的往事：

“抗战胜利后，华校纷纷开办。四八年，风云变化，华校被封，我失业在家，前途茫茫。

茫茫中找到希望，与八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约定回国。离开那天，在到码头下船的公车上，护照、船票、钱，通通被扒手扒走。

垂头丧气，如斗败的斗鸡，失望回来，身无分文，又不敢告诉父母，无法中想出一法，悄悄到越他那找姨妈，向她讨钱做路费。她向来爱惜我，也不追问，就给我钱，再买船票，再办手续，终于回到汕头。

第一批，与我约定回国的同学，后来都在地方工作，历经批斗，饱经劫难。

我们那一批，回去就参军，参加解放汕头。解放后，随军北上，一直在前线，逃过一波接一波的运动。直到五八年，调入北京社科院，文化革命时，下放“五七”干校，才吃了一些苦，比起第一批回国的同学，却幸运得多了。”

听了他的陈述，我说：“五哥，你要感谢那位扒手，如

不是他扒走了你的船票，你的钱，使你走不了，今晚，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喝酒聊天了。”

世事，天有不测之风云，是祸，是福，往往说不清，道不明。有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谈起尘封的往事，让我记起，他第一次回来探亲，来我家探望我们，与我岳母，他的姨妈的一段对话：

“姨’你还记得否？回国前，我到越他那找你，讨钱做路费，回国读书。姨，我时时记在心，从心里感谢你！”劫后归来，恍如隔世，久别重逢，见了面，问了安，谈起前尘往事。

“读书？！你骗我。不是回去读书，是当兵、打仗。”

“姨，对不起，当时如说了真话，你就不会给我路费了。”

“不要谢我，是我害了你，让你吃了那么多苦！”听说，他从小聪明，爱读书，惹人爱。岳母从小看着他长大，视同己出。

“舅舅，那时候，你为什么跑回中国？！”

坐在一旁听我们谈古说今，我的儿子，听了我们的谈话。似懂非懂，问起他曾问过我的问题。他一脸疑惑，叫人不知如何回答，从何说起。

土生土长，七十年代，越战后出生的孩子，对他们的父辈，偷偷回国，追求理想，并愿为它而献身的精神，很难理解。隔代的代沟，要沟通，要跨越，谈何容易！

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竟说三种语言：泰语、潮语、华语，沟通更不易，所受的教育不同，生长的时代不同，代沟之深，确难跨越。饭后，他们就离席，留下我们，两对老人，天南地北，继续闲聊。

“五哥，你，与你的同学，你的老师都是最后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今后，不会再有了！”

“你，也是！”他居然默许了我的看法。我进一步说明了我的观点：

“你的子女也罢，我的子女也罢，再也不会像我们那一代，追求的是名校、名牌，进入一家著名的跨国公司，找一份好的工作，供车供屋，过舒舒服服的生活。当然，这也不可非议，也很正常，也合情合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现在，是物质至上，金钱挂帅，还有谁，谈爱民爱国，为理想而献身？看来，得与时俱进了。

“五哥，来，干杯！”我，一边说，一边往他的杯里倒啤酒，倒得太急了，泡沫直往上冒，冒起汹汹涌涌的泡沫，白如浪花。灯光下，他，一头白发苍苍，时光如流，岁月无情！他也举起酒杯，与我的酒杯一碰，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干了。

面对他茫然的神色，我蓦然想起：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临老，夕阳岁月，白发苍苍，蓦然回首，沧桑看云，除了对酒当歌，又能如何！还能如何？！

干杯后，内子又叫车务员收起桌子，铺好卧铺，让我们就寝，半醉半醒中，悠然入梦。

一觉醒来，车已到南邦。窗外，山脚下，青山隐隐，林木森森，炊烟袅袅，人影走动，影影绰绰。南邦，日出时的山景山色，美如一幅水墨画。

过了南邦，终点站清迈到了。清迈，又现代，又古典，纯朴如汉玉。四季飞花，满城缤纷。宋干，缤纷的水花，鼓声、笑声，以及我女儿，我们的亲戚，都在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的笑脸，有如绽放的花朵。

窗外，一片晨光，明媚而温馨，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早安，清迈！！

情系岭南

高绍良

（一）坎坷童年 烽火岁月返祖国

余出生于泰国南部小镇，家中属长子，七岁丧母，父亲因家中贫苦中学时停学，远渡南洋来泰（当时称暹罗），靠当学徒和自学的父亲经过艰苦奋斗终于经考试得到泰政府承认执掌医务谋生。当年正逢泰国銜披汶独裁政权查封华校。对祖国满怀感情和期望的父亲，决心把年方八岁的儿子送回祖国接受华文教育。一九四〇年冬在大伯父带领下，我与弟弟绍权（六岁）乘机从曼谷飞抵香港，时逢抗日战争正酣，在返乡途中日机时来轰炸，乘汽车有危险，兄弟俩年幼不能走路，只能坐单车尾，或安排坐在小竹箩内雇脚夫肩挑上路，历尽艰辛和风险，终于逢凶化吉抵达山区家乡——半坑村。在村小学试读小学三年级，半载后转到邻乡水平较好五经富肇基小学读四—五年级，在学校附近租房子，独自生活和上学，时值祖国饥荒战乱年代（1942—1943年）农村艰苦，民不聊生，亦尝过难于下咽的野菜和树皮，幸好为时不长，父亲远方寄款及时接济，免致挨饿。但亦时遇失学

在家放牛，干农活。在读肇基小学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认识比我年长2岁同班同学。一名曾家达，他指导我锻炼身体——游泳。另一位叫曾宪城，他在班中考试经常名列前茅。学习上对我帮助很大，在相处二年后的一天，他郑重地对我说“以你的学习能力和家庭背景应闯出去，到汕头——广州——上海去升学，那里才是您的前途”，在读完小学五年级后，决定跳班升学报考在揭阳县城的馨光中学（抗日战争时期汕头沦陷学校内迁到揭阳县城）。1945年秋日寇投降，1946年春馨光中学搬回汕头复办，我在此继续念书至初中毕业。

（二）远离家乡 情有独钟选岭南

1948年春年仅十五岁的我，在堂兄和同乡伴同下乘船奔赴广州，途中小船与大风浪搏斗，惊险万分，经过十多天的折腾抵达广州，此次艰苦的旅程，至今仍记忆犹新。1948年的广州，政局混乱、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国币贬值，民众多持港币保值。此时正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年龄的我，一上街就感到灯红酒绿，眼花缭乱。远在泰国的父亲，担心忧虑，频频来信叮嘱“注意交朋友，认真读书少上街”，幸好当时有曾姓同乡在中大医学院读高年级，介绍入住不用交租金的空楼。二位同住者是乘船同来比我年长品学兼优的同乡，大家都是报考高中，相互切磋，互相鼓励。此时距离秋季招生还有半年，乡下佬进城，余深知内地与大城市学识程度有差距，形势逼人，决心要做二件事，一是找补习学校全面补习各学科，二是尽快学好广东话，敢问敢说，不怕人笑。已经有国语、客家话、潮州话三种方言做基础的我，决心进军第四方言，信心加决心，一定要在秋天前攻下广东话。

七月间报考时刻来到，父亲来信提醒“要报考最好学校，公立私立无所谓，学费贵些也得花，选择学校最好在郊外，尽量避免社会干扰”幸好当时各名校考试时间错开，每间考2天，最好的五间学校是中大附中、岭南附中、广雅、培正、培英，不惜多交报名费，全部报考，经过半个月的应试奔波，一鼓作气，认真应战。老天不负有心人，五间学校，四中（中大、岭南、培正、培英考取）一落弟（广雅）战绩不错。如何选择颇费心思，不敢只靠报上宣传资料，最后在堂兄带领下实地视察。首看岭南附中，当余进入环境寂静，风景优美的康乐村时，一种世外桃源感觉印入脑中，体育设施不错，红墙绿瓦的宿舍学生绝大多数是寄宿生，睡的是全新钢丝碌架床，课外活动场所广阔。虽然每学期学什住宿费高达495港元，也是物有所值，此外还打听到岭南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众多人材，校风不错，更是加深印象。当日耐心地把整个康乐村巡视一周，最后在近河边泰山餐厅进餐，堂兄问我印象如何？我说“符合父亲定下选校原则，铁定岭南志不移，其它学校不必去了”。

（三）视校如家 德智体全面磨练

1948年秋，我入学岭南附中成为燻社一员，当时信念是“读好书，锻炼好身体，高考目标上海”。入学后自知在多方面——知识面，语言表达，青春活泼，文化艺术，体育技能等均比同学矮一截，燻社同学来自四面八方，广州、香港学生居多，少数来自东南亚，可是学习生活大家打成一片，团结友爱是岭南的光荣传统，视校为家，大家均感到这个家庭的温馨。高中一年级我是班中沉默少话的一员，我力求尽

快适应环境。上课压力最大的是吴荣招老师的英语课，耳听不敢抬头看，生怕在吴老师提问题时眼光被点中说“you”真是满身出汗，班主任李蔚馨老师的数学课，全用英文表达，学习上万分吃力。意识到学识不够才会害怕心慌。决心减少玩耍时间，早晚暗中加班读书赶上去。考试成绩学校采用百分制，要求各科均衡发展，每学期由校方书面公布总成绩一次。在下学期开学典礼上，由校主任（校长）在怀士堂宣读每班头名名单，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班中竞争此荣誉者非常激烈，结果经常被宣布的名字是林武陵，他来自印尼勤奋聪慧，是班中顶尖高手，还兼任不少社会工作（学生会主席）英文流利，喇叭亦吹得不错，早晨执行任务吹醒大家起床，他是班中学习楷模，我暗中视为自己竞争对手，决心有朝一日要赶上他。高中一年级终于挨过去，我的学习成绩是中游偏上，英文跟得上，数学不错，艰苦努力换来实在的知识收获，心中感到很充实。

高中二年级上学期，正逢广州解放（十月十四日）时局变动，政治活动增多，我亦要分担站岗守夜的职责，学习秩序没有被打乱，上课照常，我本人学习继续加劲，除主要学科外，历史地理也重视，体育成绩也上去，力求总成绩加码！学期考试结束，我以微弱分数名列班中第一，当1950年初新学期开学典礼，冯校长宣布名单时我亦感到突然，这是班中不显眼的对手冷门胜出，是我加班读书的结果，林武陵等班中学习强手也许因为社会工作较多，而疏忽了我这个冷门吧！

岭南的办学方针强调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对学生道德品质修养非常注重，时常警惕学生要严防社会上不良风

气的入侵，平常可以玩扑克，绝不允许赌钱，严防毒品，严禁酗酒。在同学中提倡诚信，尊师爱友，团结友好，互相帮助，先集体后个人。学校时常举办各种竞赛如演讲比赛、书法比赛等，发挥个人兴趣和爱好，成立摄影组，乐队……等，体育竞赛更是办得有声有色，社内、社际、校际式全市性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学校领导通过各班导师，配合体育老师不断发掘每个人的潜力，技能，并加以训练成材，成为各类运动队的选手。同学们印象最深的是校运会，真是比过年还热闹，大家全力投入，为集体增光，兴奋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曾恩侔前辈（允康父亲）高举指挥棒率领乐队进场的那种意气风发神情，数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记忆犹新。学校广泛开展体育活动，切实提高了同学们身体素质和增进同学们健康水平。

三年的高中历程，所有寒暑假我都在学校渡过，学校也把我从一个游泳爱好者培养成广州市选手和游泳冠军。我确实视校为家，放假时我的生活程序是早上游泳，下午乒乓球，晚上学习看书。游泳教练石锦培老师看中我的身材（下肢和脚板）和对游泳兴趣，鼓励我参加校游泳队，认真坚持专项训练，突破蛙泳，他的有效指导和提供比赛机会，我的蛙泳成绩进步很快，并成为校队蛙泳主力选手。在1950年夏广州市长途泳公开赛成年组中夺取冠军，为岭南增光，随后在广州市运会100公尺、200公尺蛙泳比赛相继夺魁，成为有资格代表广州市参加全国比赛选手。正当我的游泳达到高峯时刻，家父来信明确指示说“你的前途是当医生，而非体育选手。体育是健身手段绝非职业目标。”这样我婉拒了市体委善意的邀请，全力准备1951年高考。

高中毕业前夕，大学部校领导指派各学院院长来附中毕业班介绍和宣传各自学院的优点。汤泽光教授代表医学院讲述岭南医学院各科教授阵容和先进仪器设备、最后总结四个字是“娇小玲珑”，于是我心目中已认定报考岭南医学院为第一志愿。51年9月燭社九位社友，允康、禧祥、泰谦、绍雄、广枢、焕槐、天伦、谭建国和我荣幸地走进岭南医学院课堂，展开新的学习旅程。我们感恩母校，并对前途充满乐观和自信。

（四） 漫长岁月 唯独岭南长依恋

医学院的五年，在紧张的学习生活和频繁的政治活动中顺利渡过。此后三十年的漫长岁月，如众所周知的原因，燭社进入沉寂的年代，社友间彼此联络甚少。1982年11月李克权自港来穗，高兴地会见部分燭社同学。燭社聚会从此萌芽，零星聚会不断进行。80年代中期燭社老大何镜澄千方百计收集分散在世界各地校友地址，为燭社重新活动铺平道路。1988年3月杨棣伟邀请12位广州社友到香港和在港18位同学与李蔚馨老师共同欢聚，再次点燃燭火。1989年5月下旬，港穗两地共同策划的从化聚会掀起了一次难忘的聚会高潮，晚会上唱歌说笑，高谈阔论，回忆往事，气氛热烈而融洽，晚会主持曾允康灵活变换话题，幽默的语言不断把晚会引向高潮。晚会于深夜结束，大家余兴未尽，回到宾馆后仍畅谈至凌晨。从化的成功聚会吹响了燭社全球大聚会的号角，燭社情谊开始新篇章。有诗为证：

知友喜庆从化游 畅谈离别卅八秋

八级风雨阻不住 盛感同窗情谊稠
人生知足心身泰 富贵无缘莫强求
世事沧桑言难尽 期望岁岁重聚头

九十年代至今十多年来燭社在港穗社委的精心策划下完成了多次全球大聚会，如 91—番禺莲花山，94—肇庆，97—东莞，千禧年海南岛，2001 年燭社毕业 50 周年纪念，02—深圳，04—顺德。海外社友不远万里来相逢，国内社友亲切迎送，显示出燭社深厚的凝聚力，和兄弟般的情谊。聚会的高潮一个接一个，激情的奔放，使与会者感到是一种欢畅的精神享受，并留下美好的回忆。2002 年深圳大聚会是我永远难忘的一次，当晚会进行高潮时，卓骥兄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嫂夫人在场中出现，全场立即响起一片欢呼声，众多社友一个个手搭肩排成长龙尽情唱歌和跳舞，每个人眼中含着激情的热泪，激动气氛，如同燭火炽烈燃烧，久久不能平息。当场卓骥兄感动地说“感谢大家使我患病多年的太太感受一次非常高兴和温馨的夜晚。”

我们怀念历次聚会的激情和欢乐，现在我们均已步入古稀之年，轰轰烈烈的聚会以后也许不会太多了，如何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社友连结成心灵的纽带，盼请大家共同努力。当今世界科技发达，总会有多种途径吧！不管个人未来命运如何？不管身在何处？我们仍心系岭南，依恋岭南。

**让燭社 友谊长存！
让燭火 永远燃烧。**

鸡鸣早上路 ——留学中国岁月

梦 祖

留中岁月，对我来说，已是遥远之前的事了。那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黄金时代。可是时日的消磨，美好幸福的生活在记忆中大部分已淡忘，留下的，经过筛选后仅存的一点点。

我于一九五〇年，偕同几位在小组学习的校友(学校被封后的补习组)一起回国的。乘“贵阳轮”到汕头，乘同一轮船的侨生共有八十多人，还有被驱出境的七、八位老师，在海上颠簸了五天五夜到香港，在香港停留三天(不能上岸)再从香港到汕头。到了汕头后，八十多位侨生便分道扬镳。大部分留在汕头。有的在汕头入学，有的回家乡省亲。我在汕头住了三天，便乘汽车到广州。刚刚解放，公路不平，汽车要走两天才能到达广州。到海丰隔夜，第二天再到樟木头。改乘火车去广州。

我们原来在同一小组学习的周锺源、徐凤藻，他们乘飞机到香港，从香港到广州。我们已约好在广州汇合。他们早

已到广州，这天他们俩人到火车站接我们。在他们俩带领下，我们在火车站对面的旅店住了两天。我和广州侨联会联系好了之后，便搬到丰宁路的侨联招待所住。丰宁路侨联招待所是一座三层楼的房子，红色的墙，在大马路边。第一层是办事处，第二三层是住房。早上大家都到天台上做早操。

本来想在广州入学的。原来南洋中学校长卓炯已在广州。这次回国，卓太太带了两个孩子和我们同船同时到达广州。在船上经常和卓太太闲聊，故很熟悉了，到了广州后我们便常常到卓校长的家去。卓校长和华南艺术学院副院长很熟悉，介绍我和李维坚去找副院长。副院长表示可以接受我们俩入学，但必须办理入学手续，要侨委开一张证明，即证明我们是泰国的侨生，有了身份来历，学院才能接受。没想到，侨委不同意开证明，在入学受阻的情况下，我和李维坚三姐妹，还有吴昭虹，还有一位男同学(可能叫余维臻)，大概六、七人联袂决心到北京。

从广州乘火车经过武汉，历四天四夜才到达北京。在火车上过中秋节，看到车窗外明媚的月亮，几个女同学都流了眼泪，哭泣起来。已很现实的感到，离开了温暖的家庭，离开了亲爱慈祥的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妈妈呢?……

火车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大概是上午九点多钟。走出车站，看到到处都张灯结彩，正好是国庆一周年的前夕，眼前，一派节日的气氛笼罩整个北京城。我们在车站附近的一条小巷(胡同)里找了一间旅店暂宿。小巷很狭窄，汽车不能进去。黄泥压平的路，崎岖不平。只有人力车和自行车行走，旅店是很古旧的平房，房间除了睡床之外，再加上一面镜子的梳妆台和洗脸盆外，再没有别的了。没有水房洗澡

间。面对如此的条件，个个有口难言。我们路不熟，又逢节日，没法再到别的地方找比较好的旅店，只好将就，反正仅仅住几天。找到侨联后，我们就决定搬到侨联招待所去。

国庆过后，李维坚找到了其弟弟和原来在中中一起学习同学，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搬到东堂子胡同二十四号归国华侨联谊会去，这就是我们进入北京的第一道脚踏板。

东堂子胡同归国华侨联谊会，是北京最具典型的四合院，据说解放前是一户很显要的官僚地主的住宅，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了，作为接待侨生住宿用。这座四合院从前面胡同通透到后面一条胡同。里面有大院小院，前面较大的庭院，有两棵枣树，结满了枣子，都已成熟。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鲜枣，便都去摘下来尝尝。侨联会住满了世界各国来的侨生。政府派来接待侨生的都是老干部。诚恳热情。招待所的所长叫许坚明，据说他曾参加过长征。由于文化水平低，不能任高职，才来当所长，后来来了一位姓郭的，还有姓冯的，姓金的。名字均忘记了。门口传达室一位老同志，已六十多岁。听说在解放区曾当过毛主席、中央领导人的厨房伙夫，是个鳏夫，也因为没文化，不能任什么重要职任，让他当传达，收信件，轻松愉快的工作。

在侨联，每天几乎都有新生到达，使住房早已爆满。没有办法，只好再租后面胡同的一间两层楼的饭馆，作为招待所。先到的侨生就搬到该饭馆去住宿。饭馆的房间不久又不敷住宿，又得再寻找适合的房子作为侨生宿舍，后来搬到北新桥的大方家胡同去。在这里我们有机会接触北京市市民，对北京市民的生活习俗有一定的了解。

由于回国的侨生每天都有所增长，故国务院中央侨委会

决定在西郊燕京大学创办华侨先修班。让先到北京的侨生，补习具有高中的文化，届时考入全国各大学去，舒解侨联无法容纳日益增长的侨生的住宿问题。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主办的一所大学，其优美的校园，就是美国也难找到，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选择住往燕大校园内。校园的“临湖轩”就是其住宅。人民政府选择在燕京大学创办华侨先修班，其用意如何，不言而喻了。

侨联会经过考试，了解了在北京的侨生的文化程度，分配到燕京大学华侨先修班继续补习高中文化。

燕京大学华侨先修班分为一年制和二年制。一年制的，就是补习一年後考大学，二年制的补习两年後考大学。我被分配进一年制。不久又从大方家胡同搬到西郊燕京大学去。

我很庆幸，能够在这所环境最优美，最著名的大学里学习，成为该大学的学生。

燕京大学华侨先修班一年制只有一个班，学生约五十名，二年制有两个班，学生约一百名，在先修班的侨生绝大多数是印尼侨生。泰国侨生只有五位。一年制有三位，即陈可生(原来是南洋中学的学生)，许铎(许裕合的儿子，在香港念中学，原名叫许喜清。最近去世了)，还有我。二年制有两名：何洁虹和黄良安，他们都是中中的学生。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燕京大学可能因为是美国教会主办的学校，在大调整中，各系科分别合并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去。校名也从此取消。院系大调整，有著重大意义，可以更方便更集中的领导，各校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专长。旧的传统观念，正在逐渐改变。：北京大学原来住城内沙滩，调整後便搬到城外燕京大学的校址去。校园，在

原来的基础上扩建，比原来燕京大学的面积扩大了两倍。到处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景象，呈现出春天的气息。搬到城外後，原来的大门上挂的“燕京大学”的牌子换上了“北京大学”的牌子。

我在燕京大学华侨先修班刚好学了一年结业。政府按照同学们的不同志愿，又根据平时的学习情况而分配到全国各高等院校去。我被分配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编辑专业(即原来燕京大学新闻系)。

从此，我继续在这“湖光塔影”的美丽校园里度过了四年。

春天花艳，夏天荷香，秋天红叶，冬天白雪。燕园，在我生命中永远留著温馨令人陶醉的回忆！

无愧的途程

邓玉清

人上了年纪，往往愿意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回顾自己经历的途程，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无愧。

我最感到欣慰的是：2005年8月杪，我以泰华妇女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应邀出席在北京隆重举行的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会议；2006年荣获皇后御赞助下，泰国国家妇女院一品夫人素玛丽乍得甲哇匿颁发的荣誉襟章；这些荣誉绝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而是我们泰华妇女联合会和全体泰华妇女的荣誉。为此我应该详细讲讲这两个经历，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荣誉和快乐。

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会议于2005年8月28日至9月1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各国与会贵宾级代表约一千余人，其中有多位国家领导人、女部长等，会议接待规格很高。

回顾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1995年在北京怀柔县举行，由联合国一百八十九个成员国的妇女领袖代表约四万人出席，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妇女大会。当年泰国区代表由

泰华妇女慈善主席伍启芳女士、名誉主席林英英女士领导我们全团廿多人参加。出席该次大会的各国妇女领袖，其中包括科威特公主、菲律宾女政要希拉里，泰国坤任素帕达拉·玛斯诗立还担任大会召集人。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承认男女平等对全球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女性，已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权益，应该争取及维护。

此次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会议，首日的开幕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各国妇女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应该也能够大有作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加强同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同各国人民一道，继续推进世界妇女事业，造福各国妇女和世界人民。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爱沙尼亚总用阿诺尔德先后致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阿伯尔路易丝还宣读了秘书长安南的贺词。中国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在致欢迎词时强调：大会将以行动争取男女平等，加速实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随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

第二天我们参加了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中国妇女十年发展成就展》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主题是“和谐发展，共创未来”。展览从保障妇女参与决策管理，到提高妇女教育水平，缓解和消除妇女贫困等，内容广泛而丰富。

会议第三天是专题研讨会，共分为六个议题，各国代表分组研讨，重点是研讨妇女和儿童问题。并呼吁现代妇女

的发展应以人为本，最根本要从教育、环境和健康三方面进行。是日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大型音乐舞蹈晚会《五洲，你好》。节目精彩，尤其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舞蹈《千手观音》让我们极为感动，拍红了手掌。

第四天，我们参观怀柔世妇会公园。十年前 NEO 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召开期间，各国代表在这里一同栽种象征“呼吁和平，期盼发展”的友谊之树。十年后的怀柔更美丽，让人耳目一新。昔日的田地已开发建设成世妇会公园，一座长四十八米的双面浮雕墙矗立其中。浮雕以第四次世妇会为题材，表现了各国妇女不同文化及发展历程。园内湖水象征女性温柔，景色极为秀丽。

四天的会期很快便过去了。我们感到收获极丰。大会各项安排紧凑丰富。现场同步翻译让我们没有语言障碍，听到各界代表不同的心声，受益匪浅。其间除了与各国妇女领袖代表认识、联谊外，我还有幸在晚宴上与中国副总理吴仪合影。

我希望将大会见闻与泰华姐妹共享，让我们更好地发挥妇女的力量，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荣获皇后御赞助荣誉襟章，是泰国国家妇女院对我们泰华妇女联合会工作的褒奖。我在主持泰华妇联会工作期间，本着团结泰华妇女、服务社会的宗旨，努力协助泰国国家妇女院的工作。每逢泰国儿童节、三八国际妇女节、宋干节都举办一系列敬老、扶幼、济贫、助弱等慈善活动，将爱心和温暖送给社会上急需救助的人。为提高泰华妇女的生活品质，加强会员联谊，我们还经常组织打高尔夫球、网球、游泳比赛等活动，成立歌唱组，中国书画班等。使泰华妇联会

真正成为泰华妇女共有的家园。荣誉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将再接再厉，把工作做得更好。

在为社会服务过程中，我也尽了微薄之力。我祖籍广东大埔县，已是泰国第二代华裔。家父邓庆之早年移民曼谷创业，经营打白铁及衡器生意。热心公益，曾担任大埔会馆及客属总会理事。我在父母辛勤培育下，完成了泰国法政大学会计系学业。毕业后很幸运谋得一份很安定的职位，一做就服务了二十三年。后来因为泰国政府将这家美国华裔开设的炼油厂收回经营，我回来协助外子谢崇泽开办的“崇源公司”工作，凭借丰富的会计经验，对外子业务有一定帮助，化解了不少难题。

“崇源公司”遵循先辈诚信处世的遗训，本着“取诸社会，还诸社会”的宗旨，自 1966 年创设以来，基于爱国心，也看好中国煤铁矿产业发展的潜力和商机，专业自中国大量采购铸铁工厂原料，包括焦煤、硅铁、锰铁和生铁矿产等，为中泰矿产贸易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市场，也为崇源公司奠定坚实、永继经营的基业。四十多年来，“崇源”一步一足印，脚踏实地，不敢稍存侥幸。正因为如此，时光的流逝，事实的证明，擦亮了“崇源”的金字招牌。业务和客户范围也从先前的一般钢造厂，发展到泰国政府的火车机构、水电机构，业务更为扩大。

我们的创业过程，可以说是在稳中走过。我个性比较内向，本着贤妻良母的本分，用心抚育三个孩子。大女儿进修计算机科，目前在纽约一家计算机公司做主管；次女毕业于纽约室内设计，现在泰国开设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幼男毕业于波士顿广告设计系，现在泰国一家日本广告公司人主管。

身为华裔女性，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无论在哪个国家居住，我们都拥有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血统，我们传承着祖先辛勤、节俭的美德。事实上，创业的基本条件，离不开刻苦勤劳，努力奋斗，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能好高骛远。尤其二十一世纪是科技时代，我们华裔女性企业家也必须跟上时代，认识和学习新科技。只有不断学习和创新，才不会被时代潮流所淘汰。这也是我在2004年应邀参加由《人民日报》举办的“华裔经济女性影响力论坛”时最大的感受。

基于这种感受，虽然人到晚年，我仍愿为社会尽自己之绵力，仍不停止学习的步伐。从北京大学来泰国商会大学的客座教授张振国先生为我的书斋题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一窗晨晓读书日，正是人生最乐时。”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现在把学习当作乐趣，最近还参加了由泰国留中总会和泰国北大同学会联合举办的，由张振国教授执教的书法培训班，大家一致推举我做班长。在书法培训班中，得到很多益处。我觉得书法与打高尔夫球有相似之处，也是一种运动，自己与自己比赛，打每一粒球都希望比上一粒更好。书法也是这样，虽然每个字都不一样，但写每个字都希望写得更好。同时也陶冶自己的心情，渐渐陶醉在文字中。

其实，人生何尝不像打高尔夫球。打球，一杆一杆地认真打；人生，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走。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我感到充实，无愧。

旧友新朋

黄维旭

今年三月到广州后，住进么女新居珠江帝景赏湖轩，在高楼前有一湖，湖里有姿态各异的鹤，湖畔垂柳依依，真是赏心悦目。

星期天与方郭祝通电话，告诉她我要送她的新书《腊梅》中有日记一页，记叙我们与廖汉年夫人的表姐夫(美国人)妇欢聚，其中提到我们合唱《喀秋莎》，“你的钢琴伴奏很精彩，喻名学说看了很感亲切”，希望她约廖汉年来欢聚，并参观我女儿的新居，一起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

星期二，廖汉年，陈振华和方郭祝依约来访，陈、方夫妇则约我明天到其宿舍楼上参加合唱，然后到其家中看他们旅游俄罗斯的录影。我虽没有参加过合唱团体，但抱着看看也不错的心情，就去了。陈振华介绍我跟座位旁边的同龄人认识，说我回泰国要写文章介绍合唱，那人就拿出一份《苏联歌曲回眸》，看作者就晓得他叫陈少达。他还自我介绍说，盘谷银行的总裁陈有汉来广州洽谈生意，是他接待的。不管怎样，他的职位不低。可是，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怎样回眸苏

联歌曲，就利用合唱前的时间看他的文章。

二战期间，苏联人民奋起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卫国战争是史诗般的正义战争，在战争期间和胜利后所创作的大量歌曲都是热情澎湃、激动人心的歌曲，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年轻人投身革命工作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广州青年学生就是高唱着《共青团员之歌》参军走向朝鲜战场的。作曲者谢多伊战后还创作了很多著名歌曲，其中最为中国人民熟悉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曲调悠和、宁静，把热恋中的情人深夜相会的情景表现得栩栩如生，动人心弦。而卫国战争歌曲《喀秋莎》，《灯光》……等等都深受中国人民喜爱。

等了一会，来唱歌的挤满了房间，钢琴伴奏用琴音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女指挥家给大家歌谱，我一看是美国民歌《雪绒花》，中英文对照，陈振华低声告诉我，那位女指挥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雪绒花》我虽听过电脑 VCD，但没练唱过，也就跟着唱起来，陈振华对英文歌词的唱法也提出自己的意见。在休息的时候，那位女指挥还主动到我跟前来问我：怎么样？我就称赞她能保持青春活力，很好！

在唱歌过后，我们就下十八楼陈、方夫妇自己的房间。方郭祝于是忙着放映他们到俄罗斯旅游的录影，看着俄罗斯导游所穿 T 恤背面印着 CCCP，他用相当标准的汉语解释各景点，深得游客的好评，例如他在圣彼得堡的彼得大帝铜像前，他说铜像下骏马马蹄所踩的毒蛇比喻俄罗斯的敌人，20 世纪是德国，21 世纪是美国。

我看录像除了复习十月革命的历史外，还知道王明的墓地依然保留着，而这是毛跟斯大林的矛盾。

录影看过以后，方就播送 MP3 录制的苏联歌曲，其中好

几首虽然旋律很熟悉，但俄文半懂不懂，也许因为忘记，也许因为我本来就不善于唱歌，廖汉年见我对俄文歌曲仍有热情，就把欧洲留学生校友会俄罗斯分会录制的光盘《难忘旋律》送给我。因为再过半个月普京访华，要为俄罗斯年揭幕，我就自己表白说，我提前半月过俄罗斯年了。

半月后，胡锦涛主席在俄罗斯年揭幕式上引用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说，朋友是人类伟大的财富，就是说俄罗斯人民曾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建国初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过两天，普京访问少林寺，他将双手合十，年仅十四岁的释小广举了起来，并说：政治家应该通过练武而不是战争来发泄情绪。他的话一语双关，还为明年在俄罗斯办中国年提前宣传。

国际形势是复杂多变的，我的旧友新朋也都随祖国朋友的更替而有所反映。正是：

**旧友新朋喜相逢，
振兴中华心相同，
《难忘旋律》常复习，
患难之交情意浓。**

情 结 兰 州

——假期趣闻

方天伦

1955年的暑期，我们每天都等待大学入学通知书，班上的同学大多都将志愿报在祖国的高校，有的同学考到北京，有的考进广州。我被分配就读于兰州，当时我还不清楚兰州在何处，便向姚老师询问。姚老师说：“兰州是个好地方，有深蓝色的天空，绿色的草原，遍地是牛羊，非常美丽！”我到了兰州后，便结下了难忘的情怀。

离我们学校不远便是黄河，黄昏及课余时间我时常到黄河河畔观赏景色。汹涌急流的黄河水滚滚向东流，远处可见一沉一浮几只筏在河中飘荡，河中并没有船，筏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这些美景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我们的学校也有十几位来自潮州的学生，由于语言相通，生活习惯也相同，生活习惯也相同，于是很快便熟悉深交起来。有时我们相约一起到黄河河畔看风景，舒散思乡情绪。

我们的膳食是西北风味的食物，有馒头、小米、马肉、

驴肉、羊肉、猪肉，唯独没有鱼。对潮州人来说，鱼是每日都可以吃到的东西，没有它的伙食还真吃不习惯。每个潮州同学的心中都滋生一个愿望，希望哪天能够有鱼吃，那再幸福不过了！于是我们每次到黄河散步时，就会想：黄河里有鱼吗？这个念头时常在我脑中翻转，为了找到答案，有一天我们向高一年级的学长询问：“你们刚从青海实习回来，在青海有看见鱼吗？”他们回答说：“在菜市场没有见到鱼在卖，但是在郊野河中、小溪中倒是很多，密密麻麻的，有时甚至用树枝都可以叉得上来！”我们听后非常高兴，觉得很有信心，既然黄河的上游有那么多鱼，那么到兰州的黄河也一定会有鱼！而且黄河的岸边有许多浅滩，河草丛生，相信一定也有鱼。

暑期到了，大部分的潮州学生都没有回家，我便建议大家周日去捉鱼。大家兴高采烈地作好准备工作，我先观察地形，看哪里下水容易些，哪里会有鱼多一些，其他同学从家中带来蚊帐作渔网。兰州的夏天中午时分非常炎热，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但黄河水中却有一点寒意。我们一共来了九位同学，找到合适的浅滩，约一米深度，河边长着一些草，水流很平静，我相信这里一定会有鱼存在！我带头跳了下去，接着另外四位同学也跳了下来，每个人抓住蚊帐的一个角，铺开帐面向河中拉去，拉了大约5米远，再将蚊帐从水里拉上来看——蚊帐里并没有鱼。但是我们并没有灰心，我跳上了岸作指挥，大声叫喊，围观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因为从来还没有有人在黄河里捉鱼。这也算是我们潮州人的“创举”，我继续高喊着向水草方向拉去，这一次我们都感觉到了蚊帐里有东西在跳动，急忙拉上来一看——

——果然！蚊帐里罩住了6条跳动的小鱼。我们拿住早已准备好的小桶，将小鱼放进去。在一个滩捕了几次后，我们还换了另一个小滩，此时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懂得逆流而上，由外向内拉网。我们轮流捕了一个小时，桶中就已经有百余条鱼了。此时已快近黄昏，河水渐渐开始变凉，脚也冻得发白，是该上岸了。

我们把捕来的小鱼带回宿舍，剖开鱼肚洗干净内脏，除去鱼鳞炸熟了吃。我们几位潮州同学更是抢而食之，真香啊！香味引来了其他宿舍的同学：“这是什么这么香啊？”我回答：“这便是黄河中的鱼呀！你们若也想尝这美味，明天就跟我一起去黄河捕鱼吧。”

第二天，我们的队伍壮大了，一共带了两张蚊帐，岸上有十几位同学在围观。我们这几个潮州的同学跳下水，非常娴熟地使用蚊帐捕鱼，一网下去就捕上了好几只，岸上的人看到有鱼捕上来了，就尖叫起来，非常热闹。就这样，我们又是满载而归。

这个假期，大家就在捕鱼的快乐以及食鱼的满足中渡过了。

教中文的苦与乐

于世尧

二十多年前，我来到泰国刚满一年，亲戚找我教他们的孩子学中文，我想教几个全不会说又不会写中文的孩子学中文应该不难吧！所以当时也未多想就先去找教材了。我从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的小学课本挑了一套台湾海外标准版，内容多是世界各地有趣的故事及部分中国历史故事的教材，我想这套对孩子较适用。然后我按此套十二本专门看了泰文，还将生词翻译成泰文，开始教孩子学中文。几年后就增加到十家二十多个学生，最后发展到五十多个学生。

我在教中文的过程中有了些体会：教孩子学中文绝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尤其教中、小学生学中文有苦有乐，也走过一段弯路。印象最深的是最初教的两个女孩子，她们住在我家附近，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台湾人。她俩在国际学校读书，会说英文，和母亲说日语，也会一点点中文。每星期我去他们家教两次，开始我只教三课，复习一次，报写一次。妹妹聪明理解快，姐姐稍差，第一次报写就哭了，又和妹妹吵起来，妹妹说日语和楼下做饭的妈妈大声嚷嚷，我全不知情。后来我才发现姐姐学中文时常闷闷不乐，原来她怕报写；为此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在她们家教一次，来我家教一次。日本妈妈提出要先来家看看，我明白她要看看环境，她看完

后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要我家工人接送孩子；二是要把我家的狗绑起来。我全答应了。

于是在她们家学习的时候就只学课本，如果随便说笑，日本妈妈会认为我们不专心；但是来我家的时候就不学课本了，开始时我拿出几张纸画我们屋里的东西：如桌、椅、钟、杯……等二十样物品，并一一写出用具名称，同时也给她俩一些糖果和饮料。她俩轻松地边画边写又吃又喝的一个多小时互相说互相改错。第二次课就用第一次学的用具名称造句，接着画全世界各国的国旗并写出国家和首都的名字，并且连续不断地换花样，什么泰国的动物、植物、水果……等等。大约半年后姐妹俩可以和我简单的会话了，还写了不少作文。

后来姐姐在国际学校毕业后，要去美国读医科了。临走时他们的父母请我和丈夫在外聚餐，离别时，姐姐热泪盈眶和我依依不舍。

泰国的家庭一半至少有两、三个孩子，多的有四、五个，同时一起学习往往效果较差，女孩子尚能安心学，男孩子就常常坐不住。曾经还教过一个单亲家庭的一男一女，他们的母亲很重视孩子学中文，每次我去教时就和孩子说中文的重要性。第一次我去教时，那男孩一开门见是我就拧我胳膊一下，这样两次以后，我察觉出是他不愿意学，而且每次我都看见他在玩电气火车。于是我先教姐姐，对他说：“今天不学书”。我指着鱼缸说：“这是红鱼，那是白鱼，你喜欢哪条鱼？”他指着一条金黄色的鱼，我见他情绪好了，就带他到院子的小花园里，边走边指着说：“这是花、树、小鸟，小鸟飞了……”他也指着蝴蝶，我问：“蝴蝶在哪里？”他指

着花，我说：“蝴蝶在花上。”接着又带他到他们家旁的售卖汽车的地方看车，说黄色的汽车有四个轮、两个车门。当他指着黑色的汽车，我问他有几个门几个轮时，他全会答了。

他和我熟悉了之后话也多了，他告诉我他正在学潜水，而且是深水潜水，他的姐姐不敢……。后来我用画片，英文小故事教他学中文几个月后，再换成课本学，他也能专心学了。

教中小学的孩子，尤其还是业余学中文的一定要有耐心，而且还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因为大多时候往往都是家长想让孩子学中文，但孩子自身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学中文。

让我感到最难教的还是家住唐人街的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一个星期一起学一个半小时，大的上高中，最小的才刚上小学一年级。他们家楼下开小布店，楼上一间屋子又闷又热，蚊子也多，连张椅子也没有，全坐小凳子。这五个孩子中有两个弟弟吵吵闹闹地说：“放学要做功课，学什么中文！”遇到这种情况，我真的有点不想教了，加上家中婆婆常责备我：“为什么天暗暗的还要出外教中文？”但是我想到这些孩子的母亲和我讲的话：“这些孩子全是中国人的后裔，他们在学校里讲泰文，回到家我希望他们说中国话，劳烦老师费心了。”想了又想，咬咬牙，再困难也教吧！

开始我先教三个女孩，然后下楼看到两兄弟不理我，头也不抬，一个在看图书，另一个在做功课。我看他俩不理我肯定也不会想跟我学，灵机一动说：“我要买布。”他俩惊奇地说：“真要买布？”我说：“买五米白布，四米天蓝色的布。”他们拿长尺又拿算盘，量布又算钱……。接着下次我来他们家时，两兄弟笑着问我：“今天还买布吗？”这样我们就说

起白布、红布、花布……两兄弟中的哥哥每次问很多关于布店的中文，泰文的批发零售、“顾客”中文怎么说。我们从布店谈到家庭、学校……，半年后我和这两兄弟一节课随便聊，一节课学课本，最后这五个孩子中的大弟弟学得最好，因为他每次问得最多。

除了中小學生，陆续还有大学生、律师、工程师、企业家和外国人来跟我学中文。教大学生比教中小學生容易得多，他们会主动问许多问题，效果比较好，大约两年就能会说中国话。关于律师、工程师等人，他们各自要求不同，有的要求学工作中的商业用语，有的只学普通会话。但有一个企业家，他是美国名校博士毕业，学中文要求从小学课本学起，像小学生一样地问这问那，没有一点高傲的架子。第一次学中文看到中文字旁有拼音也要学，让我慢慢念两遍，他跟着读一遍，约一小时后他就学会了拼音，而且一次能连续上三节课，看他学中文一点都不觉得难，真不愧为博士！曾经几次他不能按时来上课又没有时间告知我时，事后都会带礼物来向我道歉，有一次他拿了一把伞来送我，还问我：“中国人送伞是否礼貌？”

在上普通会话课时也要事先准备，虽说是随便的聊天，但是如果漫无目的地谈话，常会导致内容重复；因此要启发和引导话题不比教课文简单，每次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使谈话深入。

总之，在我教中文的过程中有苦也有甜，即便只是一个业余的中文老师，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只要付出了耐心和爱心对待孩子，他们就会对你敞开心声，才会跟你好好学。老师在泰国是个极受尊重的职业！

我学习方言之路

肖可夫

窗内与窗外的生活距离是很大的，对所遭遇的情景也令人难忘，似乎不说出来不快，就在此执笔谈出来好啦！

我的父母亲是地道的潮州人，父亲略识方块字，在住家附近的“灰廊”（把贝壳烧成白灰的工厂）当技术工人。母亲则是个文盲，在家早晨做“油饼”，由我带到附近咖啡店前售卖，把微小的收入补助家庭生活费。

我九岁时才有机会念泰文，小学毕业后好几年才有机会念华文。读了两三年，华校被泰国銮披汶政府封掉。失学后我参加家庭华文补习小组。这一时期，我对中泰文化大感兴趣，有空时常跑到中泰文书店浏览书籍；尤其对那些刊载有潮州话与广东话音译成泰文字的书报十分注意。例如：แซหม เ็ยว อัว จาโบ้ว ไทกอ เองชวย กั้น 等字和广州语音泰文字 หย่าจ่า พักท้อ 等字。回到家后经常把这些字问父母亲或周围的同学等人：说那些音译字要把它写成潮音或广州音汉字应如何写？他们都回答说：“大部分都是音无字的方言。”这些疑问都隐藏在我的脑子很久，心想一定要找机会解决。

一九五〇年，在皇家田旧书摊，我又发现了一本五世皇时代出版的《泰文字典》。编译者是一个对泰国有研究的洋

人。在这本字典里，充满着奇特的潮州译音字。例如 กิหมัน เฉ้ง 等。回到家里我又问起父母亲，但他们都不会写潮音原文，只能给我解释与举例，这使我印象更加深刻。

一九五一年，踏上中国广东汕头市去读书，空闲时常与具有潮汕与广州文化知识的师长与学长接触，才开始对上述方言字获得解决：如第一个潮音字就是“青盲”（盲眼人）。第二个就是“男娼”（胡作非为、无理取闹、故意为难……）。第三个就是“和”（合伙承包或参加投标）。第四个就是“渣嬷”（女人，女子）。第五个就是“癩哥”（麻风病）。第六个就是“兴衰”（祸福、幸运与倒运、不三不四、蹩脚、劣等的）。第七个就是“胗”（指家禽的胃；但泰文把它当俚语用，即男子的生殖器）。第八个就是广州音的“饮茶”（泰国人在饮茶前面加多一个女字，即变为茶楼的女侍者；换句话说就是妓女）。第九个就是广州音的“拍拖”（男女谈恋爱，即潮语的拈花草）。第十个就是潮音字“枝浪”（男人的阴茎）。第十一个就是“座山”（富有者）。

一九五二年，我转学到广州。在学习期间，在图书馆里看到一本《广州方言故事》的小册子，里面有一篇《斗令》与广州商家流行的隐语有关。所谓“市头隐语”，实际上是用十个单字去隐喻从一到十的十个数字。

如：支、辰、斗、苏、马、令、侯、庄、弯、享十个字，分别代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中，三、六两个数字代用的是“斗”和“令”。当时我觉得这种隐喻对商家十分有用，将来可能用得到。

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后北上北京，就读高中于汇文中学。在这里遇到一位教化学的奇特老师，他如何奇特呢？就

是他喜欢讲北京话，大家别误解：北京话跟普通话是不相同的；如：操 cào(男子性交的粗俗说法)、甬 bényong(不用)、不赖 bú lài(不错，很好)、仨 sā(即三个)、出楼子(出乱子、出差错……)，这些都是北京地方话。此外，这位奇特的老师在开始教化学课时，他把化学元素的原子价编成顺口溜：如氟 F(Fú) 氯 CL(Lù) 溴 BR(Xiù) 碘 I(Diǎn) 钾 K(jiǎ) 钠 NA(Nà) 银 NG(Yín) 氢 H(qīng) 铜 CU(Tóng) 金 AU(jīn) 汞 HG(Gǒng) 一价寻；二价又有铜和汞。镁 MG(měi) 钙 CA(gài) 锶 SR(sī) 钡 BA(bèi) 镭 RA(lěi) 镉 CD(gé) 锌 ZN(xīn) 都是二价。他教的这种顺口溜五十年后我还记得呢！

我于六十年代回到泰国。朋友拉我去教华文，又去当华文报泰事翻译与副总编辑。说实在的，我在中国所学与所看到的东​​西对我的职业甚有帮助。但因收入太少，只得改行。

恰巧这时丈母娘在吞府大马路边开有一间准备歇业的五金商店，没有人代替处理，因为我曾经读过建筑系，对建材较为熟悉，故由我来承办。接手后，我对店内的商品原价格重新来了个“隐喻”，即用我自创的方法：就是从“一字值千金，读书须用心”来代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若一件货物原价八十铢钱，卖后要赚四十铢钱，两者合起来共售价是一百二十铢钱，我就在该货物售价旁边写上“须心”二字隐喻。这样就能知道买主在讲价后，物主还能赚多少钱，若觉得合算就说一声：“好！成交。”这种方法，是我于一九五二年在广州读到一本《广州方言故事》中有关“斗令”与商家流行隐喻而来的。

我的足迹

陈汉涛

留学中国十年渡过了青春火热的年代。毕业厦门大学英语系后分配当教师，隔年（1962）返回泰国老家一间母亲与弟弟经营钟表眼镜的小店铺。1967年独创“好莱坞眼镜有限公司”，多年后创立“好莱坞国际有限公司”，继而“国防科技有限公司”，“环球科技仪器有限公司”，至2007年创业竟已届四十周年。回首创业之路，从无到有，一路上之艰辛坎坷难以尽述。

1998年，即泰国金融风暴后隔年，我与丁蔡悦诗学长，陈真煜学长等联络十几位校友共同组织起“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丁蔡悦诗学长担任首届主席一年后让贤，我从秘书长晋升，连任主席三年。

2001年6月我与留学中国各大学校友组织了八位发起人，积极筹备工作了一年五个月，终于2002年11月正式成立“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我担任首届主席两年，照章程两年一届于2004年11月届满。

投入校友会会务六年期间，工作一直勤恳认真，专心致志；感到一个人加入了广大的集体，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而保存了自己莹润的生命；感到生命只有一次，我不能做山颠的巨松，但我要争做河边最好的一丛小灌木。要做的事总要做到最好。

总会工作期间，常遭遇困难与精神冲击，以致气馁，惟每次总能坚定信念，再鼓起勇气，继续前进。常用一句名言激励自己：“瀑布对悬崖无可畏惧，所以唱出气势磅礴的生命之歌”。

这期间，我也陆续加入十多个社会团体，比如担任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永远名誉主席、厦门大学香港校友会永远名誉会长、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永远名誉主席、泰中友好协会副主席、泰中文化经济协会理事、泰国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泰国潮州会馆常务委员、汕头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名誉主席、泰华进出口商会名誉理事长、华商联谊会会友、泰国陈氏宗亲总会副理事长……

加入许多社团，认识很多朋友，开阔了眼界，感到了荣耀。惟渐渐觉得社团活动频繁，无暇兼顾。遂决意那些可以让别人做的事情，就让别人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我才做。

由于校友会工作的投入，而疏忽了自己艰难创业，造成许多无形损失。遂把精力更多专注于自己企业的运作，而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提升：建立董事会议制度，设立专职的人力资源部门，健全财务部门，细节落实组织系统，改革规章制度，种种操作标准化，结合实践加强思维方法的引导，加强市场人员的组织管理，力求企业管理现代化，以便紧跟上

世界商业科技的迅速发展，防止在“快鱼吃慢鱼”的形势下落后而渐被淘汰。“大浪淘沙”，人的事业不进则退，适者生存。

呵，一生勤奋，转瞬间已 72 岁了。此时我才领悟到：『不是财富与辉煌，而是宁静与工作带来幸福』。我要以清醒的心智和从容的步履走过年迈的岁月；我要争取健康长寿，在这人世间多活十年二十年，好让我清理人间未了情内心深深的牵挂：牵挂“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的“为泰中友好架桥梁，湄江学子后浪推前浪”；牵挂“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的年青校友承前继后，母校厦门大学 85 周年时与清莱皇太后大学合办孔子学院；牵挂子女守住创业发展创业，能在未来人生中立于不败之地。

多少牵挂多少未了情，只叹岁月终无情。在此人生余年，我仍要勤奋工作，潇洒生活，爱好读书，歌唱，运动，游览世界山河城镇。

老骥伏枥，壮志不已！纵观目前中国新出版书籍包括外文译成中文的书籍，可算目前世界最大量最丰富，故我每次前往中国、香港，总悉心搜购来二三十多公斤书籍，仔细钻研充实自己，以便日日指导企业的发展。同时挤出时间编写书籍教育公司职员，编写编辑名人名言(中英泰三种文字对照)，赠送校友朋友顾客。好得有四位秘书及一些职员组成编辑小组，并邀请厦门大学老师翻译英文，几位朋友翻译泰文。现已编印出版一年一本“名人名言”一册，二册，“军事名言”，“孔子名言”，今年“教子名言”两册。

我感到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每天清晨四时起身，即开始一日的工作计划。早上住家游泳片刻，下午四时提早

下班单人打一场因投入校友会务而停歇了四年的高尔夫球，在绿茵草地上轻松地呼吸新鲜空气，练起停歇了数月的歌声，锻炼专注力除杂念，培养从容不迫的生活习惯，体验黄昏夕阳无限好。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要淡泊宁静，健康长寿为国家社会多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健康长寿须要意志力，还须要“保持平静，百年如一日”。而“保持平静”谈何容易呀。面对商场剧烈的竞争挑战，面对国家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在崎岖复杂的民主道路上探索；面对中国和平崛起亚洲一体化的发展形势；面对世界历史正在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这个转变十分艰难曲折复杂。当今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标志着世界历史走向当代全球化的新阶段。

呵，波澜万丈的人生，使人感到生存的价值。

“充满斗志就能创造自己的价值”。

工业废料的再生

陈金芭

这不是一份试验报告，也不是一篇化学论文，而只是一则将工业废料生产化工原料的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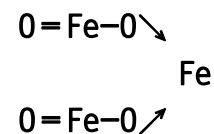
在大学中，听第一节无机化学课时，老师开宗明义地说：“学习化学的目的，是掌握物质变化的规律，从而造福人类……在化学工作者心目中，世上没有所谓废料，只是限于我们对它认识不够。”遗憾，由于笨拙，我未能尽如师训，对物质内部的变化规律，钻研不深了解不够，没有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然而在从事个人糊口之业中，我总是尽量运用所学的化学知识，执着地实践，热烈地求索，算是有所回报，有所收获。

一、观察，推理及实践

从轧钢厂的熔钢炉中拔出的钢材，当其与湿空气接触时，即释放出一些黑褐色的物质，它非常坚硬，不溶解于水，也不溶解于酸或碱，成为使人生厌的工业废料。时至今日，在所知的国家中，尚没有人加以利用，以至于不得不置地堆积，造成负担。数年来，我对此物有所接触，引起兴趣，认真观察，深知这是一种铁的氧化物，如能采用化学手段加以处理利用，也可算对泰国化工界的一点贡献。因此下定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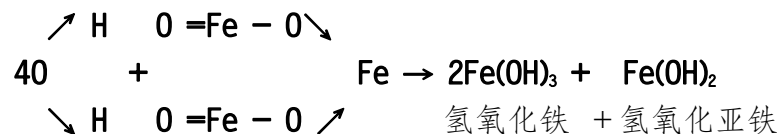
深入探讨，并对它进行成分分析，得知其分子由四个氧原子，和三个铁原子组成，即四氧化三铁，分子式为 Fe_3O_4 ，这与磁铁矿的成份相同，但不具磁性。根据氧为二价的原则，分子中铁的价数应为 $8 \div 3 = 2.666$ ，这不符合化学价永远是整数的原则，可以确定，此乃不是一个简单铁的氧化物。

铁在元素周期系中，属 VIII 族元素，其原子最外层具有两个 4S 电子，次外层具有 6 个 3d 电子，当其与氧化合时，首先失去两个 4S 电子，形成 FeO ，进一步也可再失去一个 3d 电子，形成 Fe_2O_3 ，根据周期系 B 族可变价元素的性质，其高价氧化物相对地呈酸性，其低价氧化物，相对地呈碱性，碱性氧化物和酸性氧化物，在一定条件下，定然化合成盐。所以说 Fe_3O_4 ，应该是 $\text{FeO} + \text{Fe}_2\text{O}_3 \rightarrow \text{Fe}_3\text{O}_4$ ，或明确地可以写成铁酸盐的分子式： $\text{Fe}(\text{FeO}_2)_2$ ，其分子结构式，可作如下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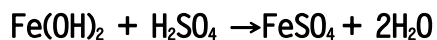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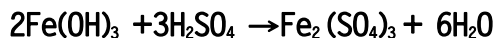


搞清楚了化学式之后，则可采取化学方法处理。一定的盐，可以利用适当的方法使它水解，但它不溶解于水，通常也不与酸起反应，故需借助化学动力学，藉以降低其分子间的亲和力，破坏表面的浓差极化，让其在某种物质的参与下，能在酸的环境中起酸解作用。为便于理解酸解过程的机理，我们可作下面的推想：

第一步水解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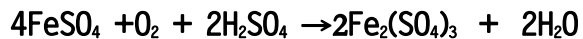
第二步在酸(硫酸)的环境中,水解后的两个生成物,即刻与硫酸起反应而生成硫酸铁及硫酸亚铁:



至此,可以按照需要,进一步将硫酸铁还原成硫酸亚铁:



也可将硫酸亚铁氧化成硫酸铁:



在上述理论知识的指导下,我们做了多次的实验,并在实验成功的基础上,设计成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使多年来认为无所用的工业废料,生产出具有广泛用途的工业原料——硫酸亚铁。

二、产品的用途

所得出的硫酸亚铁,在工业上用途颇广,已知的有:

1. 动物饲料添加剂
2. 污水处理剂,净水剂,(有些地方用为自来水管的净水剂)
3. 做为生产防锈铁红的原料
4. 染料工业中用为制普鲁士蓝,柏林蓝,靛青等染料的原料

5. 供制铁盐的原料
6. 农业上用为混和肥料中的微量元素
7. 化学过程的还原剂……等等。
算是工业上的一种重要原料。

三、本方法的优点

利用我们发现的这一生产方法,不仅使长期被弃置的工业废料得以利用,而且其生产方法,与传统的工艺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 排除了传统方法上生产硫酸亚铁时产生的氢气,引起酸雾污染环境的弊端;
2. 反应速度快,反应过程平稳,传统方法在常温下用铁与稀硫酸反应需数个小时,为加快反应,还需加热:而本法反应时间短,在常温下只用 30—40 分钟,反应即可彻底完成;
3. 工艺流程简单,设备也简单。无需大量的反应器,浓缩罐和结晶槽,占地面积少,投资省,生产场地清洁。
4. 操作容易工人培训时间短,节省劳动力。
5. 产品纯度高,杂质少,质量稳定可靠。

我们将此生产方法,借此发表,并无炫己之意,只是祈望同仁们在共同求进中,互相启发,互相鼓励。如此而已。文中如有谬误,尚祈专家赐正。

窗外的故事

张永青

我小时候常带着树叶编成的帽子跳到海里去游泳，那天中午十二点钟刚过，我就溜到海边去。我所读的大同小学离海不到半里路，我穿过一些破败的单层瓦屋，踩着烂泥向左走了十几丈远，就到了码头。我面向大海，从码头左边下水，虽然涨潮时我往外游会吃力一点，但玩累了，游回码头时就会轻松许多。这天我玩得太久了，往回游时正值退潮，无论自己如何使劲都无法游近码头。那年我仅11岁，读小学五年级，小小年纪骤然生出对死亡的恐惧、惊慌中忘了喊救命，求生的本能使我双脚乱蹬，双手往前乱划，在气力逐渐耗尽，绝望下沉时，我挣扎挥动的手突然抓到了一段树枝，我被树枝慢慢得拉上了码头……

虽然已经死里逃生了，但是仍然抓紧树枝不敢放，待我平静下来抬头一看，握住树枝的另一头竟然是我的班主任徐恭仪老师。我跟着老师回到了学校，到了教室门口，徐老师说：“你已经迟到三刻种了。”在教室里，我的脑子一片混乱，呆呆地坐着，偶尔抬起头时，看见徐老师还站在窗外，午后的阳光下，他那五官端正的脸显得特别英俊，笔直的鼻梁轮廓，微闭的嘴唇曲线，汇聚着一个年轻人的青春朝气。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刚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站在学生中间就像他们的大哥一样。老师的话不多，但用自己的勤奋，以及对学生的关爱来引导一群新奇好动的小心灵。

我的童年有幸生活在一个纯朴的社会里，我们去上学，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但心灵却很富足，因为天天享受着老师无比的疼爱。我们去上学，没有漂亮的校服可以穿，但是却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最原始的快乐。我们赤裸的脚踩在经海水千万年浸润的黑泥里，同穿过低房矮树飞来的海鸟自由地嬉水。

游泳的事情过去之后，我变得安分守己，认真读书，学业也有了进步，考上了厦门四中。真是大恩不言谢，告别了徐老师，我踏入了中学学习了。

生命又如浮云，命运诡秘的风吹的人生有时聚有时散。徐老师因为工作认真而升调为中学老师，也被分配到我读书的中学来了，但是不当班主任，只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而我初中的班主任是一位刚从师范毕业的学生，有着北方姑娘圆圆的脸，红扑扑的双颊，细细弯弯的眉毛。虽然没有长长的睫毛，但是有双深邃的眼睛，时时在闪烁着生命喜悦和热情的亮光。她姓吴名清璋，给我们上语文课，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非常好听。升学是人生旅途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从上中学的第一课起，就立志当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就在那个艳阳高照的夏日，我每天提着书包，赤着双脚，穿过滚烫的柏油马路，穿过用石头铺路的小巷，穿过凤凰树底的浓阴去上学。

“光阴似箭”——这是我学生时代常用的形容词。第一

个学期很快地过去了，就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春天是个阴雨绵绵的季节。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徐老师在上午下午放学的雨天里，总是提着一把雨伞站在教室的走廊上，等着我的班主任走下台阶，马上跟前去，可惜慢了一步，我看见窗外的吴老师固执的打开自己的伞，满脸严肃的往前走。徐老师在背后亦步亦趋，湿湿的操场泥土地上，一条长长的脚印前后重叠，变成一条小小的水沟。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我想徐老师难道要用看紧小学生的办法来看紧我的班主任。

时间从不会放慢自己的脚步，又是阴雨绵绵的春天，这是我读初中的第二个春天。徐老师依然提着那把雨伞，下课铃声一响，他及时地打开雨伞，二位老师同步走下台阶，并肩走在靡靡的雨中，湿泥土留下二排清晰的脚印。我望着窗外，只见徐老师小心翼翼地和着吴老师的步伐像学生做操一样，避免一前一后，在伞沿底形成整齐的脚步。遗憾的是，徐老师的上身严重右倾，把大半伞面遮住吴老师，却把自己的左半身暴露在雨中。学生们窃窃私语，认为徐老师做得很好，如有人感冒，也才有人照顾。

到了第三个春天，我初中三年级的春天。我望着窗外，雨已歇了，二位老师同握着一把伞，紧紧地挨着，都低着头不知在说些什么。脚步很慢很慢，在泥地上留下又短又浅的脚印，形成一条很轻松的弧线。这是一条由数学老师牵动的线。看来爱情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同样的，我也很有收获，学业猛进，考试成绩总是班级数一数二。到了报考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吴老师叫我去谈一次话，他说：“四中的高中不办了，改为化工学校，学校很有把握会录取你的。”我不知道这是吴老师的意思呢？或是与徐老师共同商量过的意见

呢？总之我很感激二位老师对我一生前途的关爱。

最终我还是离开四中，考进了厦门五中顺利完成三年的高中学业。1962年考进厦门大学，在大学里，生命有了更多诱惑。浩瀚书海里有很多知识可以追求。我淡忘了初中的两位老师。1967年我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山区当中学教师，除了教物理化学还要教数学。站在黑板前，我想起徐恭仪老师，我成了他的衣钵传人。其实我很不配，记得徐老师手执粉笔可轻松地在黑板上划出一个圆，而我用圆规也画不好，圆线的头尾常不能衔接。啊！徐老师已经十年不见了。

我匆匆结束了教师生涯，到泰国住了二多十年，我成了商人资本家。时过境迁，中国也到处掀起了经商致富的热潮，我有机会于1993年到厦门，经人介绍到四中校办厂去订做塑料模具。

我又想起了吴老师和徐老师来，赶紧到校办公室去打听。不到二十分钟，徐老师被请来了，他刚退休，住在学校宿舍里。阔别了三十五年，徐老师还认得我，而他那苍老清矍的脸还留着当年英俊的轮廓。我们一起走向操场，仓促间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只好冒昧地拿几百美元送老师。老师依然沉默少言，我只好赶紧找出一个话题问徐老师：“家还宽敞吧？有几个人住呢？”等了半晌，徐老师还像年轻时那样，悲喜不动声色，慢慢回答道：“地方不大，我一个人住呀！”我感到十分愕然，吴老师去了哪里？难道早年那窗外的故事没有结局？我和徐老师都默然良久。来到篮球场边，那棵少年时代爬上爬下的玉兰树已被砍掉，那个汲水洗脸的井也被填掉了。此情此景就叫做往事如烟。时光不能倒回了，我感到索然无味，惆怅的告别了老师。

三年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初中同学成立校友会，约在厦门一家夜总会聚餐，有酒有菜，卡拉OK自然也是有的。我们这些往年赤脚上学的老土，今晚唱起了靡靡曲来。我问同学：“为什么不请老师来参加呢？”同学说：“吴老师早就联系不上了，徐老师死了。”我以为听错了话，吃惊的重复问：“你说什么？”。有一个同学说：“听说是为了爱情自杀的。”接着又说：“徐老师因为资产阶级思想，文革期间被斗得半死，都能忍受下来，到了今天，何以要寻短见？”是的！徐老师你为何要寻短见？难道你是受不了刻骨铭心爱的煎熬，想要抛弃衰老的躯壳，让年轻的灵魂自由飞翔，去找回往昔心心相印的快乐。或者是你们曾经有过同年同月死的山盟海誓，到了必须承诺的大限了？！一个夜晚，一个苦等了几十年的夜晚，那迟来的灵犀引导着你走向天人合一的无限世界，去等待或寻找一个永久的伴侣。就在这个晚上，老师你给自己的生命轻快地画上一个圆。生命是个不如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的圆，一个封闭的圆圈代表着人生空空如也。来也空空，去也空空，既然都是空，你又何必要耿耿于怀，拳拳在意呢？为何要沉沦在无边的苦海中，不知回头是岸呢？生和死是人类被自然所支配的一种游戏，而你却要愤慨地抗拒死的被动，坚持要自觉清醒地死，以便惬意地带着自己的爱离去。老师，你是在哪个夜晚离去的，一定是在漫天星星都变成晶莹泪珠的夜晚！

窗外又吹起风来，窗外又下着雨

老师，你在哪里？

似水年华

赖锦廷

女儿新近在湄南河畔买一座别墅，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坐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听着悠扬悦耳的歌曲，透过落地窗望着窗外那一片美丽的景色：夕阳正在为西边抹上一片嫣红，也为河对面大大小小的楼房镶上一道道金边，而湄南河金黄色的河水正在缓缓地流向远方。

此时此景，让我忆起童年时家后面那一条从湄南河流来又流往湄南河去的小河，也让我想起我们小学校园中那一道小溪。当年的河水清澈见底，树荫下的小溪更有快乐的鱼儿游来游去。不像现在高科技、高发展的时代，河面尽是垃圾、废物，河水更遭到严重污染。

童真年代是最值得我们回忆的，每个幼小的心灵都像一张白纸，充满着爱，爱家庭，爱学校，受父母，爱师长，爱同学，爱世间所有的一切。一个美丽的倩影会让我们一直思念至今，一两首唐诗宋词也会牵动我们整个心弦，有时一两句毫无意义的话也会让我们感动万分。其实人世间又有哪位少年郎没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呢？

但人总是会长大的，世事也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当五

五年我乘海后轮前往汕头时，世界一下子变得很大很大。躺在大海的怀抱中，我亲身感受到海的伟大，海的浩瀚。但七洲洋毕竟不像湄南河那么驯良，虽然有时风平浪静，但更多的时候波涛汹涌，狂风恶浪。只有在天气好的日子，我们——两位易三仓英文书院同学，黄赞远和熊敬棣及进德学校的古爱云同学加上我才会走出船舱，到甲板上去看大海，看蓝天，看白云，看水天一色的壮丽景色。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看海鸥在海面上自由自在地飞翔。

那时，我们每个回国的青年人都怀着同样的心理，对未来的憧憬，对新中国的向往，同时也渴望着像那海鸥一样自由自在地翱翔在广阔天地间。

到中国之后，我就和黄浦江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黄浦江一点也不像我们湄南河那么悠闲，繁忙的江面尽是船来船往，五六十年代中国许多货物都从这里运往长江，运到中国和世界各地。也许只有江对面浦东地区那一片绿油油的菜地还现出几许我们泰国的田园风光。

那时，不论是在上海市控江中学念高中，还是在安徽大学念外语，也不论是节日还是假期，我都会来到外滩探望黄浦江，有时还会穿过白渡桥沿着苏州河从上海大厦走到四川路。频繁的政治活动紧绷住我们每一根脑神经，五七年的反右、五八年的大跃进让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或许只有来到黄浦江畔，我们才会松懈下来，紧张的心情才会拥有宁静的一刻，得到暂时的休憩。

在祖国的日子里应该是幸福的。老师们、教授们的关怀，同学间的友爱、情谊如今还经常萦绕在我脑海中。他们的鼓励和慰藉让我在那艰苦年代里感到无比的温暖，其间还曾有

几位多情的女同学主动示爱，但当国家还在艰苦困难的时期，我又怎能静下心来去考虑个人的幸福

或许真正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香港那一段时光。香港的海特别的蓝，特别美丽，也特别令人留恋。六一年我来到了香江，蕴——我们安徽大学数学系一位女同学也随后来到了这东方之珠。由于我们有共同的背景，都是来自国内同一所大学；有共同的理想，都是一心一意想出国深造，将来回馈祖国，而我们年纪又相仿，在这陌生、举目无亲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比较亲近。当时为了出国，我们还得要一张香港大专文凭，为此，我们都报名上了当地一间中文大专书院。由于她住在九龙，我住在香港，每天晚上散课后，她总是陪着我，沿着漆咸道慢慢走到尖沙咀的天星码头，一直等我上了渡轮，她才乘巴士回自己住的地方。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由于我们都有大陆的背景，虽然考取了香港大专文凭，申请美国留学签证还是久久没有着落，而那时祖国更在风雨飘摇之中，文化革命的大风暴很快就要来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我们心情都非常沉重。

有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蕴突然对我说：她心里很闷，不想回去，想在外头过夜。于是我们就这样毫无目的在街道上游荡着，最后走累了，就在旺角码头附近避风塘中租了一个小艇过夜。当艇娘把我们摇到海的中间，远离了都市的繁嚣，远离了岸上的万家灯火，四周一片寂静时，传来的就只有海上的风声、浪涛声，还有海浪拍岸的声音。

在这美丽宁静的夜晚，蕴和我坐在一起看天上的月亮，看天上的星星。随着海风，蕴的发梢不时飘拂在我的脸上，

散发着芬芳。在皎洁的月光下，她在我眼中变得更美丽，成为了一个圣洁的女神。像那个年代许多中国青年一样，他们都希望为国家多做点事，都希望贫穷落后的国家能很快就赶上欧美列强。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期望能到外国深造，攀登科学的最高峰，蕴就是他们其中之一。可是他们之中又有几个人能够如愿实现他们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们感到彷徨，感到失落，感到苦闷和烦恼。

在这温馨、夜凉如水的晚上，空气中弥漫着浪漫，我们一夜无眠，谈着过去，谈着现在，谈着未来，谈个人的出路，谈国家的前途，在这漫漫的黑夜我们一起等待着黎明的到来，或许我们也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生命曙光的出现吧！

四十年过去了，蕴后来终于去了加拿大，实现了她毕生献身科学、造福人类的心愿。如今她应该是国际上的一位非常卓越的数学界权威。在这湄南河江畔，我默默地为她祝福。

回想自己，几十年的岁月在庸庸碌碌中度过，三千多个日子在纸醉金迷、争名逐利的污水浊流中浮沉、挣扎，往日为国为民的雄心壮志却早已消失在那茫茫的大海之中，这又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

逝者如斯，湄南河的河水还在缓缓地流着，流向更远的远方……

路 灯

刘助桥

当年离开中国，我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与久别的泰国亲人团聚；忧的是，要放弃自己喜爱的文字工作，而步入陌生的商业社会。走过罗湖桥时，心里一片迷惘。

父亲在泰东北呵叻经营百货，零售批发，货物千百种。我初来乍到，不懂泰文，困难重重，最怕讨价还价。父亲能够体谅，安排我坐柜台收钱。这工作很简单，但不会有长进。且看店中业务，弟妹都已驾轻就熟，我半路出家，永远也赶不上，便想另谋出路，譬如向小工业方面发展，单刀直入，或可走出困境。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调查、研究，根据市场需要，征得父亲同意后，我设计出一种干电池猎用头灯，主要供农民抓田鸡用。首批一千只，顺利出手，收益不错。同乡廖金伦叔在泰国和寮国卖过头灯，见我的产品具备调火节能的优点，认定会有销路，甚至鼓励我到曼谷去打天下。

“呵叻起步就一千只，全国七十二府(现已增加四府)，够你做的。”

他的话不无道理，但我没有胆量。在呵叻，有父亲的客路和声望，我管做不管卖，大树底下好乘凉。曼谷就不同了，人海茫茫，我如一叶小舟，不知到哪里去靠岸、停泊？廖大

叔看出我的心思，叮嘱道：“到三聘街去找炳炎盛，猎灯批发行，你就说是廖某人介绍来的，老板娘人很好，一定会相扶。”

廖大叔早年在呵叻开店(据说廖大婶与先母很要好)，后来迁往寮国百色，还居然与一位王族联了亲，寮共夺取政权前夕，仓惶搬回呵叻。临走时，王族打开自己的储藏室，让他挑选礼物。他要了一对印度总理尼赫鲁送的漂亮象牙，一本何香凝先生馈赠的精美画册，我在他家里观赏过，还听他讲过不少有趣的经历。他在百色经商，常到曼谷进货。出发前，对采购先作预算，依照金额，在当地金铺定购一条金袂带，上路时当皮带用，在火车上安睡一晚，翌晨抵曼谷，先到耀华力金行，把金袂带兑换泰币，然后进三聘办货。听得我也像走近了三聘街。

三聘街是泰国商品集散中心，它的历史与曼谷王朝一样悠久，一年到头都挤满了川流不息的生意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商，前去光顾，无任欢迎，但若是进去推销，据说就很不容易，每天都有厂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父亲对三聘了如指掌，我去曼谷他不放心，也没有锦囊传授。

廖金伦大叔的话，给我予温暖和希望。当时泰国市场有三个品牌的打猎头灯，都是进口货，质量很好。我的是半手工产品，相形见拙，不敢贸然去找入口行，估计他们碍于情面(与呵叻早有生意来往)，收下样灯，也只会冷置一旁。他们的洋货长期畅销，大可不必拿不起眼的“土产”来打岔，而且价格也不相上下。我拿着样灯，照廖大叔的指点，到三聘找到了炳炎盛。老板娘果然很和善，听说是老顾客介绍来的，她脸上露出了笑容。她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后，要了两打

货。这是我自己卖的第一单货，而且是卖进了三聘，倍觉欢欣和兴奋。两天后，炳炎盛再要了五打，随后逐渐增加。两年后，有一天，我去炳炎盛，老板娘指着堆在墙角的进口头灯告诉我：“这些货都卖不出去了，各地都只找你的阳光牌。”开始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但事实真是这样。制胜的关键，就是那个节能、调光的装置。它是本地草根族的需要。这是我初入商场的意外收获，“为用户着想”，从此形成了我的经营理念。

头灯生产是小行业，同样存在着竞争。二十年前，我的产品在东北市场占了很大优势，后来，渐渐风光不再了。经实地调查，知是同行削价求售的结果。自己没派人跑市场，信息不灵，调整迟缓，难免受排挤。该如何收复失地呢？我去到莫肯府，向刘晋唐族亲请教，他是家父元贞隆店中出的高徒，久经风雨，早成了商场宿将，是当地客家会馆永远名誉理事长。他热情地接待我，明确指出，东北市场有两个特点：穷人较多，购买力较差，价格就成了竞争的第一条件。其次，大二盘的作用特别明显。自己没有推销员，就要依靠大二盘。说完后，他亲自驾车，带我上门找了两家大客号，凭他的人缘，两家都马上要了货。他们的客路覆盖数府，还通向寮都永珍(万象)，帮我收复失地之外，还增加了市场配额。

素叻府的吴文稼，是泰南知名侨领，七五寿庆时，给全国各地客家会馆都赞助一笔奖助学金，一时传为美谈。他是我的堂舅。一次去普吉旅游途中，曾去拜访他。听说我的蓄电池头灯正进军泰南，取代了割胶工人历来使用的笨重电石(臭土)灯，很是高兴，问我有没有时间，他可以带我到南部

各府找代理商。我说一时还走不开。他见我分身乏术，就在其近邻给我拉了一个顾客。这顾客姓蔡，很有信用，长期靠电话联系，一直合作愉快。堂舅已作古多年，回想当年没及时跟他去走一趟，真是错错错。

还记得创业之初，南邦府乡贤刘炽兴来到我家，见我这个新唐里里外外一把手，忙不过来，即拿了样灯回泰北，投石问路帮推销。清迈客家会馆廖瑞泉永远名誉理事长，多年前就帮我找过客号，最近听说我换了北部的推销员，电话中便忙不迭地交带，有空请去他家认识，日后有什么事儿，或可帮忙。真是有心人。

事物都在发展变化，科技时代更是日新月异。小小头灯，在我手中就有几代的衍化。例如今年推出的二极管(LED)头灯，就比广为使用的氩气泡灯省电十倍，灯泡耐用上千倍，大受欢迎。我感到幸运，常以新产品领先同行，原因是远居台湾、香港、澳洲和大陆的乡亲，都曾主动为我提供过先进的样品。我的产品已走进全国七十六府，并流向周边国家。我忘不了各地亲友给我的种种帮助，否则我不可能一步就跨进三聘，甚至压根儿没搬来曼谷。他们为我点亮了走进商场的路灯，那是照耀我后半生路程的明灯。

如今，我正向第二代交班，在商业社会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没有我半路转行的困苦。佛国教化也培养了他们的善心，乐意做些扶贫救灾的事。我提示说，出钱出力做善事是必要的，但那些给我点亮路灯的人，他们是以知识、经验和智慧扶助人，效果更好，影响更大，不仅帮你一时一事，还可能让你受益终生，甚至造福家庭和社会。

留中合唱团走过的路

陈崇勤

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全世界都在掀起中国热。在泰国学中文唱中国歌也变成时尚，连正规的泰文学校也开始教学汉语课，直接间接地促进泰中关系更亲密和谐，此乃时代的趋势。

陈汉涛创办留中合唱团

陈汉涛是上世纪60年代自中国学成返泰，他赤手空拳地创业几十年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从不忘怀中国把他培育成才；泰国给他事业的一切。他知道，现在知识有了，基业稳固了，再加上家和万事兴，是回馈社会、报答祖国的良好时机，现在不做还待何时？时代召唤他，天职召唤他，促使他认定作为有远见和有良知的事业家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头，因此他毅然地决定和同窗校友们共同筹建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其目的是广收众多校友共同架起泰中友谊桥梁，更深更广地促进两国人民关系亲密和谐。

于2002年11月大学总会成立了，陈汉涛担任首届主席，他带头出钱出力，大力推展会务，走访侨社精英，拜谒中国驻泰大使馆，觐见泰皇室官务处，最终如愿地获得和蔼

可亲的晏廷爱大使允诺当总会荣誉顾问，而最难能可贵的是获得全国人民爱戴的诗琳通公主恩准，任永远最高荣誉主席，从而使他更充满信心地全面开展工作。

诸如与中国大使馆合办中国电影周，甄选好影片介绍予广大青年观众观赏；于国庆节时举办中国图片展览，让侨界和当地泰人了解中国现代史重要史事和经济建设新貌。更不能不提的是于2004年7月泰中建交29周年时，总会暨辖下合唱团在曼谷文化中心成功举办了较大型的音乐庆典晚会……。这些事例泰华有口皆碑。

紧接着大学总会的成立，陈汉涛马不停蹄地筹备留中合唱团，这是时代的强音，担负起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泰中友谊的群众性工作。同时合唱团可使更多校友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使生活过得充实自在。

基于这个理念，陈汉涛四处寻访音乐名师，为求能教能唱，品格高尚的师资，以达致高水平 and 走正道的合唱团。当时他打听到有位赵一平老师，正在集美合唱团教歌，地点位于偏僻的冲暖喜巷里，他毫不犹豫地驱车赶往，二顾茅庐聆听赵老师的现场教课，果真见到她热忱、熟练且具独特的教学法，使同学易懂愈想学。陈受益良多，因而深信赵老师乃是当今的好老师，随即向她表明来意，斟酌后当即聘请赵老师当合唱团的老师，赵能为总会服务也同样欣喜，二人一拍即合。

为了各方便利，陈汉涛把上课地点安排在自己家里。他免费供应晚餐，也不收学杂费，始终如一的付出，完全不计回报。此外他还委派小李和小魏两位女秘书分别随团服务，协助复印歌篇，考核同学出勤等弥补一些欠周之处。更难得

的是他几乎次次披甲上阵，使同学更致力练习。赵老师也全力以赴，认真指导，一丝不苟。陈赵二人的精神和魅力，感召了许多校友慕名参加，认真练习，进步非凡。

合唱团发展迅速，进步快，陈欣慰之至，因此他把多年的愿景和校友们的心声浓缩成富于韵味的诗篇：留学时光终生难忘，友谊芬芳地久天长，为泰中友好架起桥梁，湄江学子后浪推前浪。并由赵一平老师谱写成《校友之歌》。这首旋律热情活泼的校歌，不但是歌友所喜欢，连非合唱团的校友也爱唱、易接受、易普及、易产生共鸣。所以总会已把校歌当作一年一度校友联欢大会的开幕歌，传唱至今仍不衰。

最初合唱团的宗旨是校友内部联欢的单一活动，后来在陈汉涛的推动下，慢慢地走向社会，展现留中总会的壮举。

于2004年7月泰中建交29周年时，合唱团在曼谷文化中心举办较大型的音乐庆典晚会，与会者除了泰华各界侨领和音乐同仁外，泰皇室还特派枢密院大臣素拉育朱拉暖陆军上将莅临观赏，并致祝贺辞，气氛隆重，节目丰富多彩，获得好评。同年12月底，泰南发生世纪大海啸，人命伤亡，财物损失惨重。合唱团联合泰华各界共同举办赈灾的慈善音乐晚会，将所筹集善款，送达泰南救济，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心，也获好评。

赵一平爱上留中合唱团

赵一平是与留中合唱团的成长分不开的，自她踏上泰国以后，就感受到泰国自由、民主、人民友善，风景秀丽，因而爱上美丽的泰国。虽然她身处异国他方，也不感到陌生。她热爱工作，热爱同学，同学们也热情好学，年长者更把她

当做女儿一样关怀备至,使她感到生活在亲人怀里一样温馨愉快,不知不觉地融入泰华社会不可分隔的一份子。

赵一平当留中合唱团老师四年了,她始终兢兢业业,对基础较差的新同学尤为关照,谆谆善诱,以期跟上集体,共同进步。

赵老师非常了解泰华的歌唱水平,她深知不能照搬学院派的方法,因此她常常强调:科学的方法就是歌唱的共性,在共性的前提下才能发展个性、表现个性,以符合观众的要求,时代的要求。所以在她的教学中始终体现了因材施教,因人而宜的教学理念。

课堂上赵老师更是用心在教,有想法、有设计、有目的,舍弃教条,因此每堂课大家都感到有质量,有收获。更为深入的是同学唱歌时,她总是仔细聆听每个人的歌声,并能准确地指出他们的问题,并给予解决的方法。

在教材上赵老师也非常广泛吸收不同流派的长处,有美声、有通俗,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的作品,让大家吸取更多的养分,以增加艺术修养,藉以提高音乐鉴赏能力。

赵老师还是一个谦虚好学的人,她从不放弃仅仅的学习机会:如她回国探亲时,总是去听讲座,或购买资料;又如中国著名指挥家吴灵芬教授以及“厦大”吴培文教授来“留中”讲课时,她总是和同学坐在台下认真听,仔细记。赵老师常常谦虚地说她和留中同学一起成长,那是因为教学相长,才能不断进取,不断进步。

勤奋好学是赵老师教学成功的要素,爱心更使她与留中结下了缘。几年来她始终与同学打成一片,不结怨,不动怒(这是很多音乐老师做不到的),使同学亲近她,敬爱她:比

如她在教练声时,某些同学偶尔出现荒腔走版的趣事,引来课堂笑声,她从不急躁,总是用爱来指导,不予人难堪,使课堂气氛一直轻松、融洽。

留中合唱团的顺利发展,首功是陈赵二人的正确指导,但全体学员的同心同德也至关重要:大多数同学很少缺课,家住偏远的北榄、挽坑、佛统等地的同学提早驱车赶来,没车的同学要乘坐水陆空三路交通工具(即湄南河长尾船,公车及捷运电车),最后一程是电单车后座赶到学堂。不怕苦不怕难,而且练习时也很投入,尤其是每次大演出前数次加班加点排练也无任何怨言,真是“拼打过赚钱”,值得赞扬啊!

综观留中合唱团一路走来是正确的,但也非一帆风顺。去年领导层因某些意见分歧,没有即时沟通,闹得山雨欲来,后经总会高层领导斡旋才使事件平息下来。

笔者见证了留中合唱团四年来走过的路,目睹平坦道路上突然出现崎岖,以致影响前进步伐,委实可惜。特此寄语攸关者:合唱团成员来自四面八方,皆无经过正规训练,这些所谓艺人的水平和思想素质参差不齐,缺乏组织纪律性,难免会影响合唱团的正常排练,唯独仰赖陈赵二人办团的智慧,才不平凡的走到今天,也走过辉煌,并打下良好基础,来之不易啊!但愿来日接棒人更多努力,完善组织体系,广收年轻学员为首要任务,并虚心与全体学员共同营造温馨气氛,生动活泼和多种风情的合唱团,再现辉煌。

紧张而愉快的大学生活

范基山

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早上，班主任很高兴地亲手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交给我，并表示热烈的祝贺！我稍睁大了眼睛看着录取通知书，愣了半天才想起来向班主任道声“谢谢！”，两手紧握着班主任的手不放，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入学报到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用过早餐，就赶忙背着简单的行李，从北京华侨补校到动物园转乘三十二路车，到了北大西校门就直奔北大新生报到处，目不转睛地在公布栏上寻找自己的名字。办完入学手续后赶紧走到已安排好的四十四斋男生宿舍大楼，放下行李就跟同学拿着劳动工具走到生物系的“万斤试验田”，卷起裤腿，以冲天的干劲，一直劳动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拖着疲惫而沾满了污泥的身体回到了宿舍。冲洗干净后，躺在床上，并随着打呼噜的声音很快地进入了梦想……这是当时北大新生入学的第一课，也是人生的重要一课。

当时的中国大学生必须寄宿在校内，除了伙食费(包餐

十二元五角)外，一切均免费：包括学费、教材、住宿费以及一切学习活动费等，而穷苦学生也很容易领到助学金。我班上一位山区少数民族同学万分激动地说：“只有新中国，我们山区贫困少数民族子女才有机会上大学。”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支，站得高，望得远。是为了今天的科学兴国，而培养了大批高精尖的科技和高级管理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的英明决策。我们的地球物理系就有来自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子女。刚开学不久，北大马寅初校长还参加了专为欢迎来北大学习的华人子女所举行的联欢晚会，马校长勉励华人子女努力学习。大学各班级都取消了班主任制，而是成立班委会来自行管理，由班主席全面负责，班长负责学习工作，下设各科代表，开展一帮一互助活动，班体委负责体育活动，生活委员负责生活福利工作，文艺委员负责开展班的文艺活动，安排得有条有理，保证了全班正常的学习生活。

我很高兴能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天气学与动力气象学专业(不久又分出来另立地球物理系，即现在的物理学院大气科学系大气科学专业)。当时学习的科目多、分量重，因此要求在三、四年级要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在六年期间，要学习的基础课包括数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两方面，例如高等数学、理论物理学、理论力学、原子物理学、流体力学、热力学、无线电学、计算数学，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专业基础方面有大气地面观测、无线电探空和雷达探测等科目。这是掌握高深专业理论和科学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基本知识，因此，学校历来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工作。

我们在大学的学习生活，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三角形的三点连线”。即宿舍——食堂——课室或图书馆——宿舍。学校范围很广，有时从宿舍走路到课室要用上十五、二十分钟。我还算走运，有一位印尼同学，多带来了一辆自行车，他就送给我用了，有了交通工具就方便得多了。我们每天下午都活跃在体育场上，有时跑步，有时是踢足球、打篮球或乒乓球。假日多数是在校游泳池或骑自行车上颐和园去游泳；到了冬天，几乎每天都在未名湖冰面上滑冰；平时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的上午都在图书馆看书，而午后是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逛街、理发、买日用品等，算是度过了一个星期天。当时，多数侨生在国内是没有家，没有什么亲人，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可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住在校内。想家的，也只能一个人偷偷地流点眼泪了。但是，当时政府对侨生的思想，生活和学习是很重视的，每年的春节都为侨生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组织归侨联欢会，而中侨委的廖承志主任都跟侨生们一起在宴会厅观看演出。一九六〇年北大还专为侨生开设了华侨食堂，提高了伙食标准。我们有了侨汇票时，就邀同学到食堂去加工食品，改善了一点伙食。

我们在大学的学习生活是十分紧张的，但精神上也是十分愉快的。我们从来不愁吃住，不愁没有书读。因为，学习之一切费用由国家包下来了，毫无后顾之忧。学校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崇高的理想教育，高尚的品德教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集体的教育；要有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和积极努力的工作态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明树人的艰难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其中包括

普遍成立了民族院校，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并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由于学生学习目的明确，学习积极性很高，校园内的学习风气十分浓厚。二十一世纪是龙的传人的新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但在数量上居于世界第一位，就在质量上也会居于世界之林。从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会夸大。



一九六〇年冬和同班同学在北大校园内“爬雪地”



一九六一年和北大同班同学春游长城时留影



和北大同学郊游时的“童年的回忆”

放水灯三境

曾心

生命是流动的，水是流动的。我心中的水灯，随着流动的生命和流动的水，飘呀飘呀，飘过我的童年——中年——老年。

小时候，我生活在曼谷的郊外——老韭菜园，随父母种菜种草药。

我家菜园西边，有一条铁路，时有火车隆隆奔过。当时我的幼小心灵就像一只蹦蹦跳跳的小鹿，既喜欢大自然的原野，又时常抬起天真的头遐想——多想看看农村以外的热闹世界。特别是雨季过后，河水高涨，一听到近处高脚屋的泰国人家播《放水灯》的歌，就知道水灯节快来了，脑子就异想天开，巴望爸妈能带我们到湄南河畔，放盏闪闪流动的水灯。

幻想的水灯总比现实的水灯漂亮。

当年在农村，爸妈家务繁重，靠着租来几莱地耕种和饲养鸡鸭，来养活一打孩子，男女各半。一早爸爸就挑着菜和草药去买，回来又挑着一担饲料；白天爸妈下地劳动，傍晚妈妈还要饲养鸡鸭，晚饭后，一家坐在矮凳上，围着一盏小

油灯，把菜与草药扎成一捆捆，以便一早赶集去。生活这样沉重，爸妈的脑海里，怎能会有这个充满民间神话的水灯节呢？我的童年到少年，都不曾到过湄南河放水灯，只有几回跟村童，用芭蕉叶摺叠成一只小船，插上几朵野花，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入清澈而甜美的村边的小溪里。虽然没有燃着闪亮的香烛，却随着风声和口哨声，带走我天真无邪的童梦。

后来，我家弃农经商，从农村迁移到城里，也不曾到湄南河畔放过水灯。然而，真没想到，1956年，我自己竟成为一盏水灯，“飘”到中国读书。一去竟二十七年。等到“飘”回来时，已是年到中年。

回来初期，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在我一个人的肩上，每年水灯节的日子我几乎都忘了。等到置了新家，恰巧离湄南河只有两个车站远。不知有多少回，从广播声中听到《放水灯》的歌曲，心想该带妻儿到湄南河放水灯。但是心想与现实还有一板之隔，有时等了妻子教书回来，孩子上学还没回来，有时等了孩子回来，妻子却没回来，有时又自己忙不过来，只好一次又一次“算了吧”！

一年，我儿子考上朱拉大学医疗系。全家乐开怀，好像中了头彩，早早就约好今年无论如何要去放水灯。这次是我一生中到湄南河畔放的第一盏水灯。

那晚，我们在路边各选了一盏水灯。儿子看到我选的水灯是塑料材料做的，便说：“爸，别买这种，它不会腐烂，将造成河水污染。”我依了孩子，买了一盏蕉叶做成的水灯。我们放水灯的地点是在攀洛码头一带，对面是金光闪闪的玉佛寺，左边是帕宾诰大桥，右边是摩天的黎明寺，水波粼粼，烛光闪闪，千万盏水灯随着湄南之水南流去，景色十分壮观。

我们一家第一次各托起水灯许了愿。经过坎坷人生的我，觉得宁静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不敢再向皇天后土祈求什么，只把我一腔感激的恩情浓缩在小小的水灯里。于是，我屈膝蹲下身去，轻轻把水灯放飞，转眼间，就溶入水灯群中去，分不清那是你的他的我的。

妻子和孩子，也都各自默默许了心愿。许什么心愿，这是各自的自由和保密，谁都不曾过问谁。

往后，不知是各忙各的，还是各自已许了愿，似乎没有再去飘放水灯的欲望了。只有我偶尔陪大陆、台湾、香港和东南亚文友去过几次。其情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淡薄了。

步入晚境的我，每当放水灯节，依然喜欢听那首《放水灯》的老歌，但再想不到湄南河放水灯和观看水灯了。我喜欢独自在庭园的石头上盘腿而坐，心境宁静，眼下那块青青的草坪，仿佛变成碧绿的湖，蔚蓝的海。更奇妙的是，它竟能无限延伸，延伸到泰海湾，延伸到五湖四海。啊，一条跨国界而不分皮肤种族的大河在我眼前奔流。我轻轻地把心灵编织的水灯放飞，让它飞到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地方，飞到那悬挂着古典的月亮，古典的星星的古老宇宙空间里。

以前，我总是很知足，从来不敢向皇天后土祈求什么，眼下见天下如此不安宁——战争、绑架、禽流感、自然灾害连绵不断，我终于打定主意向皇天后土祈求——世界吉祥与和平！

侨史笔耕苦与乐

徐仲熙

生遇乱世，幼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寇南侵，泰国划分军事禁区，父亲为老幼安全之计，将我随祖父母送回祖籍广东省丰顺县横潭村(回国前，祖国无亲人)，使我有机会接受祖国优秀文化的熏陶。六四年毕业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专业，因家庭出身之嫌(父母家人全在海外，另外土改时划的家庭成份，五五年万隆会议后，改变为华侨小商，还“嫌”什么，令人费解)，政治属降级分配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蛀书”近二十年，文革十年浩劫余生，在祖国艰辛地熬过四十三个春秋。

八二年返回泰国，与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双亲、姐、弟、妹团聚，当时亲人相见不相识，拥抱痛哭……双亲年迈，已无做生意，姐、弟、妹各自谋生，自己只好做“碌将”为生，生涯坎坷。社会对人冷漠、无情，这些艰辛和不愉快的经历，不堪回首。

然而，有一事我觉得值得回顾。生活在自由社会里，虽然工作忙，生活清淡，但可以自由从事文艺创作，充分抒发内心情感。为此工作下班后，利用空余和节假日时间，潜心钻研华侨史，坚持业余创作。不少好心人，见我日夜操劳，均良言相劝说：“何必那么辛苦，写文章赚不了几块钱。”的确，写文章是挣不到饭食的。不过，我曾在编特刊《邑人笔耕》栏目里编者按写道：从事工商企业，成功者可称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对国家人类作出贡献；从事文艺工作的作者、

作家，其成名著作，无法以金钱来衡量，它是文化的精华，人们精神的财富，是无价之宝而流芳百世。我写侨史的目的在于：其一，国父孙中山先生题词曰：“华侨为革命之母”；其二，我祖辈三代为华侨，祖父年轻时在汕头打工，父亲出生于香港，七岁随其父旅暹谋生，在泰国度过近一个半甲子；其三，东南亚各国华侨最多，求学时代便立志写华侨史，选修东南亚历史专业；其四，华侨在异国备受殖民主义者的歧视、迫害和排华，其生存及其悲惨，是一部血泪史，我曾以诗写道：卖猪仔，殖民贩子屠刀宰，华工尸骨遍天涯。字字泪，句句血，章章悲。

把先侨梯山航海，在异域落地生根，艰苦奋斗，白手兴家的精神，告诉后代，使其能继承和发扬华侨的光荣传统。在祖国年代，不敢动笔，生怕运动一来，白纸黑字，成为罪证，只偷偷做些资料卡片，现在可以大写特写了。

然而，在创作侨史存在不少困难：首先是缺乏资料，查找侨史资料非常困难，此期间，我是客总图书馆借书和阅览的常客，但也不易找到，因为图书馆没有书目，要在书堆里寻找有似大海捞针，幸好图书馆员何小姐非常热情提供线索或直接帮我查找而得解决。另外我常函请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老同事帮助我查找有关资料，大多达到目的；其次是时间，因为是业余时间，找资料写作受到限制，如节假日图书馆闭馆，写作无法连续，写一篇文章拖延的时间很长，如写《论泰国客家华人的历史》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再次是出版书的经费问题，写成了书要出版，还得搜索枯肠筹集出版经费，领薪人的经济来源，只有节衣缩食方能解决。二十多年来，撰写“华侨史论文”及“华侨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约五十多

篇，侨史处女作《建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华工》刊于《新中原日报》副刊，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一日和十二日连载，有的论文发表后，被国内外书刊转载：计有《论泰国客家华人的历史》——梅州《侨乡月报》2002年第四、五期转载；《略述泰国的华人社团》——《泰中研究》第二辑转载；《泰国丰邑华人制革工业发展概况》——丰顺县《丰顺乡情》总十三期暨《泰中研究》第三辑转载；《论丰邑旅海外的华人》、《论丰邑华人工商业发展概况》、《华侨对发展丰邑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以上三篇被编入丰顺县《丰顺文史》第十一辑。经过艰辛的耕耘获得收获，感到快慰。将撰写的论文汇编成《丰邑华人的祖国心》暨《美洲与泰国近代华侨血泪史》两书出版，邮寄赠祖国省、市暨重点大学图书馆，获国内外读者、学者较好的评价。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博士生郑一省先生，在北京图书馆阅读《丰邑华人的祖国心》一书，2001年1月1日，乘来泰旅游之机，专程到丰顺会馆向我索此书，作写博士论文资料，2003年夏，日本早稻田大学院太平洋研究科村鸠英治教授，在泰国客总图书馆见《美洲与泰国近代华侨血泪史》一书，特来找我索此书，对此，我感到莫大的鼓舞。

通过二十多年华侨史笔耕，使我体会到：泰国众多的华人社团对华侨史的写作是一个空白点，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支持，惜哉！

现在我以颂华侨诗来结束本文，诗曰：

**离乡背井谋生旅，浪迹天涯漂泊去。
露宿风餐创业艰，生根落地兴家举。
垦荒拓埠建丰功，开发资源贡献巨。
筑路修桥义善施，流芳百世书刊抒。**

在银色的世界里 ——记我在大庆一段难忘的经历

余秀兰

一九六二年我考上华侨大学化学系，一九六七年我大学毕业，正值文革期间，学校领导都靠边站，一九六八年军管会进校主持毕业分配工作。当年的政策时：到边疆，到农村，到部队，到工矿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被分配到石油部，再由石油部分配到松辽石油勘探局，最终被分配到全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大庆油田。

预支一个月的工资，打点了简单的行李，穿着屁股上补了两个大补丁的裤子，我就匆匆启程前往大庆报到了。当时大庆还是保密单位，全中国人民都知道有个大庆，但都不知道大庆在哪里？我们的报到地点是“黑龙江省萨尔图二号院”——这就是当年大庆的代号了。大庆革委会把我分配到大庆总机械厂，厂领导说：“将来会安排技术工作，现在先到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吧。”于是我被分配到铸铜车间造型班当起翻砂匠来了。这活可是既脏、又苦、又累，厂房外是零下二十多度的天寒地冻，厂房内是二十到三十摄氏度的高温。

一个来自椰林的归侨姑娘，被分配到东北大草原。说起草原，人们总会想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诗句；但谁能了解到生活在大草原的人民要战胜多少困难，才能在这里生存呢？尤其像我们这些南方人，要克服的难关可真多：有气候关、生活关、劳动关等等，我最终也都战胜了种种难关。

我初到大庆正是7、8月份，在南方还是大热天，可是大庆的天气却已经有丝丝凉意，晚上钻井队员在野外打井，还得穿上大棉袄。夏天草原的气候还算不错，挺凉快的，可是到了晚上要到屋外去，就没那么舒服了。最可怕的就是草原上的大蚊子，一只只比苍蝇还要大，成群结队地在你头上飞来飞去，还在你脸上狠狠地吸血，真是一群“亡命之徒”！你只要用手在脸上抹一，都可以抓到好几只。难怪草原上的人晚上外出都要戴蚊帐帽——一种有如南方大草帽那样宽帽沿的帽子，有蚊帐垂在肩上，只有这样，才能避开那些“亡命之徒”的袭击。

六八年我们来到大庆，那时已经不是大庆最艰苦的岁月。最艰苦的日子是刚创建大庆时，从全国调来了大批复员军人，从西北调来了大批石油工人，到大庆参加大会战。这些人来到这人烟稀少，狼群出没的茫茫大草原安营扎寨，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硬上马。那时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只能靠人拉肩扛把庞大的钻井架、井台从车站搬到钻井地点。英雄的石油工人，他们头顶青天，脚踏荒原，渴了，喝井水；饿了，啃窝窝头；困了，在工地的管道上躺一会。在这场战斗中，涌现了一大批以“王铁人”为代表的先进人物，他们确是一批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是不负盛名的“大

庆人”！

我们来大庆已有“干打垒”可以住了。“干打垒”就是一种土造的房子，用泥土参合着碎草，打成土砖；再用土砖垒成土房子，房顶铺上油毡纸、稻草，再用泥浆抹顶，抹墙就成了。这种干打垒房既无钢筋，也无水泥，当时只有少数机关厂房才是砖瓦房。

我和车间女工就住这样的“干打垒”房，两间房连在一起，中间用一道火墙隔开来。一道火墙给两间房取暖，一进房里，门口有一个炉子可以烧火，平时烧天然气，当天然气供应不足时则烧石油取暖。宿舍前面都有油坑，厂里派人把石油倒在坑里，以便天然气不足时烧。炉里燃烧的热气顺着火墙从烟囱排出，我们还要定期爬到屋顶去清理烟囱里的灰尘，这时候，人们不难看到现代的黑脸“包公”。

我初到宿舍时，有一次轮到我烧炉子，打开天然气的闸门，啊！停气了。于是我拿铁锹到屋前油坑去铲石油，接着点火，顷刻间一声巨响！火墙爆炸了，火墙里黑黑的烟灰随着砖块全炸开来，两间宿舍脏得一塌糊涂。原来由于我的疏忽，忘记关闸门就去装石油，谁料天然气又送来了，充满了火墙和炉子，我一点火自然会爆炸。事后两宿舍的姑娘们只好无奈地去拆洗被褥，我好难过，责备自己太粗心，万幸的是还好没有人受伤，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们在南方习惯吃大米，虽说不如现在的茉莉香米，但是仍然过得惯。到了大庆，无论你的粮食定量多少，普通人26斤，我们翻砂工定量50斤，这定量中规定，没人每月一斤大米，一斤小米，八斤白面，其余为粗粮，即高粱米、玉米面等。高粱面和玉米面可以做成窝窝头，高粱面做的窝窝

头外表像猪肝，特别硬；玉米面煮成的黄面糊还比较好喝。馒头、包子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每天的菜谱几乎千篇一律：炒白菜、炒萝卜、炒土豆。所谓“炒”，其实跟煮差不多，菜里几乎见不到油，因为每人每月只有2两油(100克)，三两肉(150克)，好久才可以改善生活，吃一顿饺子，哪怕只是素馅的，也是难得的享受。普通的工农家庭差不多都是窝窝头、黄面糊、大葱拌大酱，简单过日子，其他副食、水产、荤菜，都难得一见。南方孩子吃甘蔗，大庆的孩子啃“甜杆”(玉米收成后的杆，把外皮剥掉，中间那根杆，在嘴里咬，吸其甜汁。)每人一斤的大米，各家都舍不得吃，留着等家里有病人时熬粥吃；小米则是产妇最好的粮食；若有客人到家，包顿饺子招待，就算是山珍海味的盛宴了。如此艰苦的日子，可是当时战斗在大庆的石油工人、知识分子、家属，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人因日子艰难而退却；他们以开发大庆为己任，为甩掉“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而战斗。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民族，这是一群宁折不弯的铁人，铮铮铁骨，豪情壮志深深地鼓舞、激励着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和他们一起为石油而战！

短暂的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临了。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剩下光秃秃的树干、树枝。没有了绿叶、红花，景象十分萧条，了无生气，令人怀念起那郁郁葱葱、四季常青、充满生机的厦门来。那年，很早就下了一场大雪，从天空飘下一朵朵雪花，漫天飞舞，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真如诗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所描述得一样。尤其是树上的树挂晶莹透亮，雪白无暇，煞是好看，只可惜当年没有照相机，无法拍下这银色世界的美景。

严冬到来，彻骨地寒冷，北风呼啸，刮到脸上如刀割，房子外滴水成冰，洗脸的水泼到屋外地上，即刻结成冰，每间房子外面都有一座小冰山，就是这么形成的。洗了手必须把手擦干才能出门，否则手指上还有水分，若不慎抓到金属的门把，就会结成冰，使手和门把粘在一起，使劲一拉，能脱去一层皮，严重性可想而知。出门时，我们要全副武装，外面是大棉衣、棉裤，里面是棉毛衣、毛裤，羊毛衣、毛裤等；头戴大皮帽，脚穿大翻毛皮鞋、毛袜，棉手套；口戴大口罩，脖子上围大围巾，呼出来的热气使口罩上都结了冰，只剩下两只眼睛没遮住。冬天出门不能戴眼镜，否则口里呼出的热气，眼镜也会结冰的。这样的穿着，男女老少几乎一样，后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前面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没有这样的全副武装人们是不能出门的，而且也不敢在屋外呆较长时间，受冻滋味很难受。穿这么多衣服，动作非常的笨拙，再加上下雪天，满地积雪，人或车辆经过，雪融化结成冰，使得路上非常滑，滑倒是常有的事；而且一旦滑倒，真的很难爬起来，必须要靠旁边的人伸手拉一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哼几句歌“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对自己加以勉励。

厂房外，零下30多度，厂房里，零上三十度。石油工人脱掉棉袄，挥起大榔头，拿起风枪，大干特干，汗流夹背，尤其是烧铸时，火红的钢水，烤红了工人们脸庞。在和他们一起劳动中，他们非常照顾我的安全，危险之处，常把我支开。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是个身体娇小的归侨姑娘，翻砂匠的活固然是艰苦的，但是我毕竟曾经在华侨大学经历过困难时期劳动锻炼，经过建校劳动，经历过“四清”近一年，

与贫下中农四共同的磨炼。因此，这些重活，累活，我都挺得下来，并以工人师傅为榜样，风枪一打也是一个半天，老工人都竖起大拇指称赞我：“别看小余个子小，干起活来顶个棒小伙子！”我常常夜里上夜班，白天到车间搞宣传工作，出版黑板报等。我在车间突出的表现，受到工人的好评，在大庆期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大庆红旗手。

农历新年快到了，工人们都邀我到他们家过年，因为农历年放长假，女工宿舍的姑娘都回家了，大伙怕我一个人太冷清。但不巧的是，年前我因挑开水回宿舍的途中滑倒，把脚烫伤了，尽管当时穿着棉鞋，脚背还是被烫起了大水泡，还发炎了，脚上穿不了鞋便出不了门。我只好谢绝了工人师傅们的好意，哪里也没有办法去。除夕之夜，两间大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既无收音机也无电视机，即使看《人民日报》也是几天前的了。我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看点书，白天食堂工友为我送饭，附近工人给我烧炉子，带饺子来慰问我。晚上我只好躲在被窝里不敢下地，这年冬天特别冷，气温降到零下38度，宿舍水桶里的水都结成冰了，这是我一生中度过最艰难的农历新年。一个来自湄江河畔的姑娘，只身来到大草原，我是为建设祖国而来，当我想到整个油田工人都在奋战，我这点小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坚强的我终于没有被困难击倒。

在大庆时，最让我不能适应的要算是上厕所和洗澡两件事。那年代，简单的“干打垒”平房根本没有厕所，要上厕所必须要到离宿舍有一段距离的一个非常简陋的厕所——类似于南方农村的茅坑，但比较大，六面透风，蹲在那里，刺骨的寒风掺着雪花刮进来，身子冻得直发抖；解下来的大

小便顷刻间结成了冰，粪池里的粪便逐渐堆高了起来。到了春天，要在冰融化之前用锄头、铁锹把结成冰的粪便锄出来，装上板车，拉到地里准备施肥。结成冰的粪便不会臭，但是当冰粪溅到衣服上融化开来就臭气难闻了。

说到洗澡，我们在泰国习惯一天最少洗两次，在福建时洗澡也还挺方便。可是在大庆，当时的条件洗澡是非常困难的事。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什么都得凭票，如粮票、油票、肉票，布票……，我们洗澡还得凭澡票，因为不能满足大伙要求，只得凭票了。铸钢车间有两间澡房，男女各一间，由于天冷，人多，洗澡不易，好多人都是好几天洗一次澡；洗澡时常结伴同行，所有的人都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浸泡在热水池里，泡一段时间后，再两个人互相交换搓背，用毛巾把背搓得通红，池水表面也浮了一层油……。我从未踏入澡池，每回洗澡我都穿着内衣裤，站在淋浴头下冲洗，匆匆洗完就离开了。澡堂里的人都了解我这个归侨不习惯这种大澡堂，都对我投以微笑以示理解。

就在我经过艰苦的劳动洗礼，即将安排技术岗位之际，总机厂厂办中学开学了，那里缺乏教师，须调一大批毕业生前任执教，我也在被调名单之列。车间领导、工人都不让我走，他们说：“小余是我们车间的好苗子，是年轻人的骨干，不能走。”最后厂领导狠狠地批评了车间领导：“调你们一个人调不动，那还了得！”我只好对厂领导说：“让我试试吧，教不好我就回车间。”厂领导说：“我们相信你会做好的。”车间领导说：“你一调走，我们就别指望你会再回车间。”因为他们也了解我的为人和作风，只要革命需要，在前进道路上，哪怕艰难万险，我也会唱着高歌不回头。总机厂我是最

后一个到东风中学报到。

就我个人愿望，我固然是希望留在技术岗位上，将来有所建树，也可以为建设大庆作贡献。最后还是服从分配，又回到了“窗内”，但是本次职责不同，从前是学生，现在是老师，我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我的学生都是石油工人的后代，我暗下决心，要像我母校的老师当年那样，敦敦善诱，培育我们成长，把这些工人的后代都培育成才。虽然我现在没有在第一线战斗，但是育人比产品责任更重大。很快地我和东风中学的老师张荣莉、马凤元还有福建老乡载福震、蒲杰民、林志强等共同战斗，辛勤耕耘，培育幼苗。除教学外，我还担任学校的宣传工作，红卫兵团的工作，还担任老蒲班级的副班主任。总之，教书育人对于我这个长期担任学生干部的人可说驾轻就熟：我和老蒲密切配合，他唱前台，我在背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我处处以身作则，带动学生学好文化课，参加学校各项活动，寒冬腊月，我带领学生坚持晨跑，带学生到工厂学工，到农村支援秋收……。一年过去了，由于我和老蒲的共同努力，还有学生们的配合，我们这个班级被学校评为“校兵班”，班级学习成绩优秀，劳动出色，校运动会以压倒性优势获得团体冠军，还培养出一批能干的学生干部，我和老蒲很高兴，在此同时，我也被评为油田先进工作者。新学年开始，校领导重新安排工作，我负责其他工作均不变，就是从副班主任变为正班主任，老蒲则当我的副班主任。老蒲在会上表态说：“我和小余是好搭档，我会像去年小余帮我做好班级工作那样，协助小余开展好班级工作。”老蒲的话令我感动不已。实际上当我们在做好这个班级工作时，彼此都没去在意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而是共同本着一

个心愿——为大庆油田培养出优秀的接班人！东风中学像我和老蒲这样的好搭档还有很多呢。

总之，毕业了，我离开华侨大学，离开窗明几净的课堂，来到大庆这个革命的大熔炉，在工人阶级中间，在他们的革命精神的感召下，我也不断地成长进步。从车间到学校，我又一次从“窗外”到“窗内”。走进课堂，看到一张张纯洁、善良、朴实的小脸，我就想到他们是大庆的未来和希望，于是我将满腔的爱倾注在他们身上。自此之后，我在中国的大部分岁月都在“窗内”渡过，我培养过石油工人的后代，煤炭工人的后代；培养过归侨青年，归侨子女，华裔青年……。在与这些青年共同学习和生活中，我找到了生命的欢乐，找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在孩子们的点滴进步中，我尝到了成功的喜悦，我感受到青春永驻！

欣 慰

蔡宽贤

回到我的出生地——泰国曼谷还不到一个月，父亲便因病进医院，不久便去世了，没有立下遗嘱。

“树倒猢猻散”，我立刻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五舍”（五少爷）变成一切从零开始的“无产阶级”，必须面对无情的现实。当时考虑到我没资本，又没门路，创业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何况我年已四十四岁才从头起步，再加上只懂中文、英、泰文都是“有限公司”，无一技之长，要找好的职业不容易。现实摆在眼前，我必须撑起一家五口的生活，为了获取柴米油盐养家，只要不犯法，什么工作我都干。

有一段时期，我住在吞武里的越西，到哒叻仔一家华文报编辑部工作，很晚才能回家，下班后到红桥头乘四号公车到哒叻蒲，再乘“嘟嘟”双排小车到越西。有时四号车来得迟，到哒叻蒲已过凌晨一点，“嘟嘟”小车已停开，叫“的士”时，不知为什么，有的司机听说要到越西，摇摇手不肯接；有的又叫价很高，要了我一天的薪金，我只好走路回家。快速步行也要三、四个钟头，中间有一段路，两边都是高高的树林，需十多分钟才能走完。我听邻家一位开“的士”的

司机告诉我，半夜一点多到四点多，这里常有披头散发的女鬼出现，他就曾遇过。我说可能是歹徒装鬼，他说该女鬼向他拦车，他踩足马力冲过去，只见女鬼脚不着地飘向一边。我虽不信神鬼，但独自一人走这段路，风吹两边树叶沙沙响，又想起刚才在哒叻蒲，有的司机听说要到越西，知道要经过这段路，便摇头开走，想起这些，不觉有点不寒而栗。最后决定还是高歌壮胆，多年来忙于为生活奔波没唱歌，许多歌都已经忘了，唯一记得的，是我以前很喜欢的《黄河颂》。我便高声唱起来，思想都集中到歌颂黄河的激情里，没搭理是否有鬼。唱了一遍，意犹未尽，又唱一遍，总算走完了这段路，也没见到什么鬼出现。到了家，刚好天亮。

从长远考虑，我们一家五口，必须有自己固定的家，租房住总不是办法。我很节省，积攒了一点钱，便在拍巴铃地区，分期付款买了一间排屋。这里有很多小工厂，孩子也较大了，太太能腾出时间来卖粿条，我也换了工作，被介绍到一家私人商业学校教华文，这学校的教师都按课时计薪，没课不必到校，我便能帮太太卖粿条。

记得第一天营业，我们都很兴奋，凌晨四点便起床，太太忙于在家做准备工作，我则走半小时的路（公车还未出动）到哒叻办货。忙完后开始营业，中午工人放工午膳，我们以为很多顾客会来光顾，怎知他们大多是望了一下，便走开了，店里始终冷冷清清。第一天营业才卖了三十五铢（每碗5铢，才卖7碗），还不够我到哒叻办货的钱，但我们不气馁，继续努力卖。以后发展到中午兼卖饭菜。老伴也从不会做菜，练习到会做很可口的饭菜，加上我们实行“薄利多销”，能在激烈竞争中，争取到众多顾客的光顾。

我到商业学校上课，被学生称呼“阿曾”，回家则当“跑堂小二”，给食客端粿条，端饭菜，送饮料。

为了筹集孩子的学杂费，又要分期付款还房钱，我们都埋头苦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春节才休假三天。精打细算，保证每学期开学，都有钱给孩子应付一切费用。

有一天，二女儿放学回家，向妈妈讲起今天老师教了一首大象的歌，然后问大家是否见过象，班里同学都说见过，只有女儿没有见过。这事使我们很震惊，深感对不起孩子，只知埋头苦干，从没带他们去哪里玩过，才特别在一个星期天，停了一天的业，带他们到动物园里“见见世面”。

我们虽都很忙，但也没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经常关怀与督促他们。老伴在放假时，到出租店租课外书给孩子看，增加他们的知识面；我则每天都布置作业，教他们数学，提高演算能力，并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指引他们努力的方向，他们也都能体会父母的苦心，很用功学习。最后，都能考上泰国著名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大女儿毕业医学系，二女儿念完工艺艺术设计系，小男孩修完工程系机械专业，都很有出息。

大女儿医科毕业后，工作两年被大学调回深造三年，专门的医疗技术，去年又让所在医院派送到北京学针灸，回来后兼替病人针灸，并能很快掌握技术，所针的穴道很准确，效果很好，很多病人都乐意找她针灸。二女儿与男孩工作了几年，又抽空进修硕士，尤其是男孩，每天完成繁重工作后，仍苦读至深夜。

三个孩子都深懂父母辛苦培养他们成材的苦心，都很孝顺。我每次出外，都叫我乘“的士”，不要上公车。大女儿

虽已出嫁，自己也很节省，仍每月供给家用，还经常老远开车，专程给母亲针灸，让妈妈能睡好觉，保养身体。

记得有一位著名作家说过：“一个人一生所做的事业，不论大小，都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我这辈子虽没创立什么大事业，但能在经济方面很不利的条件下，培养三个孩子都很有出息，都很懂事，有志气，对父母很孝顺，我也就感到很满足，深感欣慰了。

在曼谷纸厂的十年

郭亨邦

1966年的4月，我离开了香港，（比文化大革命先走了两个月）然后回到泰国。开始时，是避难的状态，躲躲闪闪了一些日子。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庄荣泉，集美老校友，现在还健在。）我开始到三廊“富昭路”的曼谷纸厂工作。当然，那时我没有“文凭”，只凭着“肚困胆大”，我说我会做电工，电气知识略懂一些。幸运的是，当时曼谷纸厂是从台湾整厂购进的全套机械设备；全厂的技术工作人员，上自厂长、总工程师，到课长、股长、班长（台湾工厂的行政编制）以及重要工段的技工，都是台湾人。泰国方面只有资方的总经理及行政管理、人事服务方面的泰人。当时我泰语并不流利，但我的广东口音的国语，跟台湾人的福建口音的国语，沟通起来还是很亲近。就这样，我这个“泰国工人”很快就和台湾技术人员交上了朋友。

开始时，我从一个“电工”做起，跟泰国工人一道铺设电线，换照明灯，修理电机以及电机控制回路的故障抢修等等。虽然对工厂的电气设备，控制回路我并不内行，但“埋头苦干”，默默的跟着老电工学，学习现场的实际操作与泰文名词，好在当时老式的电气回路都比较简单，（电子设备以及半导体等还正在开始的阶段）几个月之后，基本上能够独立做一个“电工”了。当时的纸厂安装完成不久，纸机还属于在试运行阶段，机械故障、电气故障相当频繁，而抄纸

机五六个段落的速度要用人工调整得绝对一致，否则湿纸就很容易被拉断了，又得从头重新调整。忙了半天，纸张卷出来了，才松了一口气，骤然又停电了！——当年，停电的事故几乎是每天都有！

但纸张一卷出来，就等于是卷出来了钞票。所以，停电事故对于纸厂来说，是最最严重的关键，关系到工厂的生存。想当年，全厂上下，上自泰国资方的董事总经理（泰国纸业界五虎之一），台湾的厂长、总工程师，各部门各级的课股班长，下至各工段的监管技工，都全力以赴，整天整夜的守在抄纸机的前面，看着它轰隆轰隆的卷着纸张。一有故障，马上就要即刻处理。深夜里，老板与厂长各拉了一张椅子，就坐在抄纸机的前面，密切监督，谁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当时的情景就像在国内“生产战线”一样。我在那个时候，有工作做已经是非常庆幸，再加上从国内就培养出来的那股“干劲”，所以就跟全厂员工一样，整日整夜的守着一系列的机械，保证它们的正常运行。因为一般上机械的故障并不是机器方面（MECHANIC）的故障，而是电气方面（ELECTRIC）的故障。特别是电气控制回路，机械工不能修，一般的值勤电工也不会修，我很幸运的应付了这些难题。就这样，一年工作之后，我从一个“电工”升了三级，被升任为“候补电气股长”。说实话，职位的什么“长”，对我而言，当时的感觉意义并不很大，但工资连升了4级，接近到台湾技师的水平，那才是最实惠的事！

两年工作过后，二台抄纸机运转正常。纸业生意很好，“盈利”也甚丰，（当时市场上纸张是进口的，现在是进口商转为生产厂家，而且是“纸业五虎”集团独家经营）。于

是计划买进第三台抄纸机。当年纸厂在电力公司有“电气顾问”，也即是专门和电力公司打交道的“内线人”，他按照台湾制纸机械电气部份的设备规格，主张由他主理，买德国西门子的电气设备，全配套的电气控制中心。理由是台湾的电气设备是日本货，虽然价格比较便宜，但质量及可靠性远远不及德国产品。——原先第一二号机就是由他主理办进的德国西门子的设备。一部抄纸机从原头的纸浆进口到卷成纸张出来，一共有十几个工段，每一个工段设一个配电中心。西门子一个配电中心的估价大概是五十万铢左右（当年的价格），单单是配电中心就要五六百万铢！再加上电线、高压变电站，可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我当时已升任机电课的副课长（课长当然是台湾人），颇受到总经理和厂长、总工程师的信任，于是我建议配电中心及全厂电气安装工程由我负责来做。自己施工，自己装配，我开出了电机控制设备的规格（这些规格在整套纸机的资料中已经有详细列明的），至于配电中心的厨体（外壳），由我自己绘图，交由铁板工厂加工供给。规格也不必太复杂，尺寸也不必太专用，只按照各工段电机数量的多少，尽量统一、标准化。这样，既不必计算得那么紧密，也还留有一定的空间盈余，以作后备之需。同时尽量利用本厂现有的电工，再多招收一些施工工程的好手，电工们早晚、假日都有加班，大家当然很高兴。总的算起来，比德国西门子的配电中心要便宜了一半。当然那段时间，工作很累很辛苦；晚上要绘图，要计算，白天要监督施工。但对我来说，工作越是繁忙，我越觉得幸福——心里充实。更现实的是，我年底的红包要比别人大得多。而且厂里对我特别优惠，分配给我一套台湾课长级有家眷者才能

享用的二层楼的套房，全套家具，全套厨房设备。这对一个原来还在“避难”的心理状态的我来说，已算是天大的荣幸！

后来，当上了机电课长，工作性质逐渐的着重了一些管理上的工作。我觉得我读过的电气方面的知识，逐渐有其实用上的价值。我开始注意到各个车间，各个部门的用电情况。当年（1970年或者2513年）纸厂的用电量每月一百万铢以上；我觉得作为课长，在管理方面，对于用电的经济效益应该是职责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于是我开始记录了各个部门（各个经济核算单位）的用电量，全厂的用电量和电力公司高压侧的电表的用电量的对比，逐月向厂务会议提出报告。以致到后来，厂务会议特别训示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节省用电的各项措施，务求尽量降低电力的浪费，提高电力的经济效益，减少公司对电力费用的支付。——确实在当年，员工们（包括台湾技师在内）对于省电节能的思想意识，可说是少之又少——灯常亮、水长流，只有用强制的约法措施，强迫执行。

在这里，有一件事情特别值得提起的。由于我每月记录了各个部门的用电量，厂内厂外（公家的）电表的对比，逐渐的我发现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即厂外电力公司的电表在逐渐的走慢，也即是电费在逐月的减少。但厂里的实际的用电量还是如常。这当然，说明了厂外的电表有问题，电表走慢也即是电力公司的电费收入减少了，也即是公家的损失。我虽然学的是工程技术，对于商业上的“窍门”知道的并不多，可是此中的奥秘很快就能领悟。电表走慢了10%，也即是每月少交电费十多万铢。而且是逐月递减，这样长此下去，不用多久，电表定会停止不动的。虽然，公家的电表，不是

我的责任，但最后电力公司追究到底，以我的“身份”，实在不敢惹这个麻烦。为了保全我的清白，当然，也间接展示了厂方的“清白”，更为了公家的电费收益；我制作了一年来的公家电表的运转曲线图，与我们厂内电表的运转图相比。带了这份资料，向北榄地方的电力分公司的经理提呈了我的报告及数据资料。——纸厂属于北榄电力分公司的管辖。当年，全国只有一个电力公司，还没有分成现在的三个电力机构。也算是我的幸运，由于是我主动呈报，我没有被追究，纸厂也没有被追究（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换了电表，不了了之。而电力分公司的经理也因此立了大功。后来我才知道，在当年，各个大型的工厂，用电量多的（每月几十万铢以上），多多少少都在公家的高压侧的电表做了手脚，以“节省”电费，实际上是“偷电”。后来社会发展了，工业家们的觉悟提高了，这样的弊案才逐渐减少。

也由于我的“英雄”作为，电力公司的几位高级领导对我都有好感；后来北榄分公司的经理被调升到总公司——越粒，听说就是因为保护公司财产有功而升迁。我后来有事到越粒去联系，也都得到他的热情接待和帮助。

也正由于我与电力公司的关系特别好，当时在商场上潮州人叫“好使”。以致于“纸业五虎集团”辖下的铁厂——曼谷钢铁厂，由于要扩厂，要增添机械设备及溶铁炉，需要增置高压变压器，要向电力总公司提出申请。在当年像这样大的申请用电事件，要由电力公司内部有“线”的人，或者是公司聘请来做顾问的有地位者来“运动”，而且往往要花上一笔相当数目的“活动”费。但由于我的“好使”，我一个钱的“活动费”都不必花，而使整个高压安装的工程顺利

如期完成。当然，来现场施工的工人及技术人员的“接待”、“茶水费”是免不了的。

在曼谷纸厂加上后来的“泰联纸厂”——另成立一个新公司，那是由于再申请投资扶助，在税收、盈利方面取得优惠的缘故。一做就是十年。这期间，利用了纸厂的工具设备的便利，再加上有了一整队的电气施工的高质能的好手，也通过台湾人的相互介绍，我经常收到一些外接的整厂电气工程的包工工作；甚至是重大电气故障的抢修。——当年（1965—1980）正是台湾人大量到泰国来投资，办厂的黄金时代。泰国投资委员会（BOI）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成立的。我认识了一些台湾来的工商企业家，以至后来被介绍到泰国“共荣集团”和日本三菱电机的合资企业——东邦电机工业有限公司工作。开始时并不太愿意去，我对纸厂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愿意说是纸厂的工作锻炼了我，给我机会表现工作的能力，使我成为了一个有相当成绩的“电工”。但推荐我到三菱公司的台湾朋友引用了一句台湾谚语，“宁为鸡头，不为龙尾”。他意思是在纸厂，我虽然非常满意，但我是学电气工程的，在纸厂的职位最高只能当课长，绝对当不了厂长。（厂长当然是要制纸专业出身的）。但是如果转到日本三菱电机公司，我的职位是“厂长”。我当时年近四十，“厂长”这两个字对我竟是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就这样。1975年，我恋恋不舍的离开了曼谷纸厂——艰苦奋斗了十年的纸厂。转到共荣集团辖下的日本三菱电机工厂；而且一做就是十五年，一直到1990年。

在日本三菱电机厂，又是另一番的工作环境与奋斗的历史。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写了。

怀念同窗郑明庭

方锡鹏

他走了，他年纪比我还轻，但却比我先走一步。

他的命真苦，也许造物主不让他享受。

他出生在柬埔寨的金边，年轻的时候当过工人，百公斤重的大米扛在肩上，就像不足公斤的棉絮那样，箭步如飞。五十年代，为了寻找“穷人的世界”，“当国家的主人”，他毅然奔向祖国的大地。整个中学时代，他都是学生干部，担任劳动股长，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干部”，艰辛困苦，毫无怨言，总是高歌“向前！向前！向前！”终于，他考上了国家的重点大学——厦门大学。“厦门大学”苍劲的鲁迅先生笔体，激励他为祖国献身的精神。他依然生龙活虎，上山下乡、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势力、文化大革命……他是典型的造反派。只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无情铁棒弹雨中，夺走了他血肉同胞的弟弟的生命时，他第一次的痛苦哀嚎，然而，他又为弟弟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荣牺牲，成了烈士而宽慰，只是极为同情、悯爱悲痛中的弟弟的情人，在同种伤悲的心境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一段日子里，他替代了弟弟，和她结了婚并双双分配到闽北的一个偏僻山沟里“并肩战斗”去。“党指向哪里，

就奔向哪里！”爱人在公社当干部，自己在远离公社的一所中学里教书，白天相隔十几公里，晚上徒步见爱妻，只有星期天，才是他的欢乐天地。然而，太太为了料理长男和双胞胎的次男幼仔和家务，他却为了上市采购柴米油盐，彼此又得晚上见。那时候的祖国，非但没有电视、音响和冷气，就连会摇摆的电风扇长相如何都不清楚。穷乡僻壤看着不着前途，“穷人的世界”产生着一代一代的穷人，有海外关系的穷人在那里终究当不了“国家的主人”，他开始迷茫，他惆怅。在别国归家的历史潮流下，他终于横下一条心，随著泰国出生的太太，在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带著三个幼小的孩子，飞回了太太的故乡……

太太的故乡依然在泰南北部的小镇上，周围尽是山坡丘陵，只是郁郁苍苍的胶树果林，显得比祖国的大地有生气，他围上了一条布浴巾，里面只有一条三角裤，又唱起了“向前！向前！向前！”之歌，赤膊苦斗——开垦从岳父那里分得的五十莱山顶上的荒地，种下了橡胶苗。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真正当上了土地的主人！他同样过着每周回家一趟，亲亲老婆，吻吻孩子，第二天又提着干粮、咸菜，骑著一辆买来的多手货——破旧摩托车，向十几公里外的山坡冲去。当我从远地去探访他的时候，惊讶的似乎碰上森林中的山野人——黑溜溜的皮肤、蓬蓬松松的长发，嚼着自己卷的喇叭烟，仰天哈哈大笑。他更加乐天，指着自已搭盖的茅寮，指著周围种上的辣椒和几颗木瓜，还有十几只雏鸡，不断地喊：“这才是真正的大地之主呀！”“我给大地理了头发，让她长出新的秀毛，再过几年，请你再上我的家，登上这个山顶，你肯定会更惊讶，而且和我享受一切欢乐！”

他在那里一干就干了两个八年，偶尔到城市里买些工具或看看老同窗，搜买许多华文书籍和杂志，又兴高采烈地飞回“战地”去。外界的娱乐、纸醉金迷的场所，他一概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涉足了。他不相信“我们付给小姐钱，小姐便变成了我们的一夜情人”；他不相信“我们付出了金钱，小姐便会替我们洗澡，按摩以致上床作乐。”

人家八年开刀的胶树他只六年多一些的时间便可准备开刀了。他曾对我满怀信心地说过，种植橡胶，开荒造园是一劳永逸的事业，除非火山，别无他虑。然而，鬼都料不到，就在差几个月就可开刀的橡胶园，在一次五十几年来最严重的“伊拉”强台风和暴雨袭击下，整个胶林又变成了平坡地，所有的橡胶树连根拔起，像成千上万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架搭在一起，情况异常凄凉。而他镇上的居所，也变成了沼泊。当校友从曼谷赶去慰问他的时候，却见他躺在汽车内胎里，浮在水面上，高声唱著“洪湖水，浪打浪”的歌曲，悠悠地向岸上漂来。

哭後，他加倍地苦斗，把山顶上的胶苗重新种下，还承包亲友们的同类工作。他说，“我要用年轻人三倍的时间和精力挽回这次损失！”他坚信在这个不穷的国家里，可以达到不穷的生活水平。

当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将自己的胶园搞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又往泰南岛太太的亲人开辟了养虾厂，更加远离妻儿，围上泰人的“帕卡玛”粗布浴巾，向海的内陆搏斗而去。他悄悄地告诉我，第一、二轮分到了钱，他第一次踏上银行的梯子，又高兴地冲出了银行的大门：“我把自己血汗挣来的钱，存入了自己的户口啦！”好像整个地球都拥抱在自己的怀

抱里。

每当农闲之际，他便会抽几天的时间，来到我工作的养猪厂，谈笑风生，傲视江湖。我满身的猪粪味，他却满身的海鲜腥味，我俩真是“臭味相投”，认识的人都说我俩好似兄弟。

第三、四轮养虾，他白做了，他同时也感筋疲力乏了。他告休在家，想拜访医生，做体检，养精蓄锐之后，再干！

他盘算着：大孩子成家了，过一年自己就可能当“阿公”了，两个双胞胎儿子，明年大学毕业了，在曼谷谋个理想的工作该无问题的，明年底橡胶就可开刀了，老天爷不会再一次捣蛋了吧？到时和割胶工人四六开便是了……

怎知不访医生则可，一检查吓了他一大跳，诊查结果是胃肠癌，须住泰南最大城市的第一流医院手术！但他和他的家人都不相信，都认为一个天真活跃的人，一个还有青年时代那样性情的人，会得绝症而早逝。我也坚信他不是个短命者，因为他并未老化。

手术之后各方良好，饮食如常，精力恢复，他满以为无所谓了。于是，在太太和孩子们的鼓励下，决定和太太一起参加祖国的旅行团，前往祖国五大城市一览并接机回到父老的故乡——青阳缺塘村住上几天，和他唯一尚在人间的小弟弟欢聚。在动身之前，他来了我住的农场，取了我的一双老皮鞋，笑哈哈地说：“借着你的脚，走祖国的大地呀！”“如果皮鞋有眼，该是你的福气也！”

他在旅行后期，身体很是不适。回来之后，他第二次住院，复查结果是胰腺癌，家人瞒住了他，但他自己已深信，来日不多啦。他太太给我报了真讯实情。我只好信中安抚

他，我始终有一个理念，一个迟成熟的人，一个乐观豁达的人，不会命短！在电话中我也如此坚定地告诉他，他宏亮的笑声依然动人：“但愿如此！”他还告诉我，今年年末的一年一度的校友会，他与太太一定前来参加。之后，还要到农场多住两天。我在渴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我突然收到报讯：医生断定他挨不过一周的时间。我赶紧打电话给他太太，他太太哀伤地说：“一个六十几公斤的壮汉，只剩下卅公斤左右的骨头，我第一次明白了‘皮包骨’这个词。”“医生估计不出一周，但病人头脑十分清醒，还在念着你和他的过去，很想和你最后话别。”却无法和我接通，这是逝者逝矣，生者恨惜的一件事。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六时十分，他终于走了。他比我还年轻，但他却比我先走一步！他看不见汗水与鲜血灌下去的橡胶的乳汁，他不知道虾场的大丰收，分红高达三十几万的喜事，他参加不了年底的校友会和我生活的农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得不到！当我到他的墓地的时候，我只有缄默着垂下了头，凝视着还未立碑的坟面，千思万绪；人的苦乐哀荣，真的冥冥之中已注定！生命的密码，只有苍天知数？我想起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一句话：想当初，整个地球都不够，如今，一抔黄土足够了。

临 池

黄相基

我小时候喜欢读书，但是最怕写字，尤其是写毛笔字，满手满身都沾染墨汁，十分讨厌！然而现在，我反而想学习书法，甚至“渴望”。因为写毛笔字必须聚精会神，全神贯注，最适合陶冶我这种急躁的个性，用书法来修身养性。康有为曾说：“能移人情乃书之至极。”此外，由于我减了许多工作，闲暇时间多了，提笔写书法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正如欧阳修所说：“习书可以消永日。”而且书法可以健康身心，长寿。

张(翁图)先生说：“中国书法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人须臾离不开书法，上至显要，下至黎庶，老至翁姬，幼至孩童，无不与中国书法有关联。……且传至西方，引起世界的关注。”并列了书法三则：一、精神的魅力。二、书技的魅力。三、造化的魅力。我们确实可以在报上看到外国人集体在广场写中国书法的报道，尤其南韩与日本，数百人写中国书法，屡见不鲜。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上了张教授书法培训班后，得益非薄，如永字八法及书法的学术名词：

逆锋、中锋、折锋、顿锋、回锋……及字体架构，整体结构。写文章是集字成句，集句成段，集段成章，写书法何尝不是呢？一点一画成字，集字成行，集行成篇。王羲之说：“倘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之折一肱。”实在不是夸张，每一字写好后集成行而成篇，不要东倒西歪，整体结构皆清晰、紧凑。譬如插花艺术，一束鲜花插在瓶子里，花朵绿叶及枝干之间的疏密要匀称，高低前后左右以及上上下下均要兼顾。就算是陈列厨柜摆设物品，也要摆得大方雅观舒适，让人观赏得到艺术风韵。

因为中文是方块文字，而且有些是一字以上组成：如卡字是由“上”、“下”二字组成，林字是由双“木”组成，森字由三“木”组成，晶字由三“日”组成，淼字由三“水”组成……。宋代有位大诗人，他有首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雁双飞。”被认为是“俩”字，有次我在写字的时候，忽然下起大雨，顿时令我想到一个字——一大人立于四十小人顶上，这个字就是“伞”（伞）字。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阁下可当做猜谜。中国汉字所蕴藏的奥妙，大有学问，我是门外汉却在此空泛言谈，也不过是抛砖引玉。

倘若想成为书法名家，多写多临帖，多参考是不二法门，所谓熟能生巧，巧极生变；罗马、长城不是一日可筑成，舞台歌榭的表演也非一朝一夕可成，“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此言不虚。如果要让我的书法可比“庖丁解牛”之技，着实还有一段漫长遥远的路程。

我们学习的书法培训班还有一星期就结业了，张老师在培训班巡视一回后对大家说，我们这次的班里每一位学员都很勤奋地学习，而且进步很快。当时我看见前后左右邻桌几

个同窗书写行书、草书笔飞墨舞有劲，遂写一首诗以资自励还有表达对张老师的感激。该首诗也请张教授斧正，岂料，张老师却和一首，实在受宠若惊，兹录如下：

瑰宝有情播艺花，桃李无声发新芽。
他年旧地重游日，夹岸涪江赏奇葩。
徐曹

步相基先生韵 翁图

涪江夹岸绽艺花，老夫有幸赏新芽。
临池不辍功到日，新芽茁成尽奇葩。

敬步 翁图教授抒怀三首原韵

- (一) 为口奔驰总匆匆，逆来顺受且从容。
吹牛拍马岂能有，不向权贵充犬行。
- (二) 高山吐月照江明，忽闻水上传歌声。
欲待曲终寻相问，舟远人杳驻长亭。
- (三) 读书读律愧不成，涂鸦秃笔亦难功。
尘征万里甘澹薄，俱怀逸兴笑谈中。
徐曹

抒怀三题

张翁图

草书同韵三题，不计平仄工拙，达意而已。

耳顺寄怀

六十岁月去匆匆，老来无事不从容。
淡泊名利远是非，清风明月自在行。

夕晴感怀

日暮雨霏夕照明，邻家谁人起箫声。
人生本应从容度，闲傍小窗赏《兰亭》。

楮墨兴怀

生性愚钝学无成，唯好砚边用苦功。
楮墨之间藏真趣，大千世界化笔中。

怀念魏登老师

吴川

五十年前，为了到祖国大陆去插班读书，我曾经在魏登(立大)老师那里读了几个月游击式学习小组的书。当时我并不认识魏老师，也记不得是谁把我介绍到魏老师那里去读的。我只记得我一加入小组里去学习，魏老师就看中了我那端正的字体，便把刻钢板、印讲义的任务交给我和另一个同学去完成。我刻写钢板、我的同学油印，干了几个月，我就登上“大伟健”轮回祖国读书升学去了。

由于学习方向和目标明确，虽然魏老师只教了我短短数月，却实在收获不小。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苦，父母无钱让我到学校读书，我只能零零碎碎学一字记一字，肚里文化空空如也。若不是因为在魏老师的小组里学了数月，哪有可能写通句子，读懂文章。到了广州补校只经过三周的再补习，便顺利地录取为初中二年级正式插班生，并被分配到市级中学读书。回想起来，多亏魏老师的指导有方，认真帮助，不然当时的后果还不知会如何呢！

我回国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读书增加学问。我小

的时候就感到一生只懂得中文是不够的，至少还要掌握一门外语，特别是英语更重要。因此，我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初中毕业我就升入高中，高中毕业我进入大学学外语——英文。在我的思想里，一个人如果既懂中文，又懂英文，那么他就可以远走高飞而毫无困难了，沟通也没有障碍。因此我刻苦认真地读书学习，起早摸黑地背单词，为的是不耽误自己的前途。

没料到，高中毕业要上大学时，“阶级路线”和“国家计划”把我们那届的高中毕业侨生都送到师专、医专、工专等去继续学习。我在中学里当了几年的英文老师，把学到的知识贯彻到教学实践中去，以便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20世纪70年代，我告别祖国回到我的出生地曼谷。由于忙着创业，因此没有时间登门拜访魏登老师，他当时既是一家报馆的文艺编辑，又是曼谷作家协会理事。他所走的路是文化知识路，他所做的工作是文化知识工作。他的肚子里充满了文字墨汁，一直到今天，在泰华社会里，他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渊博学者。他有一支永远发光的文笔，有深远的历史知识，我为能有这样一位博学广闻的老师，着实感到光荣和骄傲！五年前，我参加了以魏老师为核心的成员组成的东风同学联谊会，更体会到魏老师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是那么大，他教出来的学生中文程度个个顶呱呱！东风联谊会为了庆祝诞生15周年，在主席陆逸华的组织下，出版了一本纪念刊；我原以为五位编委必有我的份，谁知东风同学，人才济济，几乎个个都能发挥手中笔杆子的智慧，写出动人篇章。在各报刊上经常可以读到东风同学写的文章，这还不说，东风同学还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真可算是当今泰华社会不可

多得人才！我只好靠边站……

说真的，动笔杆子的事，在东风同学里简直是家常便饭，当今要大力推广中华文化，他们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先锋。想到这一点，我们更要感谢魏老师，这都是他的功劳，没有他，又怎会有这么多东风同学会中文呢？！

在这里我要请求魏老师的宽恕，因为他在生时，我从未去探访过他，只有在他千古的时候，才获知去向他凭吊，但愿魏老师在天之灵能宽恕我的欠礼之处！

魏老师一生写了很多文艺作品，充分体现了他的渊博学识和爱憎分明的思想。一九八零年，他随泰国潮州会馆暨各县同乡会回国观光团赴中国访问，后写了一本《北游鳞爪》，更是充分表达出他广泛的历史知识。他对祖国改革开放，对四人帮的看法都紧跟祖国形势和观点，不愧为新中国的追随者和支持者。

以上是我点滴怀念，愿魏老师永垂不朽！

田 园 乐

刘丹睿

故人俱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这首《过故人庄》常常引发我对田园生活的怀念。当年銮披汶政府将泰国所有的华文学校都给强行关闭，我就读的南洋中学(小学部)和大同小学也不能幸免先后被封了，小学毕业后无法继续华文中学学业，我和很多侨生一样踏上了回国求学的道路。记得我抵达汕头那天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那时大陆刚刚取消了春季招生。我只好回到了我们祖籍所在地——大埔县洲瑞乡寨背凹。在我们刘氏祖祠《树德堂》的旁边有一所属于洲瑞乡的“河西公学”，我就在那里再上半年小学准备秋季考初中，从此开始了我的农村生活（接下来还在大埔虎山初级中学上了三年初中）。就这样让我有机会接触了我们祖祖辈辈的田园生活。

韩江穿越过我们大埔县，在“三河坝”的下游河东有一个陶瓷重镇——高陂镇。我的家乡在河的西边，要渡过韩江步行二十五里路才能到。路上要爬越一段陡峭的“木寨印

岗”：山路两旁不时可以听见潺潺流水的响声，偶尔也会看到些小泉眼，其涌出之水甘甜可口、沁人心肺。第一次回到乡下令我兴奋不已，沿途鸟语花香真有“山阴道上目不暇及”之感。登上了木寨印岗，我们的祖居就在山脚下的三洲坑盆地，寨背凹遥遥可望。下得山来不仅鸡犬之声可闻，大概是时近黄昏到处可见袅袅炊烟，一片田园美景，有如一幅清纯的水彩画。

我们一路走来看见好几座乡贤善士捐建供路人歇脚的凉亭，还有一些茶亭免费供应茶水，据乡亲们说其中有一座全麻石结构的凉亭还是先祖父出资建造的。沿途渴了讨杯茶、饿了要口饭那都不在话下，民风纯朴可见一斑。

村里家家户户以柴火举炊，我曾经跟着大人去割鲁萁、茅草。这里也有大学问：脚不能直接踩到地上去，一定要顺着鲁萁长势斜着踩过去。否则脚板底就会被鲁萁残留在地面的枝茎刺痛。我也下田去插过秧，踩过稻茬。第一次下湖洋田时真令人害怕：田泥几乎深至腰间，蝴蝶（水蛭）又特别多。我一下到田里身上马上附上了好几条，拉得头来尾又在。好不容易爬到田埂上，大人撒上一小撮盐，那些蝴蝶才乖乖掉下来。村里坑公（小溪）的流水清彻见底，时有几条像大拇指那么粗细的小鱼悠然自得的游来游去。有时晚上带着电筒到田间捉田鸡，一把鱼叉在手还可以叉些泥鳅回来。

转眼快要过农历年了，学校放假了。几个比我年长的学兄组合了一个小小篮球队到附近村里去比赛。一天要走上几十里地，还有连续几场比赛，他们真可谓精力旺盛。我个子比较小又不大会打篮球，只好在边上摇旗呐喊为他们助威。农村里的孩子们就是这么天真无邪、自娱娱人。到村子外上

中学的大哥大姐们寒假期间也回来了，领着头教我们唱歌、跳集体舞。过年了，晚上村里的男、女青年各抱成团隔着几条坑公对山歌。清脆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悦耳动听。尽管他（她）们读的书不一定很多，却都能即席发挥、出口成章。我也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之中领略了山歌的优雅。家乡的田园风光宛如一部“田园交响曲”就这么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大脑深处，上大学时我也曾经聆听过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可能是我的音乐造诣不够，也许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无法从中领略到我们家乡的田园美。

我出生在泰国东北部的坤敬府，在广州上高中，在西安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再回到出生地泰国定居在曼谷，始终绝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大城市里，而这么短暂的田园生活却令我念念不忘。过了这么多年，我都年逾花甲了。有时还总会觉得家乡的山歌声犹在我耳旁回响：“梦里依稀山歌声，醒来始知闹市中。”

湄南河畔遐思

蔡加茂

我的家在湄南河畔，夜里听惯了涓涓悦耳的流水声。每天在晨曦中，我在宁静的河畔晨练，迎来东方气势磅礴的朝阳。曼谷金碧辉煌的佛寺，在灿烂阳光下，发出万丈佛光。河畔的空气特别新鲜，像鲜花般香飘，似杨柳般温柔，湄南河畔真美啊！

晨练之暇，我凭栏远眺，耀华力路的高楼大厦全都映入眼帘，绍勋大厦（大华大酒店）如鹤立鸡群，凌空耸入云端，它已取代了“九层楼”，成为耀华力路的地标。耀华力路素有泰国的中国城和唐人街（广义的唐人街还包括嵩越路、三聘街和石龙军）之称，这里居住着七十多万华人及华侨。外国人说：游曼谷如果没有游览过耀华力，有如进宝山空手而归。目前耀华力仍是曼谷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这里有几十间大金行，有人说：耀华力遍地黄金，可见它繁荣的一瞥。对岸的嵩越路与湄南河近在咫尺，近百年来它一直是头盘进口商的地盘；而与它毗邻的三聘街，则是二盘批发商与零售商的综合市场，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是目前曼谷唯一不能行驶汽车的商业街。狭窄的街路，栉比鳞次的百年老店，销售货物相当庞什，终日顾客盈门，人头拥挤，热闹非常。我想：昌盛繁华的唐人街，是泰华社会的缩影，也是泰中人民用智慧和血汗凝成的硕果！

我凝视着眼前奔流不息的湄南河，仿佛看到了从北方南流的汪河、宾河、戎河及难河，在北榄坡汇聚成了浩浩荡荡的湄南河，绵长数百里，流经古都大城，流到我的家门口，奔腾直向泰海湾。湄南河，您是泰国的母亲河，您孕育了两岸的沃野万里稻田，孕育了独特的泰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湄南河，也是泰中两族人民团结友谊的见证，一千多年来，华侨带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历了世世代代，融合进了湄南河，使中泰两族人民不分彼此，成为民族和睦的大家庭。

有时，当我看到风光明媚的湄南河的时候，我就想到海潮暴涨，再加上每年雨季时，上游由于倾盆大雨导致的山洪暴泻，滚滚而来的洪水——此时的湄南河就像一只脱缰的野马，湍急奔腾，淹没了下游的田园，冲垮了的房屋，人畜皆遭殃。佛历二五三八年雨季，曼谷的湄南河畔真的成为了东方的威尼斯，连续两个月的降雨，每天我到叻叻购物，都以舟楫代步，“妙”不可言。近来在皇上陛下浩大的皇恩庇荫下，市政当局在湄南河堤岸筑起坚固的铜筋水泥防洪长栏，这匹脱缰的野马终于被驯服了。

黄昏，我经常在湄南河畔散步，沐浴着凉爽的江风，看着那发出沉重马达声的拖轮，拖着十几艘驳船，有如水上的火车，在湄南河上行驶。风驰电掣的长尾船，瞬间从眼前飞过，发出雷鸣般的马达声，冲击波似的浪花溅湿了我的衣裳。

夕阳慢慢地从远处的大厦后面沉下，晚霞染红了半边天，湄南河畔的郑王塔显得更加美丽和壮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它是曼谷的地标，也是国家旅游局的标志，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它是中泰两族血肉友谊的象征！提到郑王的丰功伟绩，中泰人民人人有口皆碑。

郑王(名信)的父亲郑镛，中国广东省澄海华富村人，清雍正年间南渡暹罗，娶暹罗女洛央为妻，生郑信。公元一七六七年，缅甸军队攻陷大城王朝京都，大城王朝灭亡。同年，郑信率领以潮州人为主体的义军打败缅军，建立吞武里王朝，郑信被尊奉为达信大帝。郑王塔位于湄南河西岸，泰人称为越亚仑，原是大城王朝时代的越玛谷寺，寺宇陈旧简陋，郑王建都于吞武里后，经督匠修葺，易名为越净寺。后来建立了节基王朝，拉玛二世时代，为了纪念郑王在历史上的功绩，再经扩建和维修，并御赐为越亚仑寺。

每月月杪，曼谷琼籍的华侨、华裔，有白发苍苍的阿公阿嬷，有腰缠万贯的中年头家，更有穿着学生服的天真活波的孩子，成群结队地来到湄南河畔，以鲜花、素果和香烛祭拜“水尾娘”，据说很灵验，有求必应。这时河边变成一个闹市，叻叻里的小贩也来到这里摆卖水果、鲜花、小食点心，甚至还有放生的鱼和龟鳖。

湄南河畔最热闹的莫过于一年一度的“水灯节”，这是泰国特有的节日。就我近年的观察，华裔青少年的狂热程度，并不亚于泰人。这时的湄南河，就像被换上一套美丽的新装，堤岸江上灯火辉煌，游船如鲫，大放烟火和鞭炮，男男女女，人山人海，结伴成群地来到湄南河畔，每人手上捧着一个制作精美的水灯，点上香烛，放进湄南河，寄托着各人的心愿，满怀豪情地迎接美满幸福的明天！

啊！湄南河，您是中泰人民友谊融汇而成的长河，像中国的长江与黄河一样，我永远为您而自豪，为您而骄傲，为您而歌唱！祝福您奔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

窗 谊

卢永光

在大学念书的五年中，我与蔡家盛师兄不仅在同一个班、同一个小组，而且还住同一间宿舍，他睡上铺我睡下铺。由于我俩性格相近、志向相投，爱好和生活习惯也相似，故在五年中结下了情深似海的窗谊。同学们都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只要见到卢永光就必定有蔡家盛，他俩真是形影不离……。”的确如此，就连学校放假之时，我俩也是一同回家乡度假，乘坐广汕公路的汽车，先到普宁县家盛兄家中住上几天，然后再一起到桔阳市我家同住。开学时，两人再乘同辆公车回学校，从未单独行动过，可以说：我俩虽不是同胞兄弟，但情胜手足。

大学毕业时，家盛兄被分配在广东省委组织部工作，我则被分配在广东省地矿厅秘书处。由于同住穗城，我俩经常来往不必多说，真是其乐融融。

第二年，我作为“四清”工作队员而被派往粤北仁化县搞“四清运动”。是年春节，家盛兄从广州专程到仁化县与我欢度春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我俩都是“臭老九”，都有华侨关系，故首当其冲。家盛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被下放到基层单位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因当时是红卫兵当校，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要把你下放到什么地方，你就得乖乖地去什么地方；谁也不得过问，也不能打电话与他人联络，更不能打听彼此的消息和去向，不然则犯“通风报信”之罪，轻者被批判，重者遭斗争。因此，我俩失去了联络，谁也不晓得谁在哪里，可以说：十年浩劫，强把我俩拆散，日夜思念，尝尽苦头！

打倒“四人帮”之后，我远离祖家，到泰国来继承父业——经营火磨(碾米厂)生意。在泰国，我虽多次寄信寻找家盛兄，但因单位人事大变动，故信件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原来家盛兄已调往汕头市任人民政府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兼汕头市委外事处办公室副主任。他同样也在想方设法地寻找我，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饱尝默默怀念之苦。

去年，洪林姐和黎道纲师兄到汕头市出席国际潮人研讨会。因家盛兄所任职务之故，所以每次的国际会议他都要亲自到机场迎送各国的专家、学者、教授。刚开始见到洪姐和黎兄时，大家都感到彼此很面熟，可是因为只是打个照面，互相并不了解，故没有相谈。之后，因为道纲学长在大会发言时，其论文内容提到他是中山大学毕业的。这时才引起家盛兄的关注，当他再见到黎道纲兄时问：“黎先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那是哪个系？”

“我是化学系的，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道纲兄反问道。

“我也是中山大学的，念中文系。”此语一出，引起洪姐和黎兄的高度注意。他俩仔细打量了家盛兄，感觉其年龄也与我相差不几岁，因而问道：“那您认识卢永光吗？”

“您认识他!?”洪姐的话刚说完,家盛兄就问道。

“不仅认识,而且还是朋友,都是文化圈里的人。”洪姐答道。

“哎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找永光兄找了三十九年了!”家盛兄又迫不及待地问洪林姐道:“请问您俩有没有永光兄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

洪林姐当即报出我的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给家盛兄。

“哎呀,好厉害!不用看本子就知道对方的电话和地址,的确是老朋友!”家盛兄称赞道。此刻,家盛兄除了感谢洪姐两人外,还托洪姐把他的名片带往曼谷送给我。

洪姐一回到曼谷,就立刻打电话告诉我:“这次到汕头开会,无意中为你找到了一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我听后欣喜若狂,激动得热泪盈眶,一时哽咽地说不出话来,连句“谢谢!”都无法说出,可见激动程度。

当晚,家盛兄就给我打来电话,还再三嘱咐我要多谢洪姐及道纲学兄。

几天后,又接到家盛兄来函道:“阔别 39 年,思念 39 年,寻友 39 年;如果要把相别 39 年的辛酸苦辣,粗略叙叙,只好要 39 天的时间;若写成书信,最少也要 39 页信纸……39 年的思思念念、寻寻觅觅,焉知尝愿在今朝。此时,要感谢洪姐及道纲学兄,若没有他俩的搭线,我俩永远不知情……”

此时,我打算立即前往汕头拜访家盛兄。刚好,又接到云南省文联邀请泰华文学研究会到云南参观、访问,时间刚好在近日。所以,我打算在访问云南之后,顺途到广州探亲,然后再到汕头。此行我原不打算事先通知家盛兄,怕他为我费心,可是,他却从我女儿那里得知我的行程——即十八日

我从昆明往广州。所以,他于十九日即从汕头市乘火车到广州接我。我却于十九日从广州到韶关市,意欲让大儿子驾车送我往汕头市拜访家盛兄。家盛兄得知我到了韶关,又找到我的挚友陈登隆处长,连夜从广州乘车到韶关市。我俩几经周转,终得相见,二人抱作一团,久久不能松手。之后家盛兄对我说:“我怕你旅途劳累,所以,还是决定我来见你为好!”

“想别人所想,急他人所急,先人后己,甚至为了他人而忘却自己。”这就是家盛兄平生为人的风范,也是我俩窗谊的基石。

我的第二故乡——新港

张德泉

泰国是一个风光秀美、老百姓心底善良、笃信佛教的国家。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历代王朝都相继地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金碧辉煌、环境优雅、佛堂宽阔的寺院，以供善信进香礼佛和休闲之用。

离曼谷近在咫尺、被称为“菜国”的生命线的“新港”；就是先侨到佛国后在此落脚立足地之一。先侨在此过着男耕女织的务农生活。我就出生在“新港”河畔“鳞次节比”的“梯子厝”里；在这里渡过整个童年。我对童年时度过的乡土之所以念念不忘；是因为“新港”是五世时代的一条人工河，始于，曼谷莲，背向曼谷的西北，流经曼艾直至“沙拉耶”的水门。河水流经的地方，带给务农的百姓灌溉农田及饮用食水，为交换物质和输送农产品进曼谷提供方便之外；港的两岸终年长满了结果累累的芒果树和石榴果树。童年时我和邻居的几位男女小朋友，经常结伴、划着小船到河畔果树下，到了果树下，大家默默的分工，男的爬上树去摘果实；女的负责在树下拾抛到水里的果实；有时把果实抛离船远的水面，女孩们就自然而然地跳到水里把果实捞回来。记得有一次我爬在芒果树上，看见树顶头枝上有一粒芒果长得特别

丰满，果蒂上已经有点红色显得色泽特别鲜艳，它的周边还挂了几粒较小芒果衬托大芒果，一见就心动，决心要把这粒大芒果摘到手，我把身体往上伸，芒果挂在枝头上一动不动，我很高兴把两足分别踏在树丫处，左手轻轻地抓住另一枝树枝，正想伸出右手去把大芒果拉过来，就在这时，老天好像有意作弄我，忽然一阵大风吹来，将大芒果与我的手之间的距离给拉开了，我心里想：摘不到手绝不罢休！我把身体往大芒果斜靠过去，没料到这一斜靠左手拉着的树枝被折断了，于是大芒果没有摘到，整个人像跳水运动员，翻了个跟斗，两脚朝天、头朝河水掉进了河里，幸好没有摔到船上，否则早就西天拜佛去了。当我从深水里重新探出水面时，同来的小朋友却还七嘴八舌地责备我没本事，不能把大芒果摘到手。最后由一位年纪较长一点的男童上树去摘，他像是要为我掉下水报仇似的，一口气爬到那挂着大芒果的树枝底下，一伸手把整棵树枝连着几颗芒果一齐折了下来，果实到手。这讨人喜爱的大芒果就在船上，被几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结果留下的只是芒果粒了。

另一方面，“新港”的河水是随着“召拍耶”河的潮水起落而时涨时落；每年旱季，有时河水退落到河床几乎可见，水位很低，天气一闷热，太阳暴晒之下，水热得烫手，鱼虾碰到这种天气，就像人喝醉酒一样，昏沉沉乱蹦乱跳，都跳到水边泥泞上，当时农家把它叫“虾浮头”，沿岸的家家户户都会互相呼喊，各自拿着可盛海鲜的竹篮，下到河边去拾拣鱼虾。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家家户户都有几公斤活蹦乱跳的鱼虾进篮，为农家增添了美味的佳肴，改善一下农家每天三餐都是白饭青菜的伙食。

一到凉天，潮水涨了，这正是农家钓青头虾的大好季节。童年时，我以样学样，跟着人家拿根长竹竿，划着小船到河中心，将竹竿向河里插下，把船固定在竹竿的下游处，人面向下游就坐在船上，把饵钩在钓虾的钩上，抛到下游河里，顶着绳子的动静；一旦发现钩绳在动，快手一拉，就把青头虾钩上了。有时钓上来的青头虾，两只大脚长满了青苔，长约一尺多，每钓到如此大的虾，我都会兴奋不已，因为虾越大，就越鲜甜美，虾钓得越多，一家人的生活就越有改善的机会。所以童年务农的生活虽苦，但也过得很快乐。一到傍晚，一家人没什么娱乐活动，都在庭前芒果树下纳凉，听爸妈讲述家乡的情景，从而知道远方还有亲朋戚友。就是这样渡过了童年的时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新港”先侨自发地创办了“侨民小学”；我跟着哥哥走进了华文小学的校门，开始接受华文启蒙教育，当时从曼谷请来的几位华文老师，知识广博，除了在华文方面给了我们启蒙教育，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方面对我们的人生观起了很大的影响，使我们逐渐地明白了如何选择自己的前途和要走的道路。

一九五三年，我小学毕业，选择了弃农从工的道路，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新港”，来到繁花似锦的曼谷。初到曼谷，人地生疏，对曼谷的人情世故一无所知，对社会的认识远远不及于在曼谷成长的同年龄的人；但是乡下人忠诚朴实的举止，也获得一些人的赏识，在他们的引导下，我把赚来的薪金一部分省了下来，作为参加中文补习班的费用。在补习班我结识了思想意识较成熟的周淑芳、黄丽娟和林汉明等同学，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回到“新港”，和志趣相投的何

才旺等同学协商，最后决定一起背起行囊，去刚刚解放的中国留学。苦学几年最终踏入“上海财经学院”的校门，圆了回国留学梦。

在七十年代，我回到阔别几十个春秋、日夜挂念的佛国。当我踏上了久别的第二故乡的国土时，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变了，过去繁荣似锦的京都变得认不出来了，所有的人变得那样和蔼可亲。

在圆了与阔别多年的老父亲和兄弟姐妹之团圆梦后。我脑海中浮现了童年时莱园“新港”的景致，急着要到“新港”去，兄弟们伴我开车到“他田”码头后，我们包了一艘长尾船向“新港”驶去，沿途我左顾右看，希望能够找回童年时的景致，可却失望了；船已到尽头，我记忆当中的那些景致却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终年果实累累的那些果树都不见了，连使我从树上掉下河的那颗芒果树也不见了，原来住过的鳞次节比的“梯子厝”现已被幢幢小洋房更替了，当年在河中钓青头虾的小船也没有了，替之的都是机声隆隆的现代机械船，在河中川流不息地行驶着……。我眷恋的第二故乡“新港”已经完成了它应负的历史使命，随着时光的消逝，它变得更令人向往，更令人难以忘怀。啊！可爱的故乡“新港”，我在您的怀抱里吸着您的乳汁长大，我终身不会忘记您的恩情；我祝愿您永远像滚滚南流的湄江水，川流不息地奔向繁荣秀丽的前方。

玉清姐素描

钟爱祥

不久前，看见世界日报头版登出邓玉清大姐在北京会见吴仪副总理的大幅彩照，甚为惊喜。邓大姐是以泰华妇女联合会主席身份，到北京参加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纪念活动，得机会与中国和世界妇女领袖聚会，真不简单。

我与邓大姐相识不久，知道她是我们大埔会馆副理事长，曾在会馆一起唱歌，在曼谷音乐会中，两次见她登台独唱，发现她一次比一次唱得好，可见她是一个勤学苦练，认真学习的人。

她朴实、慈祥，客家话一线过，和同乡都亲近，很有人缘。在一次较深的交谈中，才较全面了解到，邓玉清大姐有今天的名誉地位，不是凭空而来，她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充实的人生经历。

她父亲邓庆之老先生，早年移民曼谷创业，经营打白铁及衡器生意，热心公益，曾担任大埔会馆及客属总会理事。

邓大姐在父母辛勤培育下，完成了曼谷法政大学会计系学业。在森美原油公司任要职多年后，协助丈夫经营煤炭进出口生意。同心合力，日益兴旺。她除通晓客家话、潮语外，还努力进修中文、英语、日语和法文，以便提高业务水平和

社会活动能力。并成功培育出儿女一子，均为硕士高材生，为社会作出贡献。

邓大姐在其父母影响下，自幼热心公益事业，除积极投入大埔会馆理事会工作，目前还担任客家总会副理事长。二十年前加入泰华妇联会，先后担任理事、秘书等职。2005年出任第十九届泰华妇联主席，就职之日便详细订出一年的工作计划，足见其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

她对促进中泰友谊和贸易往来，曾作出贡献。多次跟随中华总商会访问团等到北京出席“促进中泰贸易大会”，先后受到谷牧和陈慕华等中国领导人的隆重欢迎和热情接待。由于玉清姐不懈的努力，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最近还荣获皇后御赞助下，国家妇女院一品夫人素玛丽乍得甲哇匿颁发荣誉襟章。表彰她协助妇女院工作，也表彰泰华妇女联合会支持泰国国家妇女院工作出色。

月前，她还参加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举办的张振国中国书法培训班。由于她学习精神和人际关系出众，被选为班长。

玉清大姐说，她从未可以拼搏追求名利地位，只是凭着自己努力，在不断学习中求上进，一步一个脚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做好力所能及的事。

邓玉清大姐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终于由一位平凡的女性变成成为泰华妇女的代表人物。我为邓大姐高兴，她为泰华妇女争了光。

难忘的老家

张素秋

屋后传来了阵阵雄鸡高亢的啼鸣声，划破了那原是寂静的晨空，周遭的响声四起，万物又开始甦醒，又恢复了生机，人们重新开始了各自的一天。

屋外对面马路上的电车经过时发出的叮当声，门前人来人往，去工作的、去买菜的、挑着担子叫卖的小贩等的嘈杂声浪，把我给唤醒了。睁开了昨晚久久不能合上而又刚刚合上不久的双眼，一骨碌就弹坐起来了。啊！今天，就是今天，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就要离开这个给了我十多年来遮风避雨，长辈处处呵护着我，使我快乐成长，无限温暖的家了。

打从征得父母亲的同意后，想到可以和许多朋友一样，出外去求学了，心里总是乐滋滋的。从曾在泰国放映过的中国记录片中，看到过的片断中，那些秀丽的河山，那些在校园里欢乐地跳着集体舞的幸福学生们的画面，一直使我非常向往，憧憬着也能一样地过着那样绚丽幸福的生活，故此，即使每当母亲想到我就将离她远去而伤心哭泣时，我仍然会乐呵呵的安慰她，并再三的应诺三年一定回来。因那时我们一群莘莘学子正处于求学无门的彷徨中无所适从。而当时世界，尤其是中国恰处在叱咤风云、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以崭

新的姿态屹立在世人面前，受世人敬仰。故有许多离乡背井、漂泊南洋的侨胞及思念故里的老人要回乡。年青人又犹如看到一扇敞开的，可圆求学之梦的门。恰好当年有艘海轮“海后”号要从泰国启航往中国汕头。消息传开，人们便相互邀约结伴去投奔。一时掀起了去中国的热潮，我也被卷进这股浪潮中了。

但当日醒来看到两件母亲昨晚帮我整理的行李放在梯口旁，待拿下楼去时，想起母亲昨晚那双含着泪水又很无奈的眼神，当把一条带我去耀华力路那间当年享有盛名的“太平洋行”买来的一条厚毛毯叠进大皮箱时，一直叮嘱说那里天气很冷，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被不能着凉。若身体不适时，也一定要吃饭，这样才有力气，才能完成你的学业。这些嘱咐，实因我从小体弱，又是家中最小的一个，故长辈都较疼我。所以每当身体不适时，母亲总会想方设法煮东西给我吃，尤其在雨夜，母亲一定会起床来看看我有没有盖好被单，帮我把被单拉好盖上，才放心回到自己的床上。可有时我实在是没睡着，但知道母亲又来看我，便闭着双眼，任母亲帮我摆弄，等母亲一走，觉得不自在，又把被单给蹬开。那绝不是调皮捣蛋，而是沉溺在母爱中的一种享受。故此一生，每逢听到淅沥的夜雨声，都会引起我对母亲的无限思念，只恨时光不能流转。故当想到马上就要远航，一股难以言表的冲动使我泪水夺眶而出，我真的哭了，这时才感到迷惘。中国离家千万里之遥，而父亲唯一的亲人——我的姑母一家人，在抗战胜利后已全家到泰国来投靠父亲，我此去父亲没有提过如若有事可找何人。一连串的问号浮上脑海，方才意识到我即将要去的地方是多么的陌生，我对它也只是片鳞只

瓜的了解啊!

但总归还是年轻人,求学的愿望和理想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走吧!我深信自己和朋友们一定能克服困难到达彼岸,去实现各自祈求希望达到的愿望。我擦干了泪水准备下楼去,而又下意识的走到门边朝阳台再看一看。十一、二月的泰国气候,早上是会使人感到凉飕飕的。天空是一片湛蓝,衬托着父亲栽种而攀满花架的杜鹃花,也许正是它的花期吧,正绽放着一簇簇,红彤彤的花朵,在屋后很远的地方就会看到这一片红。几株茉莉花也开得茂盛,在轻风吹拂下,散发着沁人心肺的清香,尤其是父亲精心栽培的那两缸茂盛的柑桔,正结满累累的桔子,黄灿灿的,很引人注目。至时父亲会把它们都摘下来制成蜜饯,那可是我最爱吃的呀!尤其是父亲在做蜜饯时,一边用小刀轻划着桔子的皮,一边天南地北和我聊天。有时还讲讲故事,这时觉得父亲格外慈祥、亲近。家、阳台给过我太多的温暖和快乐,阳台是家人空暇时喜欢流连的地方,每当太阳移走不晒时,就会很风凉。母亲有空时就会端出她那装着各种针线的竹箩,坐在矮凳上做些针线活。小时候还教会我许多童谣,我可以在这里拉拉哥哥那架德国产的扭扣式的手风琴,可以放声歌唱。

记得有一次我从学校刚学了一首《虹彩妹妹》的歌,回家后在阳台上不断地唱:“虹彩妹妹,嗯呀嗨哟……”因为此歌从头到尾每句都有“嗯呀嗨哟”,唱久了,四哥听烦了忍不住上楼来看我,还很诙谐地问我是不是肚子疼?并煞有介事地说,我如果将这歌曲唱得越小声就会越好听,尤其是让人只能隐隐约约听到那样的效果最佳!我当时还挺高兴,以为哥哥在赞赏我。傍晚时,五哥也喜欢在他特意架高在角

落里的高凳上,乘凉或看书,也喜欢在这里吹他那拿手的口琴或拉手风琴。总之,这不太大的阳台却成为了我的一个小小的乐园。故当我转身离开它要下楼时,仍留恋地回头再看它一眼。不料这最后的一瞥,却成为我此生不可复见的景象。因为当我重又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时,双亲已仙逝,故地也已高楼大厦成排,泰国也一样在奔跑、飞跃,一片繁荣景象。但老家留在我脑海里的,仍然是我离家时留下的那最后的印象。双亲也只有梦中才能相见了。

难忘的一件事

谢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笔者因原单位撤消而分配在中国浙江省西部山区，与江西省毗邻的常山县球川镇一间机床厂任职。一年夏天，忽然接到小舅子从福建省漳州市来信说他已获批准出国，希望能速来一晤。那时候，国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政局混乱，无政府主义泛滥时期，读信件几经辗转，接到时已是二十多天后的事了。接信后内子立即带着三岁大的女儿，冒着滂沱大雨(记得当时正值台风季节)匆忙动身了。路程是由球川镇乘汽车到常山县城，再由常山县乘汽车往衢县，转搭午夜由上海开往福州每天一趟的直快列车到莱舟，转乘福州开往厦门的鹰厦线火车到郭坑站，再转往漳州的火车。路途十分跋涉。笔者因工作离不开而未能同行。动身前，从工厂电话总机室发份电报往漳州。当时电报是用电话经常山县邮电所转衢县邮电局发报。晚上十点多钟，雨还是不停的下，这时工厂电话室值班员小谢冒着雨跑到宿舍，大声嚷道：衢县来电，人已出国，电报退回……。当时心想半夜三更，就是能飞也来不及了，白跑一趟是肯定的了。

不料，第二天中午，忽然见内子背着女儿，拖着疲惫不

堪和湿漉漉的身子回来了。惊奇之余急忙问个究竟，原来是昨晚十一点钟左右，离火车到站不到一小时时间，乘客们正排队准备剪票进月台。忽然有位女同志手里拿着雨伞，匆匆忙忙走进车站，在人群中东张西望，打量着排队的旅客。到了内子跟前问是不是××机床厂来的？是不是往漳州的？(可能看到内子穿着有异于他人)当得到答复后，该女同志松了一口气，说是来自城里邮电局的，并把电报退回之事说了。怕辛苦白跑一场。因为往福建就这一趟车，所以工作托同事照顾一下，特此跑来看看，幸运遇上了，说完就急忙冒着雨走了，连姓名也来不及问……。事情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几年后，笔者全家也到了海外。

那时候，虽然几次想写封感谢信什么的到衢县邮电局去，但顾虑在文化大革命两派斗争剧烈的情况下，怕给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作罢。但三十多年来，生活几经变动，孩子也都长大，但这件事却始终绕萦在脑海中难以忘却。

回想在那非常年代，在政治动乱无政府状态时期，有人能坚持工作岗位，已是难能可贵值得赞扬之事。同时更能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无私品德，服务他人，给人温暖，使人看到人生“真善美”宝贵的一面，具有这种崇高品质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和任何地方，都能像宝石般发出它的光辉。

事隔多年，该位邮电战线的无名女战士，谅必早已退休，但一定还健在。这里再默祝她家庭幸福，生活愉快，健康长寿！

把余热献给华文教育事业

张纬城

自从在北京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以后，我先后在上海、香港、泰国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从设计到施工，泰国好多高楼大厦、工厂、住宅区都在自己的参与下完成了。每当看到这些工作成果，心中总有种说不出的喜悦和自豪感。

二十几年前，北京中国建筑总公司来泰国投资发展。公司中有我清华大学的校友，他们找到我，并和我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泰国开展了建筑工程。我们承建了住宅区和厂房。如在曼谷素坤逸路四巷（在龙马大酒店后面）建起了二十五层楼的莎兰斋大厦，这两座大厦庄重大方，设计合理，施工完美，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每当我经过那里时，都要走进去看看。回忆起那段紧张而愉快的施工岁月以及和中建公司的同事们，如欧泉源工程师、黄绍祥工程师等的亲密合作、团结友爱的精神，直到现在我仍然历历在目，并且还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联系。

但是，一九九七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亚洲经济风暴，把泰国的泡沫经济打得个落花流水。几年来，一片欣欣向荣的建筑业，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多少高楼大厦建到一半停顿了；多少住宅区荒芜了。我们的建筑公司也受到严重的打击，工作暂时停顿了，公司也结业了。建筑业不能搞了，接下来做什么好呢？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变了，一切都在迅速变化着。中

国经济高速度发展，国力也强大了，全世界都有目共睹，并且也认识到，要和中国做朋友，要和中国做生意，如果不懂得中文是不行的。因此，很多国家都把中文作为重要的外语进行学习。泰国的形势也是这样，华文教育慢慢开展起来了，不少补习中文的学校建立起来了，各大学、中学或小学也都纷纷设立了汉语班或汉语课。但是，华文师资的缺乏是个严重的问题。于是，我走进了教授华文的行列。我开始在一些教授华文的补习班任教，并应聘到泰国法政大学教授中文。后来又成为曼谷东方文化书院的一位中文老师。

但是，我是读工科的，虽然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学，看了不少中文著作、小说等。但是对汉语的语法没有真正好好研究过，对汉语的教学方法也不熟悉，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为了能把汉语教好，提高教学质量，除了认真备课之外，还阅读了语法书，教学参考书等。在曼谷买不到的参考书还请北京的朋友买了寄来。

因为班上同学的汉语水平基础较差，水平参差不齐。我就在课堂上深入浅出的讲解，必要时还用泰语进行解释和翻译。把泰语的语法和汉语语法进行对比，使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比如学生根据泰语的习惯，容易把定语语序搞错。有的学生把“美丽的鲜花”写成了“鲜花的美丽”，等等。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们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看到那么多年青人放弃了休息时间，聚精会神，全神贯注的在学习汉语，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欣慰和高兴。

我愿意把自己的一点余热贡献给泰华文教育事业，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中文人才。

永远怀念——恩师

洪 玲

晚上在朋友的讯息中，得知恩师因病故逝世，我顿时好比天打雷劈那样，呆愣了好久；即而泪珠盈眶如泉涌流。一则是悔恨自己没有好好地照顾而在恩师最后一息守旁伺候，让她没告一声而永别九泉。二则是她一生一意为众人着想而千里迢迢离乡背井，艰苦奋斗，却换来清茶淡饭，饥寒交迫的一生；然而她却经得起风吹雨打毫无一声后悔。她曾经对我说：“我好像一粒渺小的沙子，既没人看见，又得不到什么嘉奖，更谈不到荣华富贵，但我却很自豪，因为我还算对父母孝，对子女爱，对事业忠，对朋友义，我是能仰头对青天，伏首对大地的一生！”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奶奶的好友介绍一位华文教师，她姓李名素云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跟她风雨同舟的丈夫在乡下因得了虐疾而逝世，留下了一个十岁的女儿相依为命。听说恩师从走出校门后，就一直为理想的事业而抛弃安逸的城市生活，为了使广大穷苦人们有好日子过，而愿赴刀山，下火海，在漫长艰苦的道路上度过。后来因社会局势哄起巨大的改变，促使恩师不得已地纵然回归城市，她虽丧夫子幼，

身体瘦弱，身心疲惫，但宁愿自食其力，自力更生，找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做，她渴望当家庭教师。奶奶看中她是一个好人，学历甚优而且更佩服她的坚强百折不挠的意志，另一方面也能顺从奶奶的希望，使我能学习汉语。然而那时候祖国刚走出世界大门不久，泰国学汉语还很平静。当时我差不多十二岁，对汉语一个字不识，又没兴趣，简直好比被逼吃苦药一样，进而通过奶奶的苦口婆心地劝说：“小文，这老师品德好，我们应该拥护她，何况你星期六又闲着，能认识多一点语言文化，对你是很有益处的。”在这种一推两拉的情况下，真的使我进退难行，干脆也就依从奶奶心愿，倘若没有奶奶的鼓励，就毫无成绩，再说一声道别也算够人情的。

恩师为理想事业而献出自己的一生，显然操劳过度，饮食不足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老了五六岁，但这并不能遮盖着她的文雅善良，谈笑和蔼的风度。首次见面时，我准备迎接她一副冷漠相待的风度，但面临她消瘦憔悴，依然还含笑喜悦与亲切地对我说：“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吗？有什么难处尽量跟老师讲，你不喜欢的，老师尽量减少，绝对不勉强你，尽量照你的意见做。”这一番话说得我心平气暖，难免回心转意，进而老师继续鼓励我：“学汉语，说难也难，说易也易，重要因素是你要怎样彻底用心去学，去爱与研究它，你才能体会到它的意义与完美，甚至又是多姿多彩的语言文化，越深入越感兴趣，何况将来你还可以带奶奶去中国游玩探亲，去看名胜古迹，卓越的文化遗产，锦绣山河的美景，到那时你一定够流利的使用汉语和说得津津有味。”

一个月过去，功课忙还要学汉语，我真的有些灰心气馁，没精打采地学，这些情况，难以躲得恩师尖锐的眼光，她用

热情而温顺泰然地对我说：“人盼前程，树盼春，今天辛苦的代价，必定换来美好的前途，别只看眼前的困难，要多展望明天，碰到困难，若你畏惧，失败一定来攻击你，那将来日子怎么过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有智慧，学得通，学得灵，万事一定能成功。”恩师不懈努力地磨练与培养我。从此我渐渐对恩师产生了好感，她的善解人意，爱护关心，不知疲倦的精神值得我们心悦诚服。我跟恩师学了半年多，就能顺笔画鸡画鸭，叽叽喳喳地写说个不停，对我乐气十足，喜气洋洋就是我可爱的奶奶，她老是拍手称赞，使我高兴得似长翅膀飞起一样。至此，恩师的学生也日益增多了。

有时我蛮不讲理地跟父母闹情绪，故意挨饿，沉默寡言，恩师急得要命，语重心长地和我解说：“做儿女应该有儿女的责任，千万不能用个人的得失为出发点，要牢固记住，天下父母心，因为有爱才有严格的要求，反之就是变成溺爱，这种爱将造成儿女们的坏毛病，而且将影响到儿女们的美好前途。做儿女不但要尊重父母的想法，也要珍惜父母的关爱与指导；当然新旧两代的想法一定有差距与矛盾，做儿女的也需要善于了解父母的难处，他们成年累月，茫茫碌碌，汗水滴流，挑起这个重担，真是够费力啊！所以不论父母有什么过失，都要冷静，绝不能用不以为然的态度来威胁。”

有一段日子，我和学校的朋友发生意见，争吵动手，进而又被老师处罚，我苦闷的情绪被恩师观察到，讲完课后，她依旧跟平常和我聊聊天，在无形中我便逐渐地流露出心里话，恩师亲切地抚摸我而温厚地劝说：“人要有宽容心，别总是看到人家的短处，时时看到自己的长处。自己做错，一

了没事，但对别人的却一把把抓紧，东找西找，毛毛皮皮，件件都错，这些现象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情况。但若能用相反的态度来对待自己，那你一定成为一个才能厚德的优秀人才。然而这也需要和坏与好划界清楚，不能混淆；对坏事或者遇到不伦不类，来意不详者，不便接近，应该赶快告知父母和老师，接近坏人好比近火者先焦一样。对好事与善事要多拥护和支持，互相帮助学习，多加赞扬，世界上肯定更美好，你好好想看，要善于分明是非。”

回顾昔日，我经过数次颠倒浮沉的道路成长，能避难脱险，有一定的学问和懂一些中华文化，学会爱人与自爱，在这形形色色的社会立足起来，是万万吉事。但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大部分应归功于父母和奶奶，而恩师的恩惠也重似泰山，滴水之恩，当似涌泉相报，一切都太晚了，哀泣思念，悲痛欲绝，恩师，我为您心疼啊！”

总之，我必定化悲哀成力量，恩师对我们的恩惠，将永远铭记，把您所教导和还没完成的任务一代代继传下去，您的高尚品德和对社会贡献的伟大精神，将永垂不朽。在此，我只能用最高的诚意和哀心来表达感谢您的恩情和让广大的人们能了解您宽容大度的心灵。我想用这句简单的话献给您。大公无私，善良忠厚，奋斗终生，流芳百世！”

漫游湄江十八年

廖志营

今年五月底是我来泰国满十八周年的日子。回想起在湄江之滨的这些岁月，颇有一番感触。

作为大陆文革后第一批参加全国统考入读国家重点大学的幸运者，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完成五年医学学士课程，一九八三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九八八年五月，跟着国内的出国留学潮，来到了泰国玛希顿大学读公共卫生硕士（MPH学位，妻女也出来陪读。完成硕士课程后又继续攻读热带医学博士（ph.D.Trop.med.）学位。由于在泰国很难拿到奖学金，我得靠兼职在表哥的毛衫厂当厂医维持学业。因而，工人们都叫我“模廖”（模泰语即医生）。不久表哥的工厂转卖，在外面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自己开诊所又没有行医执照，便到泰国同学的职业病医院兼职，整天起早摸黑跟她到工厂给工人体检，治病，整理病案。我以为同学知道我的处境，到时会给我一定的报酬。可两三个月下来，未给分文，连吃饭、路费都要自己掏腰包。事前未说明，我自认吃亏，决定不干，回国吧！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及在泰国的处

境和多生了一个小孩的实际情况向中山医学院领导作了汇报。学院办公室主任回信表示欢迎我回去，至于多生了一个小孩的事情，因涉及到国家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小孩的政策，大学方面得按中央的政策办理，即双职工其中一人要被开除公职，在职的不能享受奖金。意味着，如果回去，只能靠每月80多元人民币的基本工资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将很困难。在犹豫不决之际，表哥要我跟朋友要回先前被借的40部旧机器，并说，如果不回去就靠这些机器在泰国谋生，如果要回去就将机器卖后作为路费。这40部机器在当时的价钱也恰好买二大人二小孩的4张飞机票。与妻子商量，她执意要留下来创业，我却倾向于回国。“倾向”拗不过“执意”，最后还是留了下来，在泰国走上了下海谋生的道路，开始了窗外生活。

听说模廖要开毛衫厂，原来表哥工厂的许多工人来应征。表哥的朋友也借给我30部机器，便开起了“金营针织厂”。因无法找到泰籍股东成立公司，不能办工作居留，必须继续学业，取得签证。学校和工厂在湄南河各一边，每天往返穿梭于九世皇吊桥。妻子在外打工，一星期回家一次。无法请保姆，要兼照顾小孩。儿子小泰来出生后身体薄弱，经常腹泻，晚上喂奶喂药换尿布，我未曾睡上一夜好觉。小儿腹泻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来泰前我曾在广州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控制小儿腹泻的试点研究获得一等奖。收到广州的同事给我带来的获奖证书之际，竟是自己对儿子长期腹泻束手无策之时。真是哭笑不得。另一方面，由于在学校的时间少了，导师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博士论文。我将自己的情况如实告诉了教授，并说现在对我来说谋生比学位重要。

教授听后很同情，允许我慢慢完成学业，并每年照常给我办签证。

然而，隔行如隔山，一个医生，一个博士生来开毛衫加工厂，成了泰国毛衫界的一番笑话。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三不熟悉客户是我眼前的三大难题。编花机的生产在毛衫界是冷门，很少订单。我了解到之所以订单少是因为缺乏技术工人，能做的厂家少。看准这个特点，我大胆踏入冷门，创造自己的优势。妻子既然有信心在泰国创业，很刻苦努力在她所打工的毛衫厂学技术，从小师傅做到大师傅，从图纸设计到电脑自动化机械操作技术，样样精通。这时我恰好需要技术人才，让她一个大工厂的大师傅回来自己的小工厂当技术员，虽说是大材小用，可点点滴滴都是自己的生意。回来后，用心培养了几十位技术工人，办成以织花样毛衫为特色的工厂。客户一接有花机单便要找我帮忙，我也有条件让客户预付加工费。这样，三大难题便一一得到解决。由于订单越来越多，满足不了客户的需要。在曼谷的工人越来越难找，便考虑到外府开厂，并选择比较诚实的，能独当一面且能做师傅的员工管理工厂。同时着重培养这种人才，能当头的有几人就开几间工厂。这些年来，我在外府处处安营扎寨，先后开了近十处工厂，并以“金营”为名在曼谷成立总公司。由于公司秉承按时保质的宗旨，深得客户信任。如今，生意做开了，名声也传开了。多数厂家接花机单必先找我订位。医生做毛衣，在泰国毛衫界不再是一番笑话，而是一项奇迹，“模廖”也是大家熟悉的名字。

十几年来，在经营毛衫厂的创业道路上，我流下了不少汗水，终于有了今天的成就，有了自己的厂房、住房、货

车、小车；四子女都上了名校，小时候爱拉肚子的泰来如今已是一米八的英俊少年，还入选代表国家参加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我也资助五六个外甥子侄辈来泰创业或求学，有的已在泰国成家立业。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他们有的自己当了老板，有的继续在本公司属下各毛衫厂服务。可是，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我却付出了更多心血：医学学士五年，医教行医五年，硕士二年，博士八年，不算中小学基础知识10年，足足花去了我20年的光阴，似乎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直接效益，倒成了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下海过程，步步颤颤，一步三回头，时时感到这个包袱之沉重，命运似乎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在来泰十八周年之际，我以一首诗“自嘲”：

**漫游湄江十八年，
医学毛衣半世缘。
卅载苦读成耐梦，
窗外竟是织机声。
有心栽花柳成荫，
学非所用何足憾。
人生归宿难意料，
条条大道通广场。**

陀 螺 飞 旋

张驰

陀螺是我童年时代最为钟爱的玩具，也是亚洲儿童常玩的一种玩具，小小陀螺，在儿童挥舞着小鞭子抽打之下，旋出绚丽的色彩，旋出惊人的速度，旋出无限的遐想。我的青少年时光，就是这样飞速地旋转着，转入1980年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大学，我的外祖父于恩德毕业于1932年燕京大学（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费孝通、雷洁琼同窗，著有《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社会调查法》。我的母亲于韵嫣毕业于195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华文新闻事业长达三十六年。我作为理工类考生考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有幸成为家族第三代的北大学子。可能由于家族文化事业的传承关系，求学期间并不局限于理工知识的学习，更是积极参与学生活动，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著作。

大三那年，我创办学生社团“青年问题研究社”，用实证科学的方法，组织社员同学利用寒暑假开展社会调查，完成数十篇调查报告，获得时任校团委书记李克强（现任中国辽宁省委书记）的欣赏和赞许。北京大学不仅仅是一个读书的地方，更是拓展视野、活跃思想、立志纵横、陶冶情操的宝地，校园的一草一木，无不浸染有科学、民主、智慧、创

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伴随北京大学每一位毕业生的职业生涯，造就数不尽的社会成就和个人辉煌。

数年的窗内饱读，惠及数十年的窗外生涯。燕园未名湖畔四年漫步，北京大学赋予我最重要的人生智慧，酝酿出一生的坚韧和豁达。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中国政府智库供职，以母校一贯倡导的科学、创新的精神，首创社会趋势研究，将新闻材料作量化处理，能够准确预测社会大趋势，积极影响了宏观政策抉择和历史走向。一朝天子一朝臣，八十年代末政府首脑的更迭，迫使智库成员纷纷做出新的职业选择。

人生是一个过程，无论权位如何，无论财富多寡，无论平淡还是曲折，都是一种人生。北大的精神，不仅仅是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智慧与创新，同样是每一位北大学子的重要精神财富。九十年代初来到泰国，人生地不熟，要想找到一份好工作，简直难于上青天。在困境里，想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读过的《东周列国志》，二千年前毛遂自荐的故事，告诉我如何找寻一条出路。于是提笔给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先生写了一封自荐信，幸运得很，我这个现代的毛遂，获正大集团录用。

人生有如陀螺，在各种因素鞭子的作用下，不停地、飞快地旋转着。大学毕业后，我先后从事过大学教师、政策研究、翻译、金融分析、饲料、投资企划、服装、弱电工程、润滑油、数码多媒体、动画等工作，一刻不停地旋转。陀螺旋转的时候，不但围绕本身的轴线转动，而且还围绕一个垂直轴作锥形运动。也就是说，陀螺一面围绕本身的轴线作“自转”，一面围绕垂直轴作“公转”。陀螺围绕自身轴线“自转”速度的快慢，决定着陀螺摆动角的大小。转得越慢，摆

动角越大，稳定性越差；转得越快，摆动角越小，稳定性也就越好。每一种人生，也都含有类似的陀螺原理。无论我从事哪一种工作，始终都含有陀螺“自转”的轴线——这就是对人类活动的参与、体验、观察和思考。看似多样化的跨行业职业生涯，其实均含有一个非常专一的专业，就是人的行为与认知的持续观察、思考和研究。这个“自转”的专业基础，奠基于北京大学心里学系，并在八十年代中国智库的研究生涯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些经历和童年的陀螺游戏，共同赋予我灵感和素材，终于迸发出“张弛陀螺教学法”的教育思想和成果。

为了深入开发“张弛陀螺教学法”，2002年我再回到校园，进入中国科学院心理所进修教育心理学硕士课程，为此教学法发明做学术准备。传统的中文教学法，是以翻译法为主要手段，依赖于使用学生母语作为解释中介语，注重让学生理解，忽略让学生记忆和使用。从脑科学的角度看，仅仅刺激听语言中枢，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方法，是一种易于局部疲劳的方法，更是一种效率低下的方法。脱离用脑科学的教学法，早晚会被新的科学教学法所淘汰。

历经四年的专业研究，终于完成“张弛陀螺教学法”的基本结构，在泰国的实验课程，也获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功和验证。关于这种教学法，最早的灵感，来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读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斯佩里的脑机能定位的实验研究。传统的教育体系和方法，在脑机能定位的角度看，仅仅是非常有限的局部刺激，大大浪费了整个社会的脑资源。

“张弛陀螺教学法”则采用全脑刺激和全脑兴奋策略，不仅刺激听语言中枢，更刺激写语言中枢、读语言中枢、说语言

中枢、运动中枢、情绪中枢；不仅刺激左半球大脑，更刺激右半球大脑；不仅刺激大脑皮层区，更刺激丘脑区、海马区；让语言和全面的脑活动联结，形成自然的语言脑兴奋模式，受到实验课程学生的热烈欢迎。

采用“张弛陀螺教学法”，在儿童早期教育课程实践上，还有更令人惊喜的成果。一个情绪低落的2岁零1个月的母语为泰语的幼儿，在经过仅仅三次教学活动后，不仅可以说出20多个中文词语，还变得乐观、开朗、积极，爱活动、爱交际、爱共享，精细动作、大运动、感觉统合、言语、交际、情绪都有显著进步。运用“张弛陀螺教学法”的中文教学，不但可以开发儿童的语言能力，还会全面促进儿童全脑潜能的发展，这预示着新教学法同时可以发展成为早期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让学生张开全脑细胞，让学生的脑神经活动驰骋广袤千里，让学生大脑如陀螺飞旋而不疲，是新法的核心。人类文明，形成于生产和活动的历史，形成于族际交流，亦形成于人类个体的早期脑发育。儿童早期脑结构的优良发育发展，必将会影响世界文明的进步。借脑科学杠杆，撬动文明的进步，乃是“张弛陀螺教学法”之公益愿景。推广“张弛陀螺教学法”，将儿童教育的效率提高至少一倍，将一个民族的大脑资源开发出二倍或三倍的更高水平，从而将人类文明提升到新的高度，自认为是母校北京大学赋予我的精神使命。

北京大学毕业后二十二年的我，携“张弛陀螺教学法”的发明，能否打开一片事业的天空，又是职业生涯的一个挑战。北京大学窗内的那簇“科学、民主、智慧、创新”精神，依然默默支持着今天的我，激情澎湃，志趣昂扬。

故 乡 情

康健龙

我的故乡在凤城，风景如诗如画的潮州古城，葫芦山麓，西湖之滨，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凤城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凤城，从这里，走出了古代状元林大钦，大文学家、大儒韩昌黎也对你情有独钟，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神；从这里，走出了一代圣僧，“三年菩提心渗透，一部华严血写成”的潮州开元镇国禅寺释智诚方丈；从这里，走出了现代龙的传人，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从这里，走出了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从这里，走出了名医林建德、陈仰和博士，卢松盛、陈文彪、江源略、廖照楠、伍湘慕、蔡斌等，名医世家，人才辈出。

潮州人民最重情义，为了纪念韩文公的治潮功绩，特将名山胜水命名为韩山和韩江，并建立韩祠祭奠，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韩文公的伟大的尊师重道，教化天下，造福天下的人文精神。

潮州著名的名胜风景区大潮州八景：“湘桥春涨，凤凰时雨，西湖鱼筏，金山古松，北阁佛灯，开元古寺，韩祠橡木，鳄渡秋风”。

我的祖上是世代诗书传家，且不说封建文化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粟千钟那一套，但知识就是力量，善读书可以医愚却是至理名言。“美好的生活是

一种由爱所鼓舞，由知识所指导的生活。The good Life is one inspired by Love and guided by Knowledge.”

我家曾祖是清朝从科举应试中，学而优则仕，官至礼部侍郎，家中仍珍藏有皇上赏赐的锦衣，珍贵的官瓷，名瓷古玩都刻印有清代官瓷印鉴，古瓷上手冰凉，古色古香，质地冰清玉洁，名贵腊石（田黄）放置有桑技术做的底座上，十分珍贵。葫芦山西麓，半山腰上，保存有曾祖皇封赐建的一大座清代古墓，保存完好，每年都有子孙在清明时节往祭奠扫墓，缅怀先人。古墓依山面水，朝西而建在山腰高处，墓的正前方山下有荷花池塘，再往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再远眺去，是一条长河，奔流而下，向东而去，汇入大海。有名的风水先生说，这样的风水宝地，是福荫子孙，财丁两旺。山顶上，不远处有宋代古城墙遗址，并有著名的葫芦山摩岩石刻，巨石上刻有：“湖山图画”，“洞天福地”，“步月”，“放大眼光”等历代名家题刻。

在潮州，我度过了温暖的、幸福的，金色的童年。我五岁的时候，有邻居家的大姐问：“小弟长大了要做什么？”我随口说：“我要做飞机师，要开飞机。”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而勇敢地说出童年的飞天梦想。

我六岁时，父亲就开始启蒙教育，教识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随着年龄增长，又教我读唐诗、宋词，元散曲；药性赋、汤头歌诀。因祖母家父信佛，又嘱我诵一些佛经，先是要每天在佛堂供桌前跪着诵一部普门品，稍大了是每天诵一部心经、金刚经。并教授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医学典籍。

我的住家是一座从清代建起来的四合院，对面是照壁，

建有一座自家花园，有围墙围起来，留一个门进出。花园中种有茉莉花、玫瑰、铁骨素心芝兰、黄槿花、大红花，花园内有百多年树龄，从清代遗下来的龙眼树两大棵，每棵树干有成人合抱粗，胸径约 60 公分，每年开满了龙眼花，如果没有强台风，则硕果挂满树，龙眼大获丰收。还有棵红柿树，柿树高约五米，树干胸径约 30 公分，每年冬季会结满红的柿子。柿树先是开柿子花，再结成小的青色柿子，柿子再逐日长大，先由青色变浅黄色，再渐转成深黄色，最后大个的柿子由黄色变成浅红色，等柿子个大色深红时，即完全成熟，香甜可口。我 10 岁就会猫着腰，爬上柿树摘柿。收获的季节，约每天可收摘 20 多个红柿。红柿有健脾补胃的作用。中药的香柿蒂是用柿果实的宿萼入药，有降逆下气的作用，用于呃逆。花园中还种有两棵枇杷树，枇杷树胸径约 30 公分，树高约四米。枇杷的果实香甜可口，枇杷叶可供药用，有清肺止咳，降逆止呕的作用。名药蜜炼川贝枇杷膏就是用川贝、枇杷叶为主药，加橘红、杏仁，桔梗、法半夏、瓜蒌仁、款冬花远志、生姜、阿胶、蜂蜜、甘草、薄荷片精炼而成，功能润肺化痰，生津止咳嗽，化痰，治疗咽喉疼痛，声音沙哑。

我家四合院的外埕种有白菊花，芍药花、水仙、玫瑰，中间种有一大盆白莲花，古人之“爱莲说”，有莲外直中通，不枝不蔓，出污泥而不染，香远益清之谓。每年清明节时要换一次塘泥。家父是老中医师，会将龙眼花、柿叶，柿蒂、枇杷叶收取，晒干供药用。

六月盛夏的南方，赤日炎炎似火烧，祖母会将莲花、莲叶摘来煮水，加上冰糖或冬蜜喝，清热解暑。

我 11 岁时，有一次夜晚约 10 点多，我忽觉肚子剧痛，十分难受，家父住在市区，我与祖母，姑母住处距家父住处有半小时的路程，我姑母马上叫上一个亲友，找来家父为我诊治。家父来后把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诊断为因食物引起急性胃肠炎，马上找来一个新沙锅、拿出一根药根，把沙锅底朝天，锅底放上新汲井水，把药根放在沙锅底研磨，取药汁和水让我服下，约五分钟，我腹中雷鸣，马上如厕，泻下了稀便，真是神奇，腹马上不痛了，人也恢复健康。以后，我又出了一次疹，也是完全依靠家父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治好。

在家乡，我经常有机会欣赏《陈三五娘》、《春香传》等一类潮剧。稍长，入读义安小学，再升潮州初级中学，再转潮州高级中学，汕头医专，广州中医学院学习。我对文学、写作的爱好，对中医、中药的热忱，是从祖父、家父及多位名师的培养造就的。

我在学校时，多次参加诗歌、征文、书法的比赛，并取得一些名次，这对于激励学生努力进取，追求卓越，是有很多好处。

我的故乡在凤城潮州，我思念故乡家园顶天立地的龙眼树，故乡校园挺拔入云的木棉英雄树，高大的白玉兰树，盘根错节的顶天盖地的古榕树，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那宁静的校园，朗朗的学子的读书声，我思念故乡的亲人，还有爱我育我的恩师，还有爱我友我的同学小伙伴，还有那动人的小笛声。

**窗内窗外，百岁光阴如梦蝶；
梦别梦圆，故人情重一江水。**

不负寒窗总怀国

今石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读小学二年级时，就搬来《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来啃，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那时只是看热闹。从三年级开始，我的作文在班上、在年级甚至在全校都是拔尖的。所有的科目，我最喜欢是作文课。

1966年夏天的初中升学考试中，我的语文考出了全校最高成绩。进初中不久，“文革”开始，我所尊敬的语文老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惨遭批斗，含冤至死。“红卫兵”在校园内外闹得天翻地覆。我从破“四旧”要拿去焚烧的书堆里，偷走了一本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我决定躲在家里抄完它，因此被同学戏谑为“逍遥派”。“文革”打碎了我的大学梦。

1976年秋天粉碎“四人帮”后，我在济南工作时发表了平生的第一篇作品——登在《济南日报》的一首表达我伸开双手拥抱春天来临，心情万分欣喜的诗歌。后来，市工人文化宫举办职工大学，我考上了中文专业，也算是圆了我的“大学梦”。不久，因父亲的病逝，我转回家乡山东聊城工

作。为了继续我的“大学梦”，我于1982年报考山东聊城师范学院(现改称为师范大学)夜间大学部(简称夜大)中文专业，被正式录取。

“夜大”授课时间除了星期天以外，都安排在晚上六点半到九点半。开设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写作、政治等学科。

我最喜爱的是古典文学，教授这门课的是杜玉宪老师。四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人长得清瘦，白皙的脸庞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第一天上课，他往讲台上一站，向同学们回礼，露出一脸和蔼可亲的笑容，然后用聊城乡音开始授课。聊城话近似普通话，所以就是外地的学生也听得懂。杜老师一身朴素整洁的装扮和平易近人的作风，马上就拉近了和同学们的距离。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他那精彩的讲课。

那天上的是《左传》里的《秦晋殽之战》，这是一篇先秦历史名著。他先简明扼要地交代了文章的历史背景，然后就用讲故事的口吻，生动地、逐字逐行地、绘形绘色地讲来，一下子就抓住了同学们的心，全班几十双眼睛集中得像一根针一样，牢牢地钉在黑板上。

我最佩服的是他基本上不用讲稿，把他自己汹涌的脑海打开，让渊博的学识驰骋在整间教室里，他讲得那样的深入浅出，用了大量的比喻来解释课文。有些生僻的字句他就大大的写在黑板上，写上注释，让同学们抄下来。整间教室只有他铿锵的话语和沙沙的写字声。

最后，他就这篇历史名著写作上的结构和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使我们不但欣赏到了文学之美，而且还了解了写作上的一些技巧。

课后，全班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我听到的最生动有趣的一堂课。那天我很激动，向人打听才得知杜老师是中文系顶尖的教师，现在肯定已提升为教授了吧。

在以后的一次闲谈中，我对他说，我和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能学得多，学得好，记得牢。他非常高兴，连声说着谢谢。他告诉我：“你们能喜欢学，用心学，我真高兴！古典文学用的是文言文，在一些人的眼里是枯燥的东西。我要顾及到你们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阶层，文化水平也不一，我就多准备一些备课时间，力求讲得通俗易懂，避免生涩枯燥，以免使大家失去兴趣。这些文章都是我们祖国光辉五千年文明中的精髓和瑰宝啊！不学好，真是太可惜了！”

至今，我还牢牢地记住他的一句教诲：“学好古典文学一是背，二是背，三还是背，装数十篇名著在脑，还怕提高不了写作水平？！”

我的学习生活是艰苦的，要维持家计，白天我必须工作；下班回家已快六点，匆匆地吃口饭，就往学校里赶。有时候下班晚了，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在衣袋里装一个面包，课间休息时拿出来填肚子。一次上学的路上，遇到风雨，心里焦急，不慎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膝盖擦破了，鲜血淋漓，浑身是泥水。我用手绢扎好伤口，继续赶到学校，我的狼狈样子，引起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有时外出公差几天，回来后马上向同学借课堂笔记，连熬两个通宵补回缺欠的课程。

我上了四年“夜大”，终于圆了“大学梦”，于1986年9月1日毕业。由于我系统地学习了大学的中文课程，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我在单位上是搞宣传报道工作的，从我写的工作报告，工作总结，通讯报道等文字材料来看，确实是

进步很大。有一次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嗯！到底是上了大学的，水平提高得很快。”

我拿出我未上大学和上了大学以后的为报刊写的各种文章来对比，自己也觉得我的写作确实是摸到门边了。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祖国给了我全部的学识。这些年我居住在泰国，利用所学到的知识，为泰国的中文报刊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有的是向中文读者介绍佛国的文化、风土人情、山川河流，有的是揭示泰国劳动人民美好心灵情操以及他们与贫穷和愚昧落后的社会现象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我还以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了大量的描写泰国华侨胼手胝足、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可歌可泣的创业史，以激励后人。

报答祖国，我今后要更加努力地在国外传播中文教育，为促进中泰兄弟般的友谊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难忘的小事

何福祥

人的印象中，有两种，即好的印象和不好的印象。这两种印象往往铭记在脑海里。好的印象常常让我们有美好的回忆，坏的印象总让人害怕无穷，一想起就紧张，甚至不想遇到或让它再重现。

我的印象中就是有一件小事，对我来说它是一件好事或者坏事，如今我总说不清楚。但是从那天到现在，它仍然牢牢留在我心中，特别是那个地方——罗湖海关。

这件事是十年前发生的。1990年七月暑假的时候。我跟日本同学坐火车从北京到广州。此行目的是为了去香港旅游。那时候从北京坐火车到广州得要三十八个小时，坐了两天两夜，真是难以形容的滋味。到了广州后，还要做火车两个小时到深圳，然后在罗湖海关办手续过境，才能到香港去。我们大概中午十二点多到了罗湖海关，出境时，我们都要填一张表。表格里要填上姓名、国籍、出境日期……等，此外还要填写携带的钱币数额。

我按照表格填写，包括外汇金额。填好后就交给海关先生准备过境。刹那间，那位海关先生大声地叫住了我“站

住，先别走！”我在发愣，是不是跟我说，我迈不出步，心里还想：犯了什么错误，越想越紧张。

在害怕中，我感到很冷，全身发抖。那位海关先生走到我前面来，打量了我一下说，“你是泰国人吗？”

“是的，我到中国来学习，我在北语学习。”我说。

“你不知道吗？中国国家有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携带人民币出境？携带人民币出境是犯法的。”我不知所措，只好坦白地回答：“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我的第一次从中国到另一个国家去的。请您多多关照！”我再补充：“这些钱都是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也是我一年的费用”海关先生听了沉默一下子，一定看出来我在发抖害怕。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办公室去。过了一阵子，又走出来了，他的语气带点柔情对我说：“好吧！我跟领导商量了，他们决定先把你的钱扣押在这里，等你回到北京以后，请你跟学校联系，出示证明你是留学生，我们会把这笔钱退给你的。听到这句话，连高兴也来不及，真是雪中送炭似的，我赶快跟那位海关先生说：“谢谢！谢谢！”

通过海关后，我把这件事告诉日本朋友，他笑着说“你真笨，你怎么不知道把中国的钱数也写上去，当然就被没收了。因为不管那个国家都有这种规定。”听了这些话，我心里还在迷惑，我怎么会把人民币的数额填上去呢。我真的不应填，真的不该填！我还问自己：我真的很笨吗？是不是太天真了？

幸亏，我身上还有四百美元，否则这次去香港旅游就去不成了。过罗湖海关后，我们坐电车去香港。在那儿过了两个夜，第三天就回北京。不管怎么样。这次的旅途过得不是

很愉快。这次真的是无知！

五天后，我们回到北京，马上到留学生办公楼去找一位老师，请他给我出一个证明书。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罗湖海关。等了不久，海关就把所没收的钱都退回来了。我真的很感动，没想到这笔钱他们真的退回来了，以后的生活，我就不用很担心了，第二天我马上提笔写了一封短短的感谢信，信里是这样写的：

罗湖海关负责人：

你们好！

你们寄来的钱，我收到了，谢谢你们的关怀。如果这笔钱被没收的话，我在中国学习的生活就会困难，因为这些奖学金，可以说是我将来历程的「过路费」。我离开自己国家来到他乡，不觉得寂寞了，我好像投进母亲的怀抱，投进温暖的怀抱里，让我更有信心去克服各种困难。我一定会努力学习，把汉语学好。同时，我感到中国有你们这样的海关办事人，真为国争光！谢谢你们！

回信后就到邮局寄出去。我今晚可以睡得更踏实了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事情。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它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也让我知道中国人的热情和爱心。是不是我的长相就是中国人，所以他们把我当中国子孙一样的对待？

天下父母心

魏飞飞

2005年9月9日早上七点，有一个疯女进入一所位于曼谷中心的著名学校，刺伤了4个学生。听到此消息后，学生家长都赶紧跑到学校来确认被刺的学生是不是他们的孩子。在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在学校门外等候消息的家长们，有的因惊慌过度竟昏倒在地上了。

上述并不是恐怖小说，凶手、受害者、晕倒的母亲们也不是主角和配角，而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实。恰巧，那天我必须路过这所学校，看见很多很多的家长父母站在学校门口，都从学校的门口望进去。一下子救护车就开进学校，这是很不寻常的情况，然后才听见有人说有几个学生被刺，现在还抓不到凶手。我对这件事情极为震撼，是因为这所学校是我从小到大，从小学到高中上学的地方。若这件事没有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那一天，而提早15年发生的话，站在学校门口的家长里一定也有我父母，而在学校里心惊肉跳的学生当中可能也会包括我在内。

这件事使我想起来在这所学校上学的时候，有一位母亲从孩子上幼儿园到高中，都要每天在学校里整天等着孩子，令人怀疑她是不是个很无聊的主妇？有的同学甚至想，她的女儿长得又胖又丑，一定安全无事的。其实不然，这位母亲

是大老板的太太，她从来都喜欢请有名的卜算者来算命。有一次卜算者对她说有一天她的女儿将被绑架！一听到这可怕的预言，她就每天与女儿形影不离，整天呆在学校里。这可能是她能够保护孩子的唯一办法。究竟她的孩子从学校毕业后有没有被绑架过，上大学时这位母亲还在校园里守着孩子吗？就无从得知了。

有一段时间我妈妈也曾经在学校陪着我，但情况没有那位母亲严重。那时候我在幼儿园上学，可能还不能适应，每天早上都会大哭不想去学校。我妈妈每天都会对我说不上课就不上，我带你去商场玩一玩儿，好吗？这时我才放心地跟她出去。不过，每天乘的公车最终都开往学校，而不是商场。到学校我就会哭个不停，说妈妈欺骗我。因此，她必须陪着安慰我，等到我上课后才放心地回家。长大后回忆到这件事，就会想那时候妈妈可能很难过，若孩子连幼儿园都不上，以后怎么办，怎么长大成人？！

不知是否因为我爸爸从小就没正规地上学，只靠自己的本事而上大学，而我妈妈也算是一个文盲，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教育非常注重。不过，他们对我们的考试成绩只要求过关。此与一般父母相反，多数的父母对孩子的考试成绩非常关注，构成了父母的一种重负。有的家长在考试前向孩子提出条件，如果哪门课获得 A，就得到 500 块钱，作为一种鼓励。有的孩子若考试成绩不好或被排为班上最低名次的话，父母便会大发脾气。我在初中上课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虽然成绩不错，但在班上却是倒数第一。她父亲一看见成绩单就大发脾气把它撕成几片。如果那个学期我的这个同学在别的班上课的话，她会考得第一名。这只是时间和班与班之间的问题，

并不是孩子的错。我真的很了解，因为那一学年上个学期，班上考得最差的恰好是我，而我父母却一点儿也不在乎。

我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计划筹建一栋豪华的大讲堂，此项目必须使用大笔资金。为此，学校开始向家长们联系要求捐助。这是我从同学口中知道的，因学校已经给她们的父母打过电话。再说，这些家长大部分都是大老板，所以我想学校一定不会给我的“穷爸爸”打电话要求捐助款项的。不过，有一天我对爸爸提起这件事，他说：学校已经多次打来了。他对学校的答复让我吃惊——“若学校须要我非捐款不可的话，我唯一可以帮忙的是，在学校打扫地板”。这是最真实最洒脱的回答，直到现在我都不能想象那时候，我父母多么艰苦才养大我们三姐妹，怎样得节省才能让我们在最好的学校上学！为了孩子，无论是任何事情，父母都愿全力以赴。

有一位母亲的故事让我特别佩服。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不过，她的儿子一生下来眼睛就失明了。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这位母亲走路送他上学，因学校离家不远。到了考大学的时候，这个孩子却没有让他母亲失望，考上了泰国最有名的大学。为了能亲自接送孩子上学，她用了 5 天的时间学会开车。开车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比吃饭还容易，但对这位母亲来说是特别困难的事。从来只习惯呆在家做家务，对什么机器都不懂，连方向也从来都搞不清楚的她，到了 50 岁，为了孩子才开始学开车，而且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真令人敬佩！

泰语有句话说“孩子是父母之心”，一点儿也没错！为了心脏跳得正常、安然无恙，父母什么都愿意。

武汉留学岁月

李俊

时光荏苒，离开武汉大学不觉已十年了，仿佛只在转瞬之间，那短暂而又美好的留学生活至今仍记忆犹新。

十多年前我就知道中国有座名叫“武汉”的城市，那是从去中国旅游回来的母亲嘴里听到的。那年母亲陪外婆去三峡旅行时，顺道在武汉与母亲久违的表哥（也就是我的表舅）相见。表舅从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体育教师，他说我们若有谁想去中国留学可以选择他所在的大学。母亲回来后就告诉了我这件事儿，这让我萌发了赴华留学的念头，大学一毕业我便直奔武大。

一进武汉大学我就发现这是个山清水秀之地，在此读书如同在一个大公园里修身养性，那湖光山色，那装饰着琉璃瓦的宫殿式校舍，那严谨而又活跃的学习氛围，恰如长江岸边的一颗明珠，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前去留学。我是第一个在武汉大学留学的泰国人，当时在该校的留学生部进修中级汉语。我们班有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学生，他们中除了我和两个日本学生是自费的以外，其他都有奖学金。我们的班主任名叫苏焰，她为人忠厚，乐

于助人，深受学生们的敬重。我们一学期要修五门课，其中的精读课就由苏老师执教。我很爱听她的课，因为她耐心细致、循循善诱。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汉语基础大部分是苏老师帮我打下的。我很尊崇她，决定请她担当我的汉语水平考试的辅导教师。于是，苏老师便全力以赴地备课，并找出许多模拟题来训练我，这使我的汉语水平大有提高。经过师生的一番努力，仅在短短八个月的汉语学习之后我就取得了中等A级的好成绩，而且我是当年唯一通过这一级考试的留学生。对此，我十分感激苏老师不知疲倦的谆谆教诲，另外也要感谢当地亲戚们的大力支持，因为他们在学习和生活方面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我心里很清楚，若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也不会轻易取得如此可喜的成绩。每当回想起这些，感念之情便油然而生。

在武大约一年的留学生涯中，既领教了武汉这一“火炉”的炎炎夏日的酷热，又体验了从未经受过的凛冽寒冬；既有甜蜜快乐的日子，又有迷惘徘徊的时候……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真是苦尽甘来呀！那一切让我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让我懂得怎样珍惜时光、怎样珍惜亲情友情。那段经历现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它将成为我一辈子的美好回忆，也时时激励我勇于面对困难，同时使我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总之，在武大留学的收获，不光是学会了汉语，还有就是对人生的感悟，这些都将令我受益终身。

我的小花园

李金城

我从小就喜爱教学工作，中学尚未毕业，老师就要我当她助教。中学毕业后，我考到华文教师资格文凭，从此正式做了一名华文教师。最初我在一家商业学校任教，后转到华侨公学。

白天我在学校任职，晚上在家里组织补习班。因为自认程度有限，于是我平时多看书充实自己，更有幸承蒙学长指引和支持，到中国厦门大学攻读。

几年以后，我申请办华文补习班，因没有人脉关系，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于佛历二五四二年方才合法成立。这是邬隆府首家华文补校，属于职业学校，学校规模很小，只有四个教室、一个大厅，办公室则设在大厅的一个角落。我请我的一个学生任校长职，一位国内朋友任教。我白天在华侨公学任教，傍晚下班回来就和他们一起教课。平时我吃穿俭朴，但关于购买教材、教具，只要是对学生、教师有用，无论多贵我都舍得买，因此我的学校“麻雀虽小，五脏齐全”。

学校白天是成人速成短期班，下午四点以后是学生班（包括四至六点的幼小小学生班），这些孩子一放学，家长就送到我这儿来了，一个个显得又疲倦又饿，自带些点心来吃。我给他们摆一张餐桌，让他们一起聚餐，小朋友边吃边谈，看起来很可爱；肚子添饱了，精神充沛了，上起课来，朝气

蓬勃，授课老师非常开心。因此，每逢他们的生日时，家长常请求在我这儿给孩子办小小的生日会，大家高兴高兴，喜气洋洋。

学校开支不大，收的学费收得也不高，若是遇到家境困难的学生，甚至让他们免费就读。我办校也正逢适当时机，政府开放学习中文，因此学校的成绩还算可以。

后来我白天任教学校的校董也想办夜校，并要迅速办好，就提出要求要用我学校的教学大纲，校长、教师全借用我的名字，我一一都给他们签字，这样省了很多手续，不到一两个月，便可开课了。夜校开课没多久，我就遇到了一个瓶颈：有时到我学校去报名的人想跟我面谈，给他们另设比较特殊的班，于是他们到华校找我，便有人以半真半假的口气说我抢学校的学生，我心里很矛盾；正好我自己办校的老师辞职从商去了，让我在犹豫不决时下了决心，辞掉原有工作，在自己的学校“打工”。

我才识浅薄，却有机会发扬祖国文化，虽然贡献微不足道，可我感觉荣幸万分。我热爱我的工作，一直敬业负责，生怕辜负家长或学者对我的期望，这也是我的心愿。

一天，有位医生，也是我学生的家长，看到一群小学生围绕着我，又抱又拉，抢着讲述他们的故事，于是激动地对我说：“老师，您比我们幸福多了，我们在病人的哀声苦叫中度过，您是在欢乐愉快的笑声中度过，您的生活状况好比在“花园”一样爽快！”

“花园”？！是的！我好像拥有一块小花园，我要精心灌溉，施肥，培养出美妙芬芳的花朵，来点缀我这平凡的人生，为我的生命增添更多有意义的色彩……。

我爱上了这枝毛笔

吴静敏

好友来电话邀我学书法。我年纪已近七十，身体又欠健康，何况向来又不曾留意过书法的知识，一点基础都没有，怎可冒然参加呢？好友再三鼓励，无妨见识见识。好友的热情打动了我的心，于是就大胆报了名。

第一节课，张振国教授讲学书法的种种好处，并举出中国历代不少书法家对书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肯定评价，总结出书法有六益：1、养心悦情；2、抒怀寄志；3、修文增智；4、以书会友；5、服务社会；6、延年益寿。历代都有不少书法家活过一百岁，其原因是书法与气功相通。书法也是一种特殊的运动，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平心静气，调养气息。养身先养心，书法可愉悦心情，调整心态。毛主席赠书陈立群说：“写字可借此修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2001年《书法报》载有书法可以治病的文章，大概内容是书法使人欢娱，能促进大脑分泌一种叫做“脑内啡”的荷尔蒙。它通过情绪来改变身心状态，并在体内形成一个任何药物都无法比拟的“制药厂”，能调动自我治疗的功能。

书法是抒情艺术，是寄志学问，是无声音乐，更是纸上舞蹈。因此说“书法为心画”，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汉字的艺术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而延续，且传至西方国家，引起世界不少国家的关注。这主要来自书法的三大魅力，即精神魅力，书技魅力和造化魅力。张教授的讲述，使我感受到创造汉字的先人之伟大！书法的确是中国历史延续传下来的瑰宝！

张振国教授教我们写字的姿势要做到头正、身直、脚平、指实、掌虚、腕竖。我觉得这姿势很像“打坐”。教授讲到“永”字八法的写法，一点、一横、一竖、一捺、一撇都讲得很形象，讲活了每一笔，每一划，学员的注意力都倾注在张教授的讲解中。我想起了一本书里的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其女儿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地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学第一笔是一个“侧点”，张教授教我们接着五个口诀（逆锋、中峰行笔、折峰、顿峰、回峰）行笔。他很耐心地一个人一个人地教，把一个点比喻如高峰坠石、侧然而下。并给学员写一个“永”字作示范。我们看了不约而同发出“美极了！”的赞叹。

两个小时坐着不动地学习，对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说，是够辛苦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大家都没有辛苦的感觉，由于把精神集中在每一笔画上，连洗手间也忘记去了。在这两个小时的学习中，心情格外平静，忘掉了腰酸腿痛，真是比吃补心丹还要见效。书法的神奇像一服强心良剂、使我心情豁然开朗。

无形中，我爱上了这枝毛笔。它很可爱，很神奇。能让我平心静气；行笔时，轻一点不行，重一点也不当，必须好好把握到位。它把我的精神集中在它的运行中，让我达到心静神安的境界。这要归功于张教授的教法，把很难的行笔用简易的方法表现出来，让我们领会，使我们有信心学书法。

这次我能学习书法，首先要感谢好友的鼓励，同时也要谢谢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与北京大学泰国校友会联合举办的“书法入门学习班”，更要感谢张振国教授和白洁蕾老师的既专业又乐业的精神、谆谆善诱的教导，引导我们踏进了书法之门楹，让我们懂得了一些书法的基本知识，给我们播下了书法的种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书法的卓然魅力。



我与钢琴

于翔

打小自己似乎就与音乐特别有缘，听妈妈说：当襁褓中的我啼哭时，只要一放音乐，我立刻就不哭不闹了，稍大一点甚至会跟着音乐摇头晃脑。妈妈发现了我在音乐方面的潜质，在我四岁时就给我买了一架小电子琴。进入幼儿园后又为我报名参加了园内举办的电子琴兴趣小组。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不久我的演奏能力就在一起学琴的小朋友中崭露头角，受到了园内老师们的关注。一年后妈妈就被告知：“这个孩子继续学习电子琴是浪费时间了，还是让她改学钢琴吧。”

但是，当时四、五千元的钢琴对于一个工薪家庭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加之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妈妈也担心今后的功课多了，我是否还能坚持学下去？所以并没有马上就给我买钢琴。直到小学二年级时，妈妈见我读书并不吃力，还有许多空余的时间，就在得到了我的许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会坚持学下去！”之后，为我买了一架珠江 007 钢琴。

从此我就与钢琴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天放学回到家，做完了功课便坐在心爱的钢琴前叮叮咚咚地弹上一阵。随着

新鲜感的逝去，枯燥的基本功练习曾让我厌烦，老师和家长的严厉督促也曾使我后悔自己当初对妈妈许下的诺言。每每见着邻居家的孩子们在楼下欢笑嬉戏，自己却因为还没完成老师布置的钢琴作业而不得出门去玩时，也曾懊恼地抽打过我心爱的钢琴……

因为贪玩是孩子们的天性，加之七、八岁的孩子又正值贪玩之时，那时的我为了夺回自己玩的权利，也曾耍过一些小花招。现在回想起当年自己为了偷懒不练琴而耍的小聪明，也觉得十分好笑：因为我每天的练琴时间大多是乘着放学回家大人烧饭的时候，练一个小时，然后吃完饭就要做功课了；于是曾有一次，我乘着爸妈在厨房烧饭时，借着吃饭厅与客厅中间的那道门遮挡油烟之便，将钢琴曲磁带放得很大声，然后偷溜下楼去玩，哪怕就十几分钟也过瘾；估计磁带快放完了再跑上来，竟然还没有被发现。那时我也着实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小小地得意过一阵。

当然，以上所说的那也只是偶尔才能成功的偷懒事例罢了，大多时候我还是认真刻苦地练琴。每当练完了琴，看着那又红又疼的指尖，都能感觉到什么叫做琴童的“苦”。学钢琴的过程就是这样伴随着泪水与枯燥，这也是国内的琴童们所公认的。在不知不觉间，我柔软的手指已能稳稳地立在了琴键上了，音质也厚实了许多。随着指尖下飞出的那一串串音符越来越流畅，我的指尖也磨出了茧子。

好在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很快就因为加进了一些简单的曲子而变得有趣起来。在老师的悉心指教和家长的随时督促下，我的钢琴弹奏能力进步很快，渐渐学会了用心去体会作品的含义，通过控制指尖的力量来表达乐曲的意境。当年就

在福建省四地市少儿钢琴比赛中以参赛曲目《兰花花》的演奏，引起了省内钢琴界名师们的注意，并愿意收我为学生，同时省里每年举办的由名师执教的“暑期钢琴夏令营”也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基本功水平和演奏能力都越来越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由此也引发了自己对钢琴的挚爱，并萌发将来要当一个好的钢琴老师的想法。可以说，从那时起，钢琴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那一首首钢琴曲，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成了我的钟爱。它们使我认识到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是一种全人类通用的语言，音乐用它那特有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所以在高中毕业面临着高考专业的选择时，自己不顾妈妈的反对，毫不犹豫地报考志愿中填报了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音乐系，并以文化、专业双优异的成绩被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录取。在大学的四年中，主修了钢琴专业。

如果说以往弹钢琴只是自己的一种业余爱好，那么这时的我已把与钢琴相伴作为了自己今后的职业方向。所以在大学的四年里，自己丝毫不敢懈怠，除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老师们布置的各科作业外，有空就进琴房练琴。大学二年级时就被老师发现伴奏能力强而被选为小提琴专业毕业生专场演出的钢琴伴奏；大三时又被系里推荐到“厦大老教师合唱团”任钢琴伴奏；大学四年级临近毕业时，又担任了“厦门市合唱团”的钢琴伴奏。在校期间还参加了“全国声乐、器乐、舞蹈大赛”福建赛区的钢琴比赛，并获得了“成人组”一等奖。这一系列的演奏实践都为自己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功

底。甚至连毕业后的工作也是因为在校期间积累了许多专业伴奏、演出的实践经验，才被学院推荐到了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工作。虽说现在在“留中总会”工作，并没有用到太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地利用业余的时间带一些钢琴学生，才不至于浪费我学了那么多年的专业知识。

我爱钢琴，因为它教会我应该怎样做人。在学琴的过程中，它赋予了我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坚忍不拔的学习精神，使我在磕磕绊绊中成长起来。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仍会矢志不移地爱着我的钢琴。



在中国留学时光

洪雅惠

两年前，我有幸获得中国国立华侨大学的奖学金，到中国学习汉语，由此，我与厦门这个美丽的中国城市有了缘分，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开始了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学习。

这里校园不大，但是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称为嘉庚式建筑群。陈嘉庚是一位伟大的华人，是他设计建造了集美大部分的早期建筑，那是一种中西结合的风格，美观，宏伟。

比亚热带的天气更能够让人感到热烈的是这里老师们热情，有了什么困难都可以得到帮助。这让不大的校园有了情谊浓浓的感觉。

学校有多种条件的宿舍可选择，从公寓式的两人间到我选择的四人间。实在地说，这里的住宿情况不是很好，宿舍内的卫生也要我们自己清理，但我们远来中国毕竟不是为了享受生活，我们是来学习的。我们按照入学时的汉语水平分成二三十人一个班，教室里有空调，不同的课由不同的老师来上，每位老师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很快能够找到我们的问题，并做出针对我们的教学计划和讲授。在这里我们还能接触到很多中国同学，他们当中就有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同学们，在我们毕业的时候，40多名中国同学作为志愿者来到了泰国，进入各学校进行汉语教学。

在华文学院的学习生活也不会单调，因为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除了有机会可以参加学校组织到中国各地参观旅游的假期社会实践活动以外，还有机会参加学校开展各种庆祝传统节日的活动。例如中国的中秋节、世界性的圣诞节。当然也少不了我们泰国、老挝、缅甸的泼水节、水灯节，我最喜欢的是美食节，因为除了可以展现泰国学生的厨艺以外，还可以品尝到各个国家的传统美食。还有比赛性的活动，如十佳歌手赛、中文辩论赛、普通话比赛等等。所以，你如果有什么特长的话，很有机会成为校园的明星。有几位印度尼西亚同学甚至拿到了厦门市大中专院校歌唱比赛的冠军，真的很让人羡慕。像我，就没有那么嘹亮的歌喉，但是我参加了省市组织的歌咏舞蹈比赛，我们的传统舞蹈得了福建省的第一等奖，上过中国国家电视台的直播。这些活动不仅能培养与锻炼我们的工作能力，增加了泰国学生的团结精神，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也改变了我们的性格，让我们更开朗、乐观，对待生活也更积极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

令我感到十分自豪的是我们敬爱的诗琳通公主来访问学校了，我被选中作为礼仪人员接待她，我距她那么近，真的很激动。

7月份，在老师耐心教导和我们自己刻苦努力下，我们终于拿到了中国国家教育部和华侨大学的汉语言学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我们真的很自豪。但是我们不得不和敬爱的老师和心爱的朋友告别，这也让我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我的老师告诉我，我一天在这里学习，就永远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学校会永远帮助我们、支持我们。在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得到的不仅仅是中文水平，还有那么深厚的情谊。

家 书

刘飞雁

合家：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来上海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因为我们经常用电话联系，所以从前我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但是今天我想写一封信给你们，因为我有一些照片要给你们看。

我来上海差不多三个月了，上海对发展得很快，人很多，楼很高，经济很发达。我以前在广州学习，觉得广州发展很快，可是来到这里以后觉得上海发展得更厉害。而且来这儿以后，我对中国了解得比较多了。我原本觉得在中国所有的地方可能没有什么差别，现在才知道中国很大，人很多，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人的性格和语言真的不一样。我以前听人说过：“中国一个省就好比是一个国家”，现在我发现那句话一点都没错。

我在这儿也交到了新朋友，包括三个印尼人，两个韩国人。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经常一起去吃饭，一起活动；另外我还保持跟广州的老朋友联系。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虽然以后我们一定会彼此分开，各自回国，但是我还是希望能跟他们保持联系。四月份是泰国的“泼水节”，有很多泰国

游客来中国旅游。我有机会当导游带游客去杭州和上海旅行，那两三天使我有了一个新体验。我才知道当导游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导游除了介绍地方之外，还一定要让游客满意，但是我仍然觉得当导游是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工作。

上个月我有机会跟朋友去四川旅行，我们去了很多美丽的地方，特别是九寨沟和黄龙。我买了一张九寨沟和黄龙风景的VCD，让你们也可以看看那边的风景，而且我还要送一些照片给你们看。还有另外一件事，去旅行的时候，我没有跟你们联系，让你们为我担心，真对不起你们。

最近，我也跟着朋友去义乌看那里的市场，还去看了我们产品的供应者。那边有一个大楼叫“国际商贸城”，里面有很多批发的商店，大概两万多家，最少也要四五天才可能看完。我走路看了一天，东西比广州多，有的价格也比广州便宜。那边也有很多和我们产品有关的东西，我买了一个闪光灯的样品，并且也送它的照片给你们看。那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产品，以后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再回去看看。最后一天，张老板带我们去参观了“横店影视城”，地方很大，也很有意思。

我在这里的学习大概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结束，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然后回去帮做我们家里的生意，让它发展得更好。

希望大家快乐，身体健康！

此致

敬礼！

飞雁
2005年6月1日

读函授的往事

许玮琪

大概六年前吧，有一次参加佛丕光中公学，住曼谷的校友聚餐会时，我的堂哥许瑜先生拿了厦门大学招生的章程给大家看，鼓励大家到厦门大学去学习，如不能去的，也可以读函授。我是从来没进过学校，只依靠读小组和自修的苦学生，成年了到佛丕光中公学，也只补习一年而已，程度很差，能读大学吗？读什么科目？大哥说：“你可以写一篇文章寄去，让学校审核，看看你的程度如何，适合读什么科目，试试吧！”

我写了一封短信，开门见山的要求校方接受我的报名，并述说我从小失学的苦衷。现在孩子长大了，能代我分担一些责任，希望有机会好好学习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

信寄出去了，我虽然天天在等着回音，但我是不大有信心的，我只懂几个中文字，能读什么大学？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张精美的通知书寄来了，一面印着堂皇的教学楼，还印着“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另一面是厦门大学的校徽，学院已审核批准了，录取我为2000学年度

的学员，读中国文史单科——写作。我赶快依照校方规定的事项，办理了注册手续。

不久书寄来了，有一本《写作》和两本《海外中文学习》，并付来一张《写作》课程教学大纲，教学的进度表，规定的作业是要写七篇文章，有五篇是学校定题和规定内容的大纲，两篇是题目自拟。我翻开课本，觉得我一定能够读懂，我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好这课程。

正当我满怀信心的开始看书，没过几天家庭便发生了变故，不肖儿子不好好的做生意，闹着要和他妻子到内地去另求发展，家里少了两个人，我的担子重了，必须每天在成衣店做生意。屋漏偏逢连夜雨，本来家里四五个工人在缝制婴儿尿布，是我的先生负责管理，可是近来他的肺病一天天严重，家里的氧气桶已不管用了，三天五天便得送医院，有时是进去喷药，注射好便可回家，有时必须住院。记得有一次他在吞武里医院住了十三天，我一个人必须三地跑，白天在店里做生意，晚上到医院陪伴我的先生，早上又必须先回家看看工人，再到店里去。累死我了，用什么时间学习呢？可是我不服气，不灰心，既然报名了，我一定要学成功！我利用坐公路车时，思考、构想，先打心内稿，晚上在医院里看护我先生时，看书，写稿，有时太累了，伏在病床沿睡着了。

“太累就不要读啦！六十多岁了，还读什么书，要读就等我病好了，在家里安心的读……”

朦胧中听到我先生唠唠叨叨说个不停，才知道这时是病人在看护我。

好容易读完了第一、二章，并照指示写好第一篇文章寄去，顺便写信问老师有关学习的一些问题。

不几天老师批阅好寄回来了，是张桃老师批的，成绩得到A，还批了好多鼓励的话，我高兴极了，我更有信心了，就是再苦、再累我也要修完这课程。

我先生的病并没有好转，私人医院的医药费已付不起了，转到政府医院治疗，住院的时间比在家里多，就这样进进出出，来来去去，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已修完了全部课程。第七篇文章寄去，以为可松口气，可是学校又寄来“写作”课题的试卷，规定写一篇游记散文，还好我刚到泰北旅游回来，便写写应付寄去了。这样总算完成全部课程，心中的大石也丢掉了。我听说如继续读，要写小说，写剧本……我怕了，不敢再读了。

记得是2003年吧，有一次到陈汉涛主席府上参加联欢会时，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领导，特地到泰国来颁发“学习证明书”，事先没人告诉我，叫到我时，我慌张失措，没想到学院的领导如此周到，对我们这样关怀，我又高兴又感激。

回到家里，兴高采烈地拿出精美的，红色的证明书，向我先生炫耀。他还跟我开玩笑，多亏他常常住院，我才有这成就。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已过了六年了，我的先生和病魔搏斗了五年，已于去年七月三十一日去世了。每当我看到这红色的证明书，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他。

窗 外 语 言

王美美

厦门是一个幽静接近海边的城市，它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氛，有许多中国大学生及外国留学生来来往往于这个城市。两年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经常来往这美丽的城市中。

每逢假日就有许多人来到几个有名的地方旅游：例如鼓浪屿音乐岛，古老的建筑物配合着音乐声点缀了整个岛屿；还有新鲜的“鼓浪屿馅饼”供给游人品尝，真是美味可口。

傍晚，可以看到学生们在路边小摊购买衣服和各类商品，如装饰品、纪念品、光碟(CD)等。这类小买卖的商店及摆摊在厦门大学门前有很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留学生在那买东西呢？因为那里好比学习语言的大课室，能给他们提供跟白天所学不同的知识。

在厦门大学学习期间，每位老师都尽力把所有的新知识传授给学生们，坐在舒服又新式的课室里，学习提高听力、会话、写作和主要语法等课程。例如学毛笔字、画国画，刚开始拿起毛笔时，只是把墨点在纸上；通过一段理论的学习，加上实践多多地练习，便逐渐了解并且能画出自己理想的图画，也能通过对每种纸的了解，更好地使用毛笔灵活巧妙

地在纸上画出画来。

每个学生课外学到的语言因为个人不同的经历而不同，而且课外的学习收获也比较多：不仅能学会怎样和别人相处，还能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更难得的是能学到本地使用的方言、禁忌语、青少年语和现代语等书上学不到的语言。

以上所提到的各种很有价值的经验，如今都能够应用到我的教学当中。自从我回泰国以后，不久便有机会到 FLS 语文中心任教。从中国所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例如和各位老师交换教学经验，使学生们感到中文其实不难，从而提高学中文的兴趣；有时讲有关中国的事相互交流经验，使学生知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等。

从厦门大学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使我的工作获得了成功，我感到很自豪。今后如果有机会，每年我都要到中国学习，使得我的中文能赶上时代并且不退步；同时，也能让我的泰国学生能学习及使用更实用的中文。

难忘的留学时光

江健源

两年半的时间，一眨眼就结束了，我从拿到华侨大学奖学金的那一天到毕业回来的今天，心里已充满了许多终身难忘的经历。

那时我和十四个同学小弟弟妹妹们一起去厦门，心里有点儿担忧。因为我本来没听说过什么“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如何，不过既然我们已下决心去那边留学，而且现在也已经出发了，无论多大的问题等待我们，我们也必须坚强去面对。

过了集美大桥，在我们眼前就是“华侨大学华文学院”，虽然学校有点小、房子有点旧(现在有所改善)，不过老师们的热情使我们忘记了这一切，高高兴兴地去自己房间，收拾东西，期待上课的那一天。

当我参观学校时，发现大部分学生是印尼人，在学校各个角落都能看到他们的书法或画，我不禁纳闷：“难道就没有我们泰国人参加吗？为什么没有泰国学生的作品陈列给大家看？还是在学校里的泰国人太少了？”

到上课的那一天，老师按照我们的汉语水平分班，我被分到二年级下A班。班里只有我一个泰国人，心里难免感到

寂寞，虽然来之前已经做了心理准备，可是真实情况下，还是禁不住产生寂寞感。好在没多久，这种寂寞感就被同学们的热心及老师们的关怀所赶走，从此，我在这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在这里学习，我们不但能学好汉语，还有机会参加很多活动，比如参加学校的中秋节、美食节、圣诞节等等。这些活动不仅是只有在校内举行的，甚至连校外的活动我们也能去参加：如我们泰国学生的演出《凤求凰·三重门》(พม่าทองขาวประยูรศักดิ์)在CUBA和中国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就拿到了全国三等奖。除此以外，学校还让我们组织我们泰国的节日活动，譬如泼水节、水灯节等。这不但能减轻我们对家的思念，还能在我们泰国学生与其他国家同学之间架一座小小的国际友好桥梁，让我们能够了解其他国家不同的方面。

在异国他乡生活肯定会遇到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些同学适应不了一些中国人的习惯，来了不久就想回国——这种想法我刚来的时候也曾有过。可是到了后来，我认识了一些中国的朋友，深入了解他们了以后，发现他们都很热情，特别是对待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我与这些中国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且跟他们在一起，我中文说错了什么，他们也会及时给我纠正、解释，使我的汉语水平得到了提高。他们不单是我的好哥儿们，更是我的好老师！

无论是老师们还是朋友们，他们都让我这两年多的学习时光感到幸福、难忘！我现在要跟他们告别了，若有机会，我们会再相见的！

再见了，华文学院！再见了，厦门！